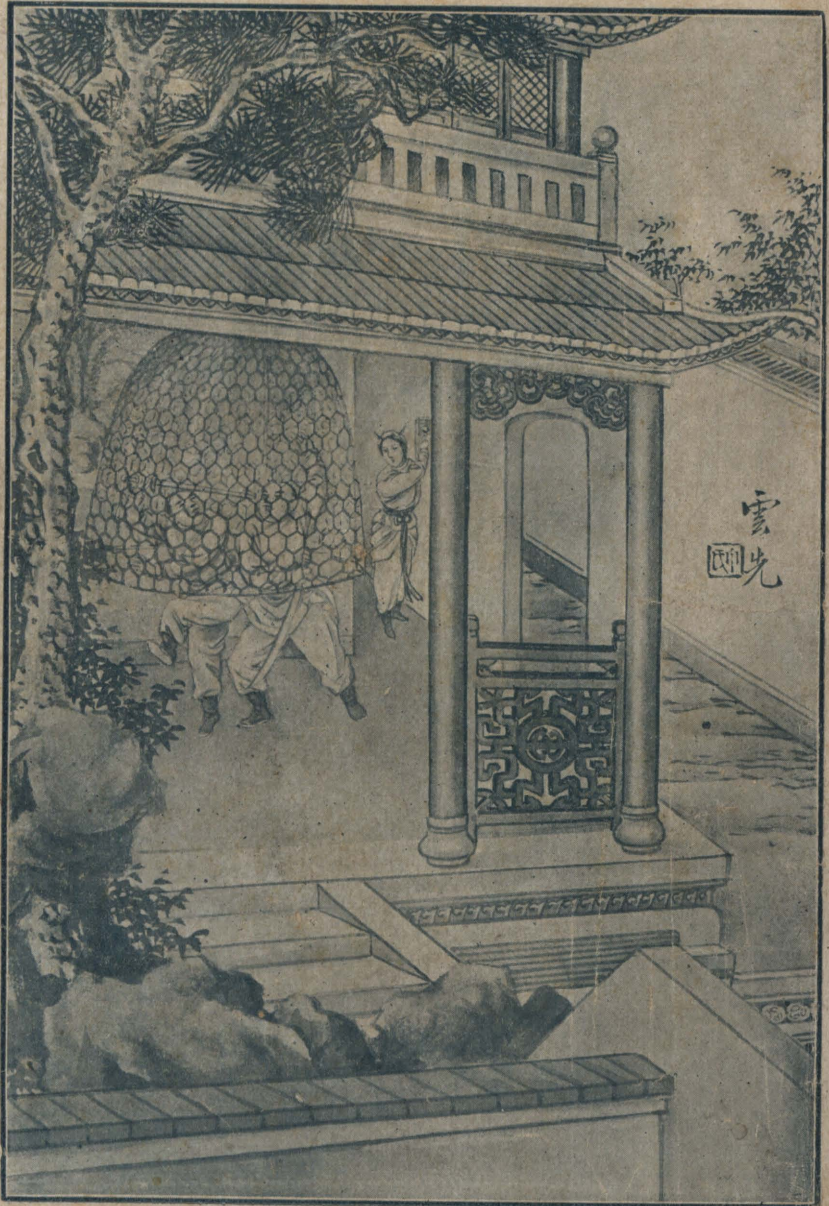


歷史武俠  
長篇小說

# 江湖廿四俠

黃介民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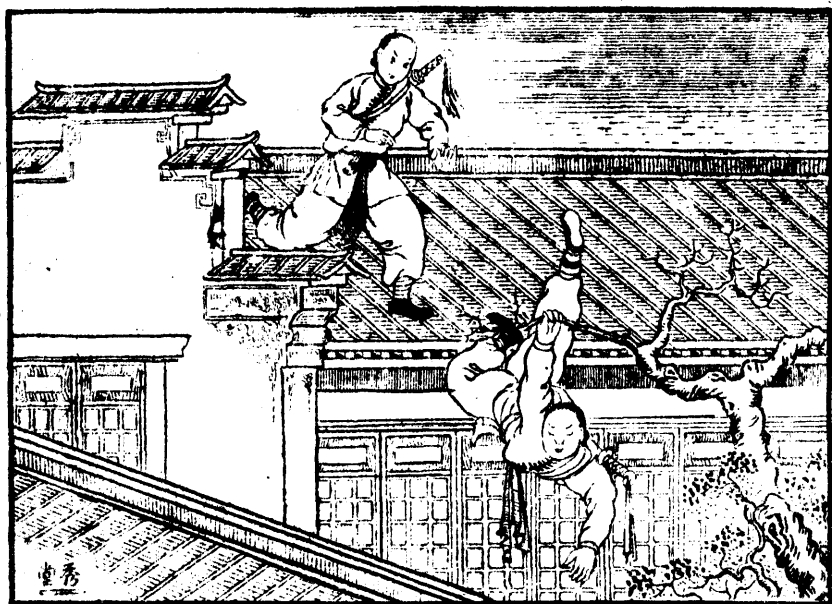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2 4641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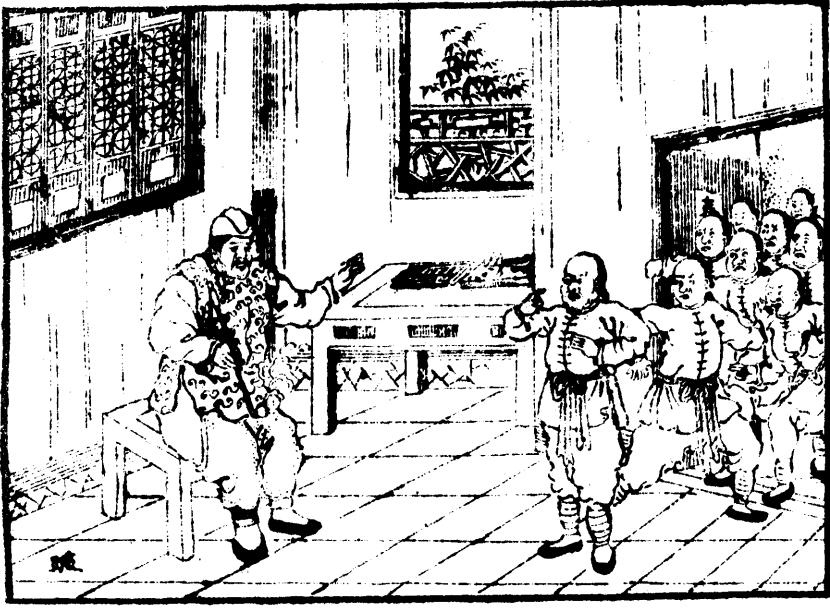
武俠繪圖  
歷史  
江湖廿四俠

第二集 目錄

- |       |          |          |
|-------|----------|----------|
| 第十七回  | 二俠客深夜探幽情 | 兩魔女重陽定奸計 |
| 第十八回  | 遇故人初探飛龍寨 | 救雙俠大鬧周家樓 |
| 第十九回  | 破機關大鬧周家樓 | 識棍法小戲毛子店 |
| 第二十回  | 馬王廟孤女陷網羅 | 豬頭山三俠尋煩惱 |
| 第二十一回 | 過潯陽鄰舟探隱案 | 泊鄂渚河畔遇奇人 |
| 第二十二回 | 梁玄通半路遇仇人 | 顧凌霄深宵破魔術 |
| 第二十三回 | 老俠尼破法解糾紛 | 小遺民投身求拯救 |
| 第二十四回 | 孤忠愛國苦戰忘身 | 大義傾家懸崖匿跡 |
| 第二十五回 | 兩俠猿偕投古石洞 | 三義士同葬南屏山 |
| 第二十六回 | 風塵客半途遇惡客 | 勢利人野店欺病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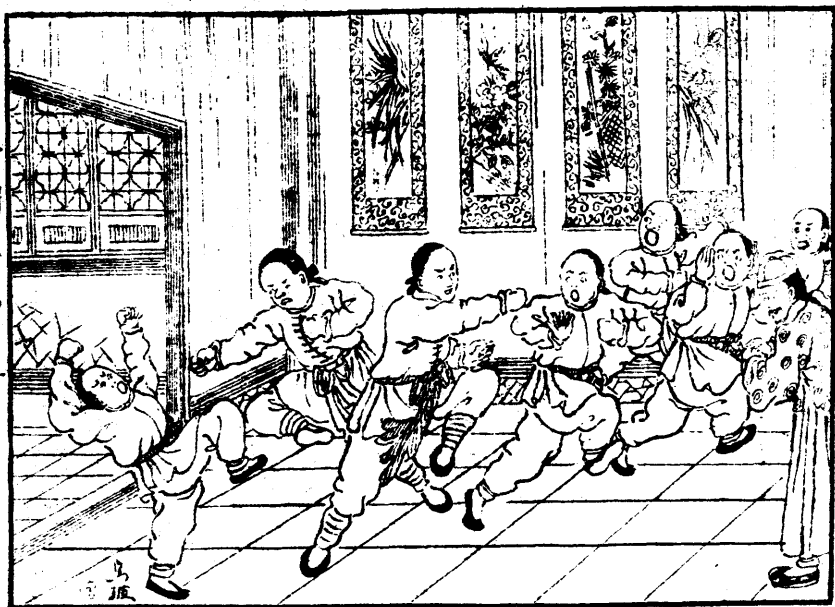
- |       |          |          |
|-------|----------|----------|
| 第二十七回 | 烽火橫來店主代客 | 萍水驀遇酒傭留賓 |
| 第二十八回 | 質衣待客慈母訓兒 | 掃穢除奸俠士戲友 |
| 第二十九回 | 亡家破產叔姪投親 | 謀財殺人夫妻作惡 |
| 第三十回  | 失婢娟瞽目修明史 | 報眦怨陷人謀復官 |
| 第三十一回 | 賣主貪財重興文獄 | 從友棄業遠避凶機 |
| 第三十二回 | 三義士禦敵赤茅山 | 八俠客議破白蓮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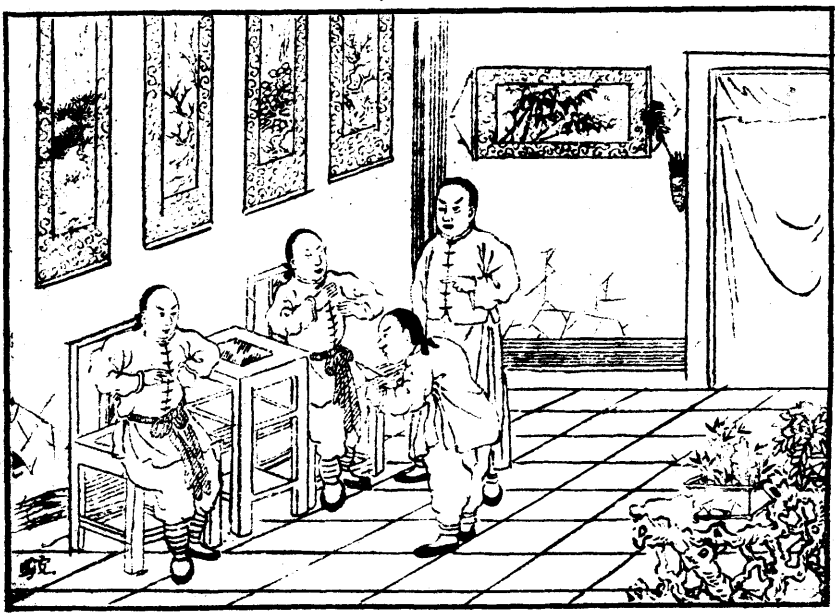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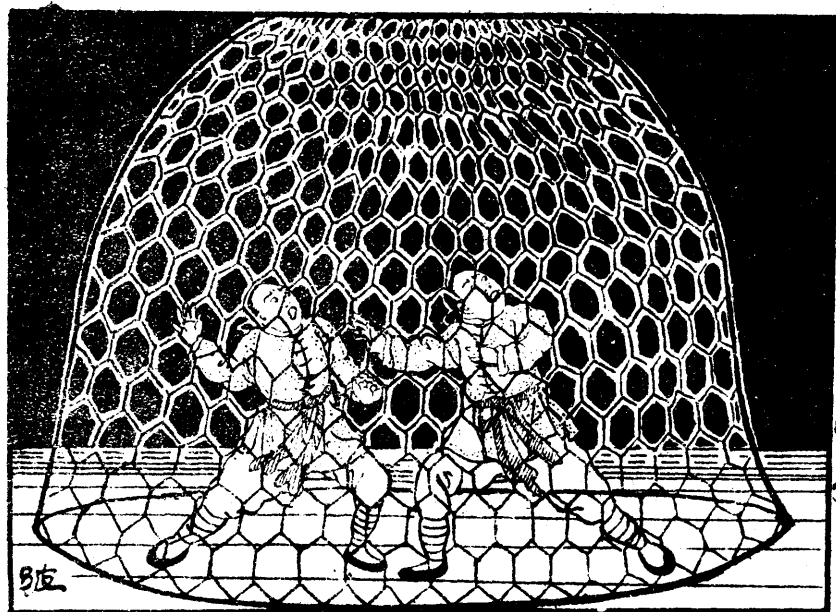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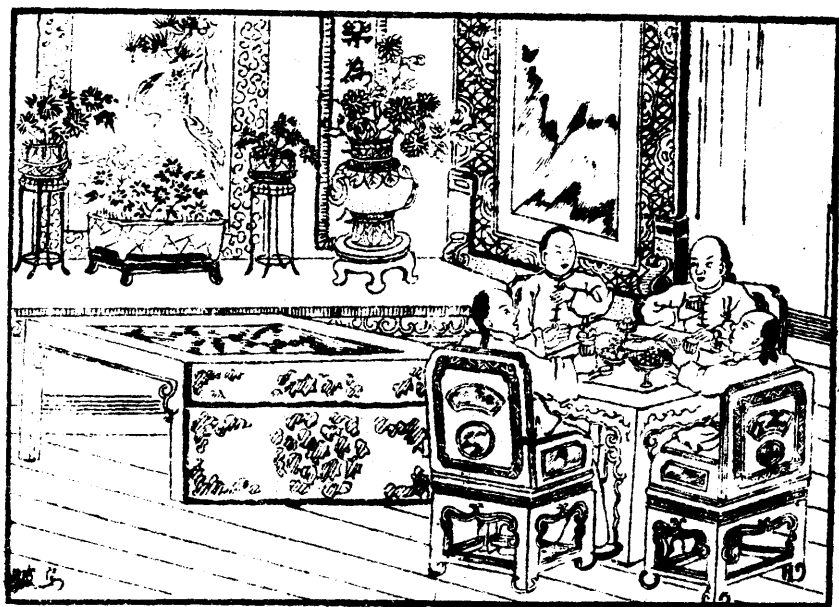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十八回圖



萬敵歸





江湖廿四俠

第十九回圖



馬強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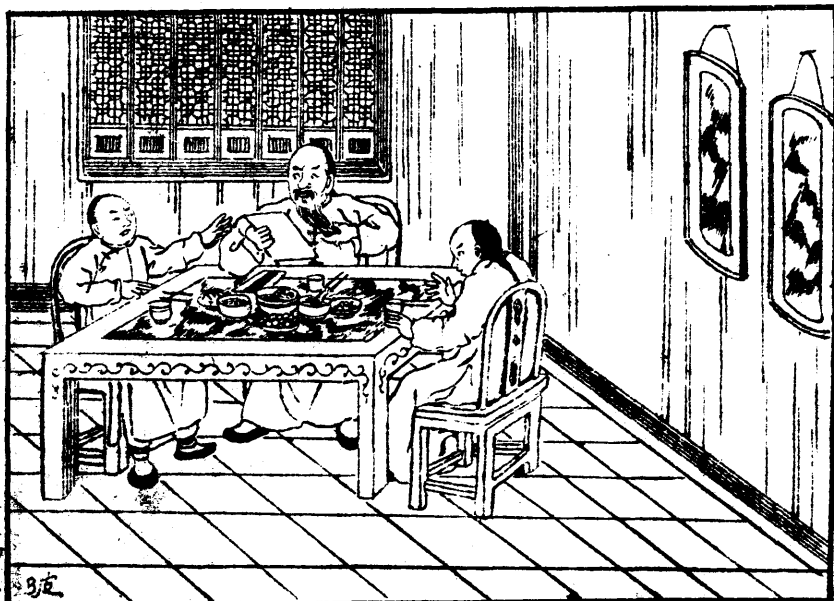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二十四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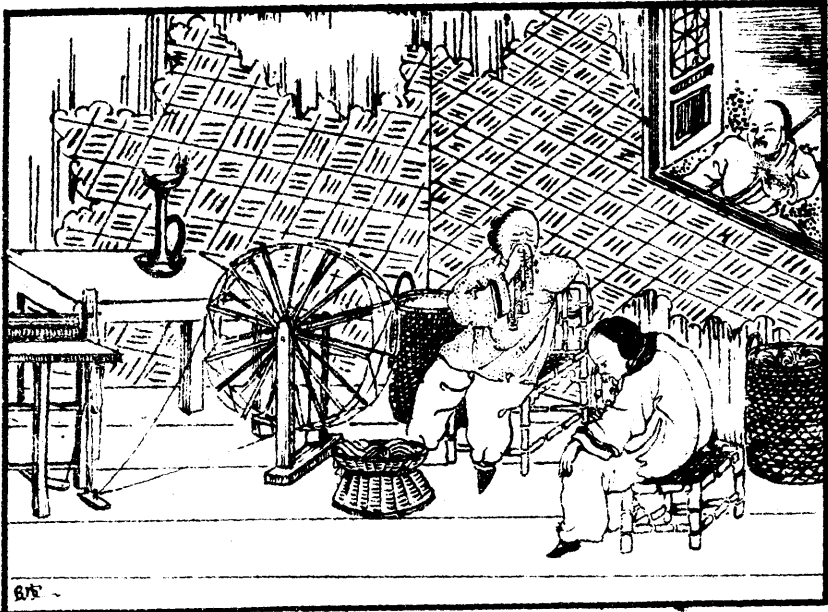


馬跋

馬跋繪



馬跋



江湖廿四俠

第廿一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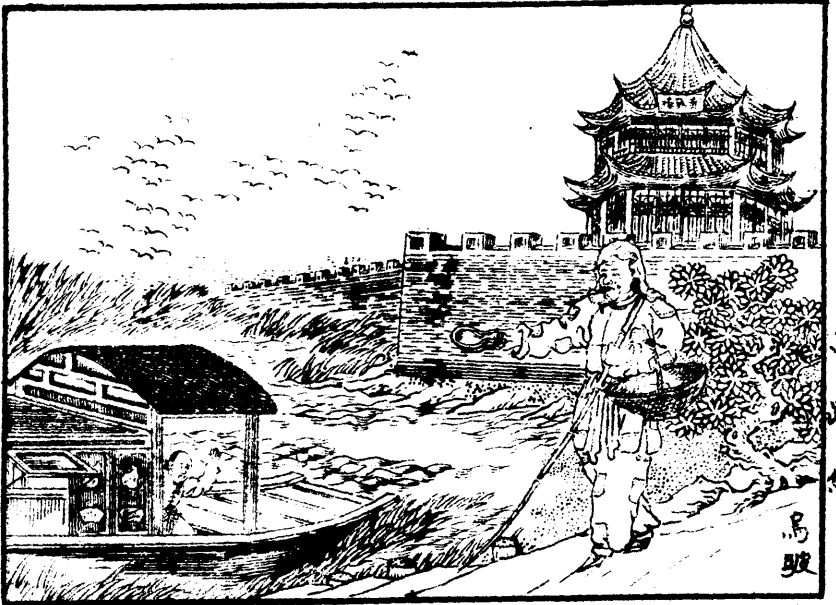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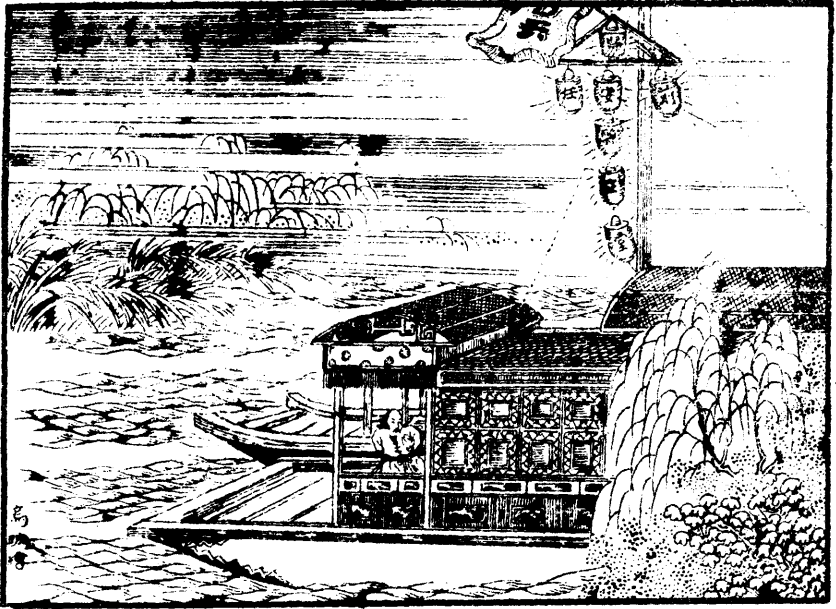


烏跋繪



江湖廿四俠

第廿一回圖



烏  
跋  
繪

烏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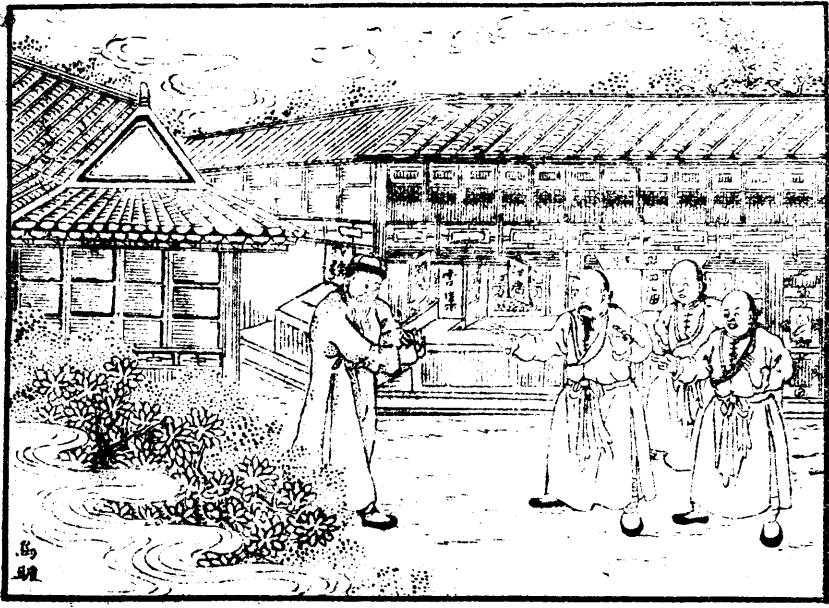
江湖廿四俠

第廿二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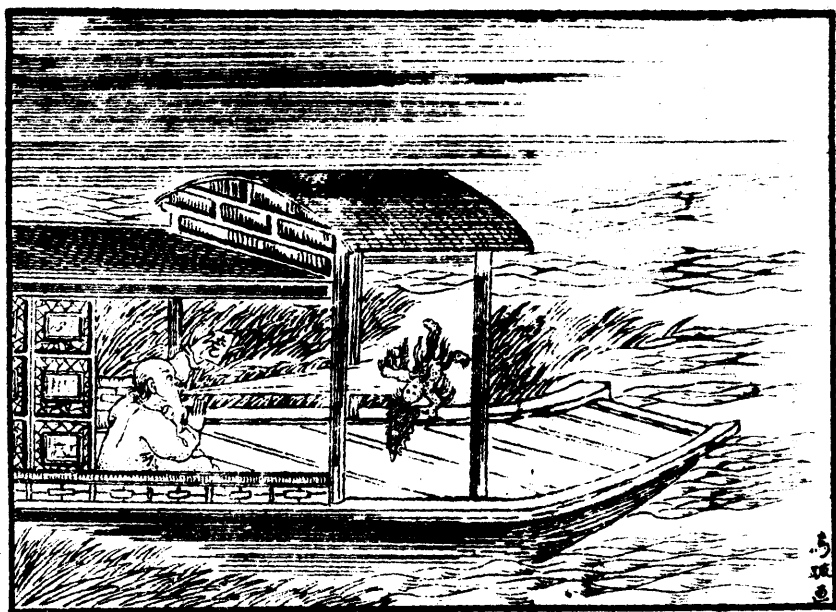


馬  
跋

馬跋繪



馬  
跋



江湖廿四俠

第廿三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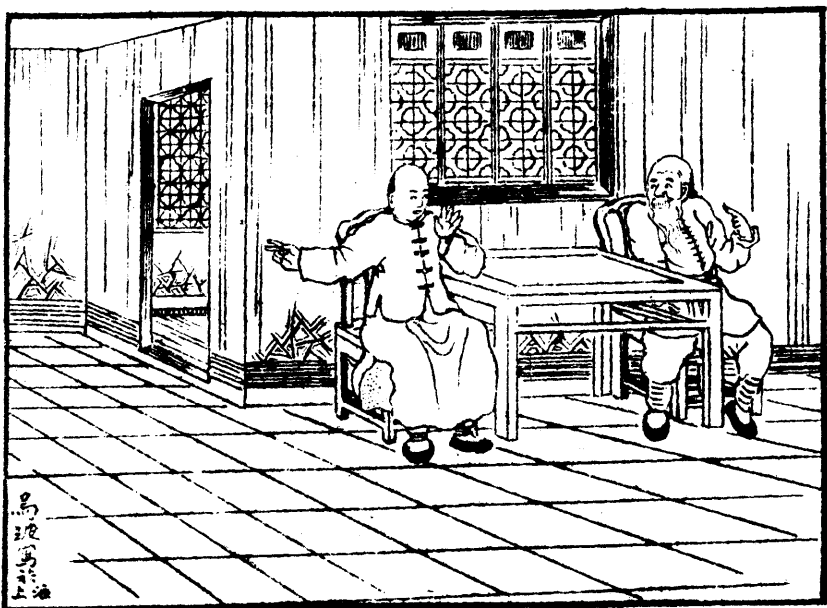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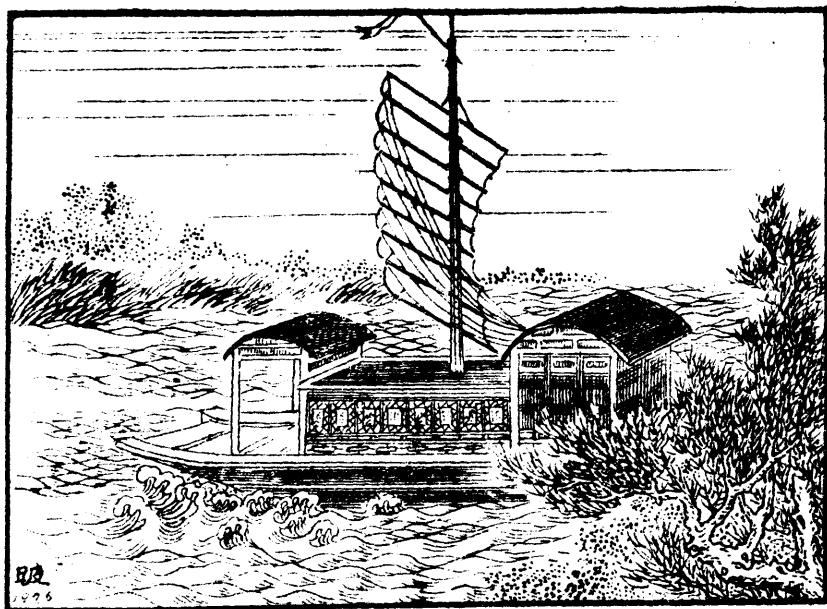
馬跋繪





江湖廿四俠

第廿三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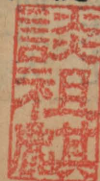
烏  
玳  
繪

馬  
玳  
於  
上

# 江湖廿四俠 第二集(上)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 第十七回

二俠客深夜探幽情

兩魔女重陽定奸計

話說周秀武見張二娘一去不來。便親身前去尋找。祇見那個女諸葛。默坐在石堦上發怔。那有什麼潘安宋玉似的鄒雷咧。他當時怒火上攻。轉身歸坐。那張二娘也就匍匐案前。半晌。周秀武方喘過氣來。厲聲拍案道。你到底是何用心。似這般却安頓怎麼辦呀。張二娘見這形狀。便挺身說道。事兒既鬧到這一步。是殺是剛。祇好全遵大命了。他說着。又向左右看了一眼道。諸位在此。是有目共睹的。這一轉眼間。活活把個少年漢子。鬧得不見影兒。這不是另有仇人。與俺過不去嗎。說畢。他便將兩眼緊閉。再不作聲。周秀武此時也鬧得沒有主張。又久。方說道。這一樁事兒鬧得太古怪了。如今那姓鄒的逃去。却算不得什麼要事。倒是咱們似此受人羞辱。誰還能在此地立腳嗎。他說

話之時。兩眼灼灼祇向左右看了幾轉道。不管此案是誰做的。你們都不應該如此疏忽。現在俺將你等腦袋暫存在頸頸之上。腦袋而可以暫存真盡人世之妙然非此不足形容周之凶橫蠻野也倘不尋找得個水落石出。可就不要怪俺啦。大眾聽着。各都打個寒禁。那時天色已漸漸發白。大眾便垂頭喪氣而散。誰知這樁事纔經過一宵。已飛傳得全莊人們都曉得了。恰好次日又是個集會。那附近鄉人。大半前來趕集。一時茶寮酒肆之中。都擁擠得座無虛席。那座中大衆都引這事爲談料。傳話之間。又不免加上許多油鹽醬醋。於是一剎那間。鬧得滿城風雨。接說鄒瑛鄒珏等。自聽店夥那番說話。都有些驚異。當夜他倆便換好夜行衣服。越垣直向莊北飛去。比時星斗橫天。風寒刺骨。街市之上。寂靜無聲。祇有那牆角秋蛩。與深草間蟋蟀。若斷若續般互相唱和。他倆縱身飛越。瞥眼之際。祇見迎面一座大樓。巍然屹立。鄒瑛默忖。這必是那舉世無偶的周家大樓了。他倆便奮身直向那大樓奔去。直飛到大樓前面。迎面乃是一座高牆。團團將那大宅圍着。大樓適處這大宅之中。樓上的燈火。忽明忽滅。鄒瑛等都踰牆而進。他倆居高臨下。祇見那宅的大門。既

高且濶。對面乃是一座照壁。高廣約二丈有餘。大門左右。分列着兩個石鼓兒。進門又是一條廣道。道中都是一條一條的石板砌成。左右排列着十多株蒼松古柏。高可尋丈。拾級而上。乃是一座大廳。沿階圍着一帶硃欄。開間異常宏敞。再後三進全是平房。那些正屋廂房之間。燈火交輝。彷彿都不曾安寢。又進就是那座大樓。最後又是一方花園。因在星昏月黑之下。那園中花草木石。一時也分辨不清。鄒瑛等也都無心流覽。他倆直飛上大樓屋角。俯視一周。祇見那第三進平房正屋。燈火通明。還有許多老幼男女們。時來時往。川流不息。鄒瑛等便揀一所僻靜所在。先扔下一塊問路石。然後悄聲躍下。剛自東廊一間廂房前經過。忽見窗櫺之上。燈光閃動。早現出兩個人影兒。接着又從房裏。格格價透出一陣笑聲。鄒瑛便悄悄走近窗前。伸首向窗隙瞧去。祇見那房裏陳設。乃是一間書室。圖書滿案。倒也幽雅。室雖幽雅奈何人  
不幽雅可憾耳那東壁書櫥之側。橫設着一張籐編的神仙榻。榻上斜躺着一個少婦。年約二十四五歲。眉清目秀。貌僅中姿。又有一少年男子。年紀不滿二旬。出落得唇紅齒白。兀坐在那少婦身側。二人正談得

你親我愛。那一種說話的聲音。至微極細。鄒瑛他本不慣聽這等說話。方要轉身走去。猛聽那婦人笑道。綺芬……綺芬……你可聽說二姑娘新得一個小夥子。叫做鄒雷。

……鄒瑛猛聽說這兩個字。頓覺一驚。鄒瑛猛聽其弟之名宜乎一驚。然余以為恐不止此一驚。尙別有至堪恐怖之事在其後也。接聽下去。

祇聽那少年男子說道。秋霞姐。你是從那裏得來的消息呀。婦人便將嘴唇兒一抿笑道。你也太看不起人啦。當真大姑左右。祇有你們這些小白臉子走的路麼。咱們雖然醜陋些。有時他還有用得着的時候。這些兒機密消息。豈祇有你等得的着嗎。男子笑道。好姐姐。你少要潑些岔枝兒醋罷。大姑左右現祇有王艷芬與郁瑞芬兩個小子。跑得火熱。大衆都說八大芬。實則除他倆而外。誰也沾不着大姑身邊的香氣。若說到俺章綺芬。早就沒有什麼……那婦人不待他說完。便連連搖頭笑道。你少撇些清罷。上一個月。大姑在凝香池沐浴。聽說還是你去擦的背。最後大姑被你擦得酥癢。一時站不起身兒。還躺在你的身上。唱了一段十八摸。這事誰不曉得。章綺芬頓覺臉色緋紅。彼尙臉色緋紅。其羞惡之心當未喪盡。猶不失爲好人。且非不可救藥者比。忙岔開說道。什麼鄒雷鄒電的。不知二姑是從那裏

尋找得來。昨天我從高盛店經過。那管賬的曾問俺周府辦的什麼喜事。一時把俺問得白眼直翻。方纔咱們大姑怒氣沖沖的說要趕去呷喜酒。俺想必定就爲的是這樁事兒。究竟二姑他得了什麼寶貝。俺總不曾探得個消息。那婦人笑道。你怎不來俺處請教呢。就將那鄒雷在那高興酒店裏如何與周秀武遇見。周秀武見他如何誘進私宅。約略說了個大概。原來當時呂秋霞正回家看他母親的病症。他母親住所正與高興店相對。那時他正在前面一另雜貨店裏閒坐。所以周秀武與鄒雷那般交際。早看着笑得肚皮發脹。直待他倆走去。他纔轉身走開。呂秋霞亦是一有心人也。吾恐當時鄒雷若不與周秀武相遇亦必遭呂氏暗算或借此向大姑獻功亦意中事也。後周秀文曉得鄒雷被誘的事。也是他祕密報告的。章綺芬一聽這纔明白。再說那窗外的鄒瑛。暗聽呂秋霞說到鄒雷被周秀武引誘進宅。恨不能插翅飛去。先將鄒雷刮出火炕。再殺周氏父女。以除一方之害。他一轉念間。祇聽嘆的一聲。那屋裏燈火業已吹息。再聽那神仙榻上。唧唧噥噥。吱吱哲哲。混鬧不清。鄒瑛也不耐煩。再聽下去。一心祇惦望着鄒雷。也無心再向別處窺探。一奮身仍縱上屋角。再向四方高處瞭

望祇見第三進房屋。正有一條黑影。蹤躍如猿。鄒瑛遠看他的形跡。就知並非外人。急飛步追至鄒珏身旁。那鄒珏正將兩腿勾定屋檐。剛要耍個飛燕入帘式。倒栽下去。鄒瑛忙走近身邊。悄悄的拍了兩下掌聲。鄒珏聽着夜行暗號。便縮身仍轉上屋檐。鄒瑛急向他問道。你還窺探些什麼。此一還字之中。蓋含得已有所獲意味。文人弄筆。雖一言一字之間。亦不令其虛擲濫費也。鄒珏問道。你可探得什麼消息。鄒瑛便一手捉住鄒珏的腕兒。直向那高牆以外縱去道。咱們救人要緊。鄒珏急忙問道。你說的可是雷弟。鄒瑛也不理會他。直扯着鄒珏。同向高牆處奔去。他倆越出圍牆。又揀了一塊空濶的處所。彼此落下。鄒瑛便將他所得鄒雷的消息。約略說了個大略。他倆都不分東西南北。信步而行。方走去約一里路。遠近忽見迎面飛來一片火光。愈趨愈近。祇見當頭奔來七八個武勇少年。各舉一根已燃的火把。提一根金漆短棍。背後各還斜插一柄雁翎寶刀。雄赳赳。氣昂昂。排班列隊而行。好不威武。接着又有五個華裝少年。跨馬而過。一個個唇紅齒白。翩翩美秀。居中那一匹赤驢馬上。所跨着那個少年。他的神色氣味。尤覺與衆不同。一眼看去。就知他是雞羣之鶴。最後

又擁着幾個武士打扮少年。自南向北走去。祇聽居中那個少年說道。武老二他真能

夠搜羅人。那鄒雷確實生長不錯。看來尙不是個凡夫俗子。倒是個限有來歷的。鄒雷

一知己惜其行爲不端不能爲伍也鄒瑛等猛聽又吃一驚。各自默忖道。這必定就是那周大姑了。便凝神

仔細看去。那一羣少年。好像都是少女喬裝似的。幸喜他等行走緩慢。鄒瑛二人等那

夥人走過。他倆便躍身下屋。暗隨其後。接聽他夥中你言我語的亂說一番。有的說二

姑他也太不講理。既然得着這個活寶。應當早送來。先儘大姑應用。方是道理。此種道理不知

出於何經何傳吾鄉所謂麻花理也有的說大姑既然看好了。何不將他搶來再說。還有什麼客氣呀。有的

說。你放心罷。咱們不過寬讓他一天。讓他等扮演這齣鬧鑼戲。兩三天以內。還怕他不

是咱們大樓裏的人嗎。鄒瑛二人暗中竊聽他等說話。方知鄒雷仍困在周秀武處所。

總算已探得愛弟的踪跡。於是他倆站定脚跟。直待那夥人去遠。巡夜的梆聲連聲兒

直敲三響。正是三更時候。鄒瑛更悄悄向鄒玉道。天色不早。咱們還是去尋找雷弟要緊。

他倆也不再說別話。便認定那夥人的來路走去。約行不滿一里路遠近。恰好又走到



十字路口。四方皆是大路。也不知怎樣轉灣抹角纔好。相對躊躇之際。迎面忽走來兩個大漢。步履蹣跚。都有幾分醉意。他倆急閃身避過。祇聽甲者說道。王二哥你可曉得

周二姑那裏的事嗎。

巧得狠。鄒瑛二人又遇着指迷人矣。

乙者嘻嘻價說道。俺怎麼不曉得咧。最新就是在

咱們酒店裏相識的。他倆相見的時候。那姓鄒的。險些要與他動起手來。後來也不知

怎麼拉攏。鬧得你兄我弟。火熱做一團。你拉我扯。就同到他家裏去了。初時我還不知

姓周的小夥子。就是周二姑娘。直等他去後。還是呂元太店裏大姑娘。

此是誰人閱者應一想周家大樓之

呂秋霞即可知作者之關節謹嚴矣

他在對門七嘴八舌。說將出來。咱們這纔曉得。甲者又問道。你看那姓

鄒的神頭鬼。……生長得如何。乙者道。四哥。你再也不要提起。那二姑娘的神頭鬼。……

你看見過的嗎。甲者道。還看得過去。算不得什麼希罕。乙者道。若說那姓鄒的呀。可真

算得天上難找。地下難尋。別處俺不敢說。若說咱們這個莊兒上。就不曾看見有第二

個咧。甲者笑道。你少吹些大氣罷。明天請你到咱們店裏去瞧一瞧。看咱們店裏也住

了兩個姓鄒的。誰不生長得像粉搽的。玉捏的。花枝花朶呀。

甲者今贊美者誰歟。閱者試思。高盛店之拒客。即知此處之關

節矣。復又歎了一聲道：「可惜他們倆都是拖把兒的朋友。倘若是一對皮荷包，俺就不想嘗些新鮮滋味。俺們那個小老闖，他也是不肯放手的。他正說到這句話，早把暗中窺探的鄒瑛二人，怒惱得憤火直沖，頓時就想沖出去，給他嘗幾下子新鮮滋味。後來想到鄒雷身上，還是要辦正經事兒要緊，祇好捋住氣頭，接聽下去。比時甲乙兩漢已漸漸的走遠了。隱約之間，祇聽甲者說道：「聽說今晚他倆就得要行大禮，還不知是怎樣熱鬧咧。」

此一篇談話乃鄒瑛二人尋弟之敲門韋非等閒語也

他倆說着，歪歪倒倒的蹣跚走去。鄒瑛二人待他倆

走過，也不暇討論，便向着他倆所行的來路，一直沖去。未及半里，果見迎面一座大廈，雖不及周家大樓那般宏敞，却也高大非常。從遠看着燈火之光，直沖霄漢。剛走到附近，祇聽門裏人聲嘈雜。鄒瑛便悄悄向鄒珏說道：「這必定是周二姑的居處了。彼此又繞宅一周，先探明來去路徑。他倆方一縱身，兩腳纔踏定屋角，忽見迎面西廊屋脊上，忽現出一條黑影，背上還駝着一個狼大包，裹似的。」

驟然而來，殊出吾人意料之外。要知千迴百轉，似不出于此案範圍。不過在此閱葫蘆未擊破

之前使閱者目光迷眩，此乃作者有意狡獪弄人也。

那黑影縱跳之間，如猿猴升木般敏捷。一瞥眼間，那黑影兒已不

知去向。鄒瑛等一心祇繫在鄒雷身上。也就不再顧問。轉身尋找了一個幽靜的所在。隱藏着本身。然後再向院中窺探。彼時正是周秀武因鄒雷無端失踪。二次拷訊張二娘的時候。于是那堂中一切經過的事兒。都被鄒瑛二人窺探得一絲兒也不漏脫。他倆見此情形。都暗自喫驚道。這必是方纔所見的黑影兒。攔路將雷弟劫去啦。那嗎。此人到底是誰咧。各自又想了一會兒。方自言自語道。這必定是那周大姑。他劫奪去的。二人都想到這條路上。於是不再加疑。復看那中堂裏面。那一夥少年男女。一個拔劍張弩。團團圍定了周秀武。無非是賊後關門。互相埋怨疏忽。與討論尋訪的辦法。鄒瑛二人一見這事。忽又鬧出節外新枝。打量不是一天半日可能了結。再聽鄰鷄已高唱報曉。他倆自顧立脚的所在。又是不能再見日光的地方。便打定了主意。明天再謀別法。好在鄒雷的行踪。業已探實。不怕沒有最後結果的。彼此悄聲使了一個暗號。便轉身一縱。已越出周宇圍牆。然後認定歸途。不消一會兒功夫。都回到自家寓所。或問如此可以太平無事。然以余批者觀之。恐怕未必尙有出人意表之波浪在其後也。彼此纔解衣登榻。那天色業已大明。他倆的精神已覺

有些疲憊。酣然一夢。直睡到日已過午。忽聽有人砰砰敲門。將他等驚醒。鄒瑛急起身開門迎去。原來那敲門的。乃是高盛店的管賬先生。一手提着三尺來長的旱煙筒兒。慌慌張張直向客房裏直沖進來。鄒瑛一時也阻撓不住。祇好將他迎入房中。尙未詢問他敲門的原故。祇見他劈空問道。二位相公可都是姓鄒嗎。鄒瑛見他問得怪異。却又未便不承認姓鄒。遂點了兩點腦袋道。咱們正是姓鄒。那管賬先生聽他承認姓鄒。也不接說二話。急站起身兒。恭恭敬敬。向着鄒瑛。行了一個長揖禮道。鄒相公你倆可千萬不要見怪。小店面屋太狹。實在有些兒對不住。他說到這句話。忽的不接說下去。連連作揖打恭不已。鄒瑛猛見他這般形狀。也不知那管賬先生。究竟是什麼用意。比時鄒瑛却疑着店小二昨天所說的話兒。便連聲笑道。這算不得什麼緊要的事兒。咱們出門的人。所靠的就是朋友。房屋寬窄。都是人住的。既然大家說明。就是多將就幾天。也不妨事。恐怕你雖欲將就亦不可得矣管賬先生祇連連搖頭道。兩位相公。話不是這般說的。你倆到咱們這小莊兒來。到底是什麼貴幹咧。若照俺的愚見看來。此地並不是什麼好地。

方能早一天離開。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不然此地房屋很窄狹的。還是請你倆另遷他處罷。他說話之時。便將臉色沉着說道。請你兩位相公原諒些兒。鄒瑛等聽着。早默怔得兩眼發直。彼此胡思亂想。正想詰問他的用意。忽聽門外一陣喧嚷。又擠進來十多個彪形大漢。都是豹頭虎領的樣兒。異常凶惡。直闖進房。劈頭就向八方尋找道。那兩個姓鄒的。却在那裏呀。鄒瑛二人。與那管賬先生。驟見這般形狀。彼此都吃一驚。那管賬先生。瞥眼見他等來勢不佳。便將那根旱煙袋。順手向身後拖着。從大眾臆膊之下。趁勢一溜。早已溜出房門。無知市僧確有此等現狀。吾服作者之筆。真能窮形盡相。恐羅兩峯畫鬼之妙筆。亦不能若是深且刻也。比時那夥莽漢。擁進客房。團團將鄒瑛圍住。鄒瑛等也知他等來勢不妙。便挺身迎去道。咱們都是姓鄒的。要你們問些什麼。那爲首的黑臉大漢。便冷笑道。你等自家所幹的事兒。還不明白嗎。好漢子咱們一道兒走罷。他說着。伸手就來扭捉鄒瑛的襟袖。猛不防鄒瑛一抬手。早將那黑臉大漢。打得倒退了四五步。若非大眾擁護在後。他早就要了一個倒栽葱。大眾見同來的首領。剛一出手。就栽了一個筋斗。越發的惱羞成怒。接着磨拳擦掌。

如殺豬般叫着蜂擁上前。七言八語嚷道：「反了！反了！這是什麼所在！你等也敢在此放肆嗎？」說時遲，那時快，大眾一擁向前，都想打他一個頭青臉腫。鄒珏也接着冷笑了兩聲，便向鄒瑛說道：「這時還不早些打發他等回去，展開兩手與鄒瑛二人直撲向前，誰知也不消他倆舞動幾手，早把那夥英雄好漢打得馬倒人翻。」此時不知誰是大爺，誰是好漢，吾知此時彼黑臉大漢必不挺胸擡肚一個個呵腰曲背，其中祇有那爲首的大漢一見風頭不順，忽又轉過一副面孔，頓時出頭將大眾攔住道：「有話好說，這鬧得成什麼樣兒？復又拱手向鄒瑛二人道：『鄒爺，你老是辦大事的漢子，何必與咱們一般見識？咱們乃是報信的人，特奉咱們主人之命前來請二位大駕的。』」總怪這張嘴巴不會說話，說着便伸手連掃了自己兩記耳光道：「你老是大人不記小人過，能賞咱們一個面子呢？就屈駕前去走一輪，大概也總可賞臉的。」柔歎剛歎其哀告之中確含有激刺意味，狡僕之口其毒如蜂蠶矣。鄒珏便將兩眼一瞪道：「你家主人是什麼東西？那大漢連連應聲道：『是：是：是：這也是一句話兒，好地不栽柳，好拳不打狗。您老們天大本領，也值不得在咱們面前稱薛仁貴了。他說話時節，祇覺鼻孔兒裏不住價露出

冷笑聲音。臉上神色也是半嗔半笑。不甚好看。若依鄒珏的脾氣。還是打他一個落花流水。鬧出事來。再作道理。還是鄒瑛當頭攔着。轉向那大漢道。你少說些廢話。趕快爬出去。喚他三五百個有本領的來罷。

不曰喚而曰喚其不視若等爲人也可知矣真罵得利害

那大漢怎敢再說。便從喉

管裏應了一個是字。率衆退去。直待那人去後。忽見那管賬先生又獐頭鼠目。悄步兒闖進房來。他臉色早嚇得忽青忽白。一進房門。便連聲作揖打躬道。俺的活爺爺。你有多少個腦袋。敢惹他等那些活閻王麼。鄒珏頓時不悅。便沉下臉色說道。你這是什麼話。活閻王活太歲。都應該說理的。天戳漏了。有咱們哥兒倆去補。不與你什麼相干。管賬先生被他頂得兩眼直翻。眼見他倆都不老實。却又不敢待慢。便淡淡的歎了一聲。纔要想句話。勸解他倆一會兒。祇見鄒瑛心平氣和的笑道。俺家這個老弟。性情是很暴躁的。你不要睬他。俺且問你。這到是那一家。的冒失鬼。你先前所說的。究竟是什麼事兒。那管賬先生發怔道。你這時還不明白麼。方纔所來的。乃是周家大樓的家將。那爲首的大漢。姓費名仁。綽號人稱他九尾狐。

好個渾名。顧名思意。其爲人也可知矣。

乃是周二姑面前第

一個紅人。接着又將飛龍寨的來源。與周氏姊妹的歷史。並昨日所擒得一個姓鄒的事兒。大概說了一遍。又接說他前昨兩天。包賃咱們這店房間。一時又說是接待外客。一時又說是專辦喜事。直待此時也不曾說明。今天上午俺忽聽張四來說。他說周家二姑。因為逃走一個姓鄒的。如今要搜查全莊裏面。倘若搜得同姓素不相識的人們。當然是拿去辦罪。就是咱們居住這等客人的店主們。也要定個窩藏匪類的罪名。輕的罰錢。重的還不知是怎麼辦理。二位活爺爺。似這等利害。咱們怎能承受得住咧。他說時險些就要哭出聲來。鄒瑛聽說。真鬧得氣也不是。笑也不是。又不好與他爭辨是非。只得安慰他道。你也無須發急。如今不管那個姓鄒的是長是短。就如方纔這一樁事兒說罷。咱倆既得罪了他等紅人。諒他也不能善自甘休的。早晚他還不派出全隊人馬來捉拿嗎。此時咱們就要走去。就是你們也必不敢放鬆的。一人做事一人當。你等請放寬心罷。咱倆就是千砍萬剮。決不拖累你們的。

若非鄒瑛作此數言。恐雖使彼若何放心。彼亦未必能如此遵命。即使如此矣。彼等是否真可放心。尤屬一種待放之問題也。

管賬先生頓時轉過笑臉兒道。好個青天大老爺。祇求你老們嘴巴



上。多種些陰功。咱們這個小店兒。可就感恩不淺了。復又連連的打躬作揖。轉臉招呼店夥等。沏茶沏水。準備點心。鬧個不休。未久忽見張四慌慌張張奔進房門。便向管賬先生耳邊咕囔了一會兒。那管賬先生。頓時站起身說道。來了。來了。復又向着鄒瑛二人拱手道。諸事一切費心。日後再一夥兒感謝罷。他說着便轉身走去。鄒瑛方掉臉欲與鄒珏討論對付他等辦法。忽見門帘閃動。跨進一個少年男子。生長的眉清目秀。骨肉停勻。衣服也裝飾得異常華麗。却是一個濁世公子。他直冲進房。劈面就向鄒瑛等問道。二位可都是鄒先生嗎。鄒瑛等見他神色和平。却不像有什麼惡意的模樣。也都笑臉相迎道。在下等正是姓鄒。尙未請教尊姓。說着便延請那少年入座。那少年接聲應道。小弟周武。此時特來請罪的。方纔家丁費仁。他不知輕重。有犯尊駕。實在慚愧之至。如今特領他前來陪禮。務請不必客氣。儘管重辦就是了。他說話之際。忽向門外招呼一聲。果見那個爲首大漢。低頭走進房門。劈面就向鄒瑛二人直跪下來道。方纔乃是小人該死。說時。連連叩頭。胡前倨而後恭。恐其來意視之雖善。未必真善也。鄒瑛等見他主僕。忽地鬧了這套把

戲反都鬧得臉色緋紅。最後還是鄒瑛老辣些。忙伸手將費仁扶起。連連向周武致歉道。那並不怪尊价。乃是大家誤鬧的。這些須小事。又何必再提咧。周秀武聽說也起身向鄒瑛等拱手道。諸事承情。這乃是我兄弟縱僕慢友。一切很對不起啦。復盯了費仁兩眼道。還不快些謝恩。滾出去啦。費仁頓時又向鄒瑛二人叩謝了一回。退走出房。周秀武復與鄒瑛二人寒暄了一會兒。接着又談了些閒話。却也奇怪。他三人都談得很覺投機。不覺談到夕陽返照。周秀武方辭回去。他臨去的時節。並將那個管賬先生叫進房去。一再叮嚀小心伺候。他說一句。那管賬先生便低應一聲。直待他話說完。那管賬先生方退出房去。接着狠命的亮開嗓子。叫趙三。呼張四。什麼將天字第一號的官房。打掃乾淨。安頓兩位鄒爺下榻。又什麼清炖雞。紅燜肉。炸八塊。炒雙冬。烙千層餅。煮小米粥。鬧做一團。

周秀武對待鄒瑛二人是善意歎抑惡意歎然。在周秀武此時雖未見有若何表示。而明眼人視之。當可預測彼管賬者不知反借此大獻殷勤。以邀來日之寵幸。真其愚不可及。

鄒瑛二人。直將周秀武送出大門。眼看着他上馬揚鞭。走得不見影兒。他倆方返身進店。那時管賬先生。早將那根哭喪棒式的旱烟筒。扔在一旁。兩手低垂。笑臉迎上。

來道。那上等官房。早已打掃乾淨了。接着又走近鄒瑛身旁。悄聲說道。他乃是一個小姑娘。若論他倆本領。真是上天可以摘星斗。下海可以擒蛟龍。那個大好老經過此地。不親身到他府上掛號。給他老少三隻惡虎請安。如此他這般恭敬。真不知您老是那一世結的緣分。您倆的福氣。可也真不小啦。復又接著點頭道。這話可又說回來了。您倆若沒有這一表人才。那幾手武藝。又怎能討他老人家這般厚待呢。將來小老兒還有許多事兒沾光。須求您倆活爺爺幫忙。大概是一定賞臉的。張王李趙。他囉唆得喇喇不休。鄒瑛祇冷冷的說道。你也不要太高興了。日後咱們尚不知是怎樣下場。老實對你說罷。什麼天字第一號的官房。你也不必打掃。糊糊糊。咱們也沒有多天耽擱。就得要走出去的。這次累着你們受驚。咱們着實的有點過不去。如今祇好把你們的干係。漸漸的減輕。咱們走去。也就心安神定了。

鄒瑛二人不為榮利所動。不受奢華所惑。見事深遠。却是智者。若與管賬先生比較。真有天地霄壤之判。

那管賬先生聽說。反鬧得白眼直翻。猜不出鄒瑛二人。究竟是何用意。不敢作聲。

先生見景生情。因視周秀武與鄒瑛等異常親愛而思。及本身欲想趁機升堂入室。攢進周府去。衣錦食肥。比較老死於高盤店中。抱一面死算盤。當然勝出百倍。此為彼自謀之計。未嘗不精巧。但從周鄒雙方交際中設

想未免太不知天高地厚矣。雖然寒士謀生如斯亂碰亦特可憫也。鄒瑛等自將周秀武送去之後，仍舊回到客房裏，相對密商了一會兒，都覺周秀武乃是一個笑面虎，最好早離開此地，自可免却許多是非。無奈鄒雷踪跡得而復失，必須探明真相，與鄒雷攜手同行，方算得了却心願。他倆想到這裏，便拿定了主意：一不做，二不休。無論如何艱難，總得挺守他幾天，必鬧個水落石出。再往他處。晚餐已畢，各自安寢。次晨用罷早飯，就整頓衣冠，前往周府答拜。那一篇照例的文章，記者也不用贅述。如此你來我往，不覺又混過五天。那時周秀文也曾相見杯酒談天，互做東道，尤奇怪的，彼此都談各人心得的技能。有時談到高興之際，就當筵或耍一套棍，或舞一回劍。大眾相對忘形，都談得異常快樂，並不會說到荒謬離奇的事兒。若說到鄒雷，早已毫無踪跡。祇有鄒瑛二人，暗自默念不忘。那棗兒莊的人民，可早將這樁事兒，丟到九霄雲外去了。他等往來稠密之中，鄒瑛等也曾往飛龍寨裏遊玩過兩次。就如那活閻王周猛，也曾設筵宴請過鄒瑛二人兩番。似這等往還，約經一旬之久，真是無日不聚，無聚不歡。

君子之交淡如水似  
此已非佳兆良徵

一日正是重陽佳節，秋菊滿畦。

新螯上市。周家大樓的後園中。黃花滿放。秋色清新。周秀文便特購了許多螃蟹。並備他自釀的百花酒數種。又特製一席上等筵宴。專請鄒瑛鄒珏賞菊。當時祇有他姊妹二人。並無外客。這一場聚會。真是彼此忘形。各傾肺腑。無話不談了。互相交際既如此稠密。當然情喻手足而不知。

莫大波瀾即由此發動也。

各自談到本人的身世。那隱約之間。忽地談到鄒雷的身上。那時周秀武已

有了幾分酒意。忽聽到鄒雷二字。便將雙眸一瞪問道。二兄可與他相識嗎。周秀文不

待鄒瑛等答話。便接笑道。恐怕還是自家兄弟罷。周秀文說這話時。本是一種窺探的

手段。然在鄒瑛等聽着。却疑周氏姊妹。已知他等關係了。鄒瑛便搶先說道。今既談到

此人。俺倒有樁事兒。須得請教。那鄒雷他先咱倆一步離開豹子山的。並約定在此聚

會。北上訪友。前聞他曾在二爺府上。經過一夜。未知如何忽然不見。這樁事兒。倒底：

周秀武不待他說完。便冷笑道。那小子的行踪。你倆還不曉得嗎。原來你等都是

一夥人。有意同來尋岔兒的。巧得很。他那時走去。還拐騙咱們許多珍寶物件。如今這

一票失物。却有了下落。倒不怕你們五義寨裏。不如數賠償了。說着他又冷笑了兩聲。

直把鄒瑛鄒珏。氣得兩眼發直。欲知他倆接說些什麼話兒。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鄒雷既被周秀武誘去。未嘗不視爲禁巒。以爲得此可人。百年偕老。亦人生一大快事。並可藉此以傲乃姐。雖南面王不與易也。詎知甫登其堂。即被人劫去。其中心懊惱。自可不言而喻矣。然藉此亦可見社會百事。欲求始終圓滿。良不易也。

鄒雷被劫而走。周秀武最初則疑張二娘作祟。復又疑及乃姐。有意奪其專好。而使彼不能遂心如願。若事實觀之。周張二氏皆有可疑之道。詎知事竟有出其意料之外者。非但周張二氏大冤屈。並鄒瑛二人。亦將繼周張二氏。而墮入冤海。終爲一不可思議之人劫去。千迴百轉。蓋作者有意闢此玄虛也。

因鄒雷失走之案中。而敘及周家大樓之隱事。更略言及周秀文左右之八大券。作者以極柔細之筆。曲意寫之。雖未明言周秀文一字之惡。而周氏之行爲舉動。已萬惡不赦矣。文人之筆真銳如利刃也。

## 王湘綺爲絕代佳人

湘潭王壬秋閣運治樸學，有前清乾嘉老輩風，海內羣推爲碩果，顧守舊殊甚，人頗議之。江西陳伯嚴曾從壬秋問奇字，伯嚴爲陳右銘寶箴子，或傳右銘撫湘時，壬秋嘗往來署中，與伯嚴互爲講習，伯嚴一日侍父側，父顧問王先生爲何如人，伯嚴謹對曰：東方歲星遊戲人間一流也，父笑而頷之，已而作諸語告之曰：我初不解古絕代佳人作何狀，若王先生者，真箇一絕代佳人矣，汝幸自持，慎勿被其鉤引到舊學窩中，溺而不返也，人或謂右銘此論可續世說新語。

（錄小奢摩館脞錄）

# 第十八回

遇故人初探飛龍寨

救雙俠大鬧周家樓

話說周秀武使酒罵座。對鄒瑛等說出那番言語。直把鄒瑛等氣得白眼直翻。那時鄒瑛還吞聲忍氣。仍強撐着笑臉兒說道。二爺想必有些醉了。又何必這般開玩笑咧。鄒瑛  
養氣工夫畢竟高人一着。周秀武將桌兒一拍道。你等都是些什麼東西。也配咱們開玩笑麼。鄒瑛一見事變離奇。也不知他姊妹是什麼用意。但是看他這般形狀。也是實是有意爲難。所謂關門贖當。就想攔在家裏。給他倆嘗些兒利害滋味的。默念事既如此。倒不如先下手。當時周秀文總覺是箇主人翁。未便驟然翻臉。正想假裝好人。從中解勸。量定鄒瑛等雖具有萬能的本領。這棗兒莊乃是他姓周的勢力範圍之地。總不容易逃走的。於是仍向鄒瑛說話。一面攔着周秀武。不許他再發酒瘋。攔亦遲矣。還是早誰知出其不意。鄒瑛早端起一瓊玫瑰露。劈面向周秀武打來。周秀武頓時將身軀一閃。未及躲避。祇聽得拍的一聲。異常清脆。早砸中周秀武左眼角上。打了一箇痛快淋漓。再一翻身。接着嘩啦啦。幾陣亂響。已將滿桌的山珍海錯。玉液金波。掀翻在地。七零八落。彷彿



擺了一座水陸道場。那周秀武本是驕養慣成的。入世以來。何曾受過這等污辱。就是周秀文想做好人。當時也忍耐不住。他倆便都跳出兩步。好像猛虎撲食的一般。直向鄒瑛鄒珏撲來。鄒瑛等也不再閃讓。各人都是雙眉倒豎。杏眼圓睜。爭迎向前。四人斷作一團。在那紛紜擾攘之中。也分辨不清誰強誰弱。正是。

雙株玉樹。兩本仙葩。彼來一番枯樹盤根。此還一套雪花蓋頂。一箇如南山猛虎。陷狹谷難展厥能。一箇如東海神蛟。落淺溪難施其技。一箇是玉面羅漢耍一套醉打山門。一箇是鐵背金剛演一套怒降魔怪。一箇身輕如鴈。一箇體嬌如猿。一箇是粉捏魔王。視之弱不禁風。兩臂強如鐵杵。一箇是銀裝太歲。睹之嬌難禦露。雙掌剛似金戈。一進一退。各使其生平武藝。如蜂蝶穿花。一往一來。共展其畢世技能。如蜻蜓點水。浪底翻花。驟觀之使人喪胆。雲中聽日。久觀之令衆驚心。真個是千迴百折大交鋒。神出鬼沒雙奮鬥。

他四人不分賓主惡鬥了一場。也計不清多少回合。約經一時之久。彼此互驚棋逢敵

手。各人暗自喝采不已。正在難分難解之際。周秀文忽靈機一動。跳出圍外。朗聲說道。姓鄒的。是好漢子。敢隨俺來。再戰三百合嗎。鄒瑛二人。正打得彼此雙眼發直。那裏還顧得分辨奸詐。鄒瑛便破口接應道。什麼龍潭虎穴。俺還怕你不成嗎。雖然不怕。而眼前已吃大虧。少年人好勝恃強。每易蹈此覆轍。蓋不僅鄒氏姊妹已也。接着就追蹤前去。於是周氏姊妹前行。鄒家兄弟後進。越過後堂。

直向周家大樓走去。直穿樓堂。向左折進。鄒瑛奮勇去追。鄒瑛見鄒瑛這般猛烈。也就躡踪其後。他剛纔跨進那側屋的房門。頓時寸心一動。便暗忖道。不好。不要中他人的奸計。他剛想到這裏。方要叫醒鄒瑛。接聽周秀文大聲喝道。好小子。你倆就在這裏等候着罷。祇見周秀文伸手在那牆壁上。按了一下。頓時天旋地轉。那房壁中的牆壁。轉動起來。再看他倆腦頂門上。忽有一箇籠罩似的大鐘直壓而下。他倆兩脚所踏的地。平板也低陷下去了。再看周氏姊妹。同向門後閃身一避。另站在一所地方。絲毫不見他倆身兒移動。鄒瑛猛叫了一聲。不好道。老二留心中計。然已遲矣。鄒瑛也知不妙。方要拉着鄒瑛。直向周氏姊妹所站的地方站去。猛不提防周氏姊妹各給他等一掌。仍將他

兩推到原站的地位。接聽咕咚……咕咚……早將他倆囚在神機裏面。那箇神機乃是清純鋼絲織成的羅網。內外皆通呼吸空氣。再看周氏姊妹好像高踞在他倆頂上。視之不見。聽之有聲。同在他倆頂上說道。鄒瑛鄒珏。此時渴可供飲。飢可供食。你倆少安毋燥。各自回想幾天。咱們再見罷。

若云回想幾天究屬何意豈欲以待鄒雷之心理而移待彼二人歟果如是則周氏姊妹空生妄想矣哈哈

此時

鄒瑛等雖具有飛牆走壁之能。打虎擒蛟之技。同囚在這鐵網之中。真是上天無路。下地無門。祇好瞑目待死罷了。列位須知。周秀武與鄒瑛相見之初。何以那般謙讓恭順。與平常判若兩人。咧。原來周秀武姊妹。雖因他倆父親周猛百般作惡。也都肆無忌憚。但是對於這等男女苟合的動作。終覺有幾分懼怯。所以鄒雷之事。活閻王始終不曾曉得。迨自鄒雷去後。周秀武又疑是他乃姊弄鬼。便密派左右爪牙。八方明查暗訪。可巧報道高盛酒店裏。有這兩箇姓鄒的少年。周秀武聽說。當然將鄒雷失蹤一案。決定是他倆所爲。若非前文一再說明小子如余亦疑是鄒瑛等所作故而特頒緊急密令。就派費仁率衆。前去捉人。此風播開。所以那管賑先生。搶先急勸鄒瑛等躲避。他本心並非愛惜鄒等。乃怕被他等連

累無處呼冤叫苦的。誰知周秀武聽費仁報告後，默想鄒雷一人，尚非敵手。今有兩人，當然更凶。如真鬧箇二次失敗，可謂無容身之地了。因此先命費仁試探一回。果然栽了一箇筋斗。於是他抱定主意，決定以柔尅剛。直到與鄒等見後，非但他倆武藝愛人，就是那副嘴臉，也與鄒雷生長得一般無二。不須尋問，就可能斷定三人是同胞兄弟。眼力真強惜乎祇看出一半。當然他倆與鄒雷失蹤的事兒，確有莫大關係了。周秀武復想失去一箇

鄒雷。今得這兩箇少年，盈虧虛實之間，正好相抵。況前次鄒雷乃是一箇人，惹得他大姊秀文，懣酸潑醋。如今他姊妹二人，落得平分秋色。不過其中最困難的，這兩人既與鄒雷有關，當然性情相同，恐怕不是前番的手腕，能拖他入彀。因而他改變故態，另設別法，相機進行。那重陽賞菊一場，他倆正相藉此小試謀略。誰知提到鄒雷的事，那鄒氏兄弟神色，已覺不妙。後來說到豹子山五義寨等，周氏姊妹，大失所望。因爲他周氏祖上與鄭虬的先人，本有世仇。鄭虬又因一兩件冤案，與周猛勢不兩立。此真是冤家路窄，不是冤家不聚頭。鄒氏兄弟不知其事，偶然說將出來。周氏姊妹聽着，就知此事非使強暴，不能佔

勝了。所以鬧出這一場惡戰。按鄒瑛等身陷的那箇所在。原名叫做神機。周氏姊妹。因常做那謀財害命的勾當。特設這種陷人機關。無論你多大本領。混入機中。就不能擺脫。此機乃是自稱純陽化身。飛龍寨裏神武軍師。那雲中仙子佟化所造的。好大的頭銜。連放歎一觀其若是頭銜。即知其入非善類矣。當他入寨之初。特借此賣弄他的本領。這機就是他第一次獻功的成績品。那機四圍方徑。寬闊約一丈五尺有餘。高處亦在一丈以外。全部都用純鋼絲紐成交頭之處。皆用連環鋼扣結合。緊壓在那大樓第二層樓板之上。左壁另設一處動機。收放都可自由聽便。再如那間房屋四壁。全造成活動模樣。地板之下。掘一深窖。倘若將人誘入。那捕人的人。祇須貼緊左壁站着。很命將壁上機關一扭。四壁頓時轉動。地板下陷。鋼網低垂。轉眼間。就將那被誘的人。套在地窖之中。一似下了阿鼻地獄。引誘人的人。却依舊立在地板之上。並未動移。此因他足立的所在。曾畫了一形似方磚的暗號。全屋之中。只有這二尺方徑之地。不能活動。其外都是天旋地轉。一觸動機。就存身不住。若說要解此圍。仍須誘人的人。倒扭機關。鋼網可以自然上縮。地板也能

自然上升。除此就沒有他法。能夠解決了。周氏姊妹曾經用過四次。以上的三次。都是那被囚的人。甘心順從。復由周氏姊妹。親手解放。這番不知如何。方能使鄒瑛等擺脫一切。恢復自由咧。再說高盛酒店那位管賬先生。自見鄒瑛等同赴重陽之約。越發艷羨得不耐煩。常與茶役張四等閒話。將他倆誇獎得如天人一般。暫請少高興些。倘有大難在其後咧。當晚特備許多解酒物品。專待這兩位貴客歸寓。誰知直等到夜色既闌。仍不見他倆返寓。祇好各自歸寢。如此那電閃似的流光。不覺又飛度了兩天。那管賬先生。就有些不悅。暗自默忖道。倒底年輕人靠不住。如今他爬上高樓。就忘却當初的旅況。即使你等新歡交得火熱。似這三天之久。就不能抽一刻暇。回來走一踰嗎。倘若靠他幫忙。復又長歎一聲道。再不要做這癡夢罷。於是將那些物品。胡亂吞嚼個乾淨。從此也就不再提姓鄒的一個字了。當周秀武偕僕陪禮時。即重視鄒姓兄弟。如山岳追三日未見。而又薄視如羽毛。其進固銳其退亦速。此正是市儈之見。把持不定也。誰知時在第二天午後。那費仁忽奉他主人之命。來請鄒等進府赴宴。那管賬先生便驚答道。他倆自到貴府踐約。至今尙未歸寓咧。費仁頓時兩眼一瞪道。少胡說些。那夜時近三更。是俺

親送他倆回來的。怎說沒曾歸寓。那管賬先生越發驚駭道。哎呀。費大爺。恐怕你老人家公務多忙。一時記錯了罷。費仁聽說也不答話。劈面就賞給他一個肥啐。噴了管賬先生滿臉唾沫。伸手接掃他兩記耳光。很聲說道。看你這一把子年歲。吃飯還是吃糞呀。你大爺親送上門。豈能把個人送錯了嗎。當面造謠硬栽釘子。雖然不是正路行爲。然無口強心辣。脰膊粗三種本領。必不能此也。那管賬

先生初聽費仁說話。還認是玩笑。今見這般形狀。頓時急得兩眼發直。費仁又冷笑說道。想不到你這土老頭兒。還能夠客串這齣苦肉計。如今真的也好。假的也好。限你今晚將他倆送到周府。萬事皆休。倘若不能……哼。哼……你等待着罷。他說時。便怒氣冲冲。轉身走去。管賬先生也知他這般走法不妙。忙搶步趕去阻攔。纔伸手去拉費仁的衣袖。一個字還不曾吐出口。費仁又劈面掃了他一掌。可憐那既衰且老的管賬先生。全身上下。好像是個已經破敗的燈籠泡兒。此種妙喻。真出尋常說部之外。吾服作者妙想。怎樣想得出來。怎經住他狗

一般蠻力。早將這個破燈籠泡兒。連滾帶撞。打出一丈來遠。恰好迎面安着個椿米的石臼。一頭栽去。已撞了個頭破血流。兩眼翻白。當時驚動左右鄰人。與道路上往來男

女團團將他圍住。這個忙着泔水。那個又忙着取薑湯。七手八脚。將這管賬先生。扶着坐起。沒命的喊叫。方喊得他微微歎了一聲。大家這纔少息。那時就有人代抱不平。說要尋找那行兇的莽漢。掉臉一看。都認得是周府的寵僕。誰敢向太歲頭上動土。祇好互抽了一口冷氣。佯作不見。任費仁大搖大擺走去。直待他走得不見影兒。忽又見兩位多兩撇鬚鬚的鄰人。接着裝腔使氣。大聲叫罵。豈有此理。社會公理果如是乎。觀此而知爲富不仁。此不僅自造之孽。且有人代造之。史有一般庸懦之村夫俗子。而一味懼強。凌弱以促成之。安得世情與人心不益趨險惡哉。原來這兩位先生。一姓包。名馥。表字蘭蓀。一姓程。名鼎。表字國華。都是身入囊門的秀士。平日棗兒莊裏紅白大事。首席都是他倆包坐他等一家大小的生活。也都靠着這兩張嘴上混些兒。所以全莊裏人們。都當他等是兩個裁判官。有事不敢不先去請教。他倆也就自尊自貴。認爲無論事之大小。非尋找他等是不能了的。今他倆對着這事。明知與周府有關。不易處置。但是爲保全他倆的威信。却又不能不乾叫幾聲。比時那四圍看熱鬧的人們。越聚越多。包程二人。見看熱鬧的人聚得越多。他那一套富貴不斷頭的話兒。越加說得高興。正在指天劃地之



際忽見人叢之中。走出一個道者。看他年紀約在四旬左右。身軀矮小。頭戴太乙冠。身披玄色道袍。足蹬雲履。手中搖着一柄蕉扇。跳出人叢。便向包程二人打一稽首。復又笑顏詢問姓名。包程二人便向那道者。上下睨了幾眼。然後互通姓名。方知那道者名叫黃玄子。原來是他作者可憶及莽蕩山三俠救雙姝否。今彼既出頭露面。必另有一番作用。而鄒氏兄弟或可因此擺脫重圍矣。那黃玄子接着走到管賬先生身傍。從新又看了一回兒他的傷處。祇見皮膚上。僅擦破一寸來長的微傷。便笑道。這不算得什麼。復又在衣袋裏。掏出一包藥來。忙將那管賬先生的傷處。敷紮停當。道。你們扶着他進房。包管三天以內。就可好的。那管賬先生。此時神志已清。便對黃玄子連連稱謝。扶着張四進房去了。那時四圍擁着看熱鬧的人。都紛紛散去。就如那大嚷大叫的包程二氏。也趁着人家走得熱鬧。各自分散。黃玄子也接着冷笑了兩聲。告辭而去。祇賸張四一人。捏把冷汗。將管賬先生攙扶上榻。安頓妥貼。可憐他提心吊膽。足候到時交三鼓。費仁不曾再來。這纔放心安寢。費仁臨去之勢。汹汹而再來之聲。反寂寂豈此一椿。偌大重案。即行了結。歟。余恐周氏姊妹未必如此好說話也。原來那費仁一番的做作。本是周氏姊妹反攻之計。藉此掩飾外人耳目。今既

黑狼狼關了那場。周秀武也知己到地步。便忙止住進行。復又密授費仁一計。命他  
時的常往尋問。不可再使強聲惡氣。直到沒有外人出頭。尋找鄒姓兄弟。此案也可從  
此下臺。那時再勸鄒姓兄弟回心轉意。百年偕老。就不怕他倆不順從啦。此乃是一方面  
如意算盤。恐未  
必能遂其  
私願耳。遲到第三天。費仁又去打了個照面。却不似前番那般形狀。如此又周旋了

三五回。那村鎮之中。漸次不將鄒姓兄弟提起。費仁也就漸不追尋。最後那管賬先生  
傷處安全。仍由包程二人。從中說合。管賬先生特備了一桌上等酒菜。額外還籌辦二

十串大錢的敬儀。並請包馥程鼎二人出面。做好做歹。乃將這事暫行虛下。包程二人何  
不大展其在

學聲勢力揭周氏姊妹之惡。而科費仁相當之罪。胡乃仍以調人自居。對費仁  
反極力敷衍。大攀其你兄我弟。今再默念彼二氏前番形狀。真不禁爲之肉麻。至于那鄒瑛等。仍舊困在

神機之中。悶得天昏地暗。那鄒雷瞥眼無踪。此時尙不知真確下落。只好暫行列入懸  
案。專待機會。再行解決啦。今接說黃玄子。自將管賬先生安頓後。即回到廝所。那時他  
恰好住在高興酒店。當他回店時。方跨進房門。早見那個堂倌王二。笑迎向前。尋根覓  
底的問道。你老人家那一帖仙丹。是從那一座寶山採煉的。可能賞給咱們些兒。賙濟

幾個窮人。黃玄子頓時放下藥囊。便驚問道。你這話是從那裏聽得來的。王二笑道。你老人家取藥時節。那時俺正站在張四身後。什麼事兒看不明白。黃玄子便笑着隨身取出一二種藥品。送給王二道。這並非什麼奇珍異寶。貧道也不是割捨不得。祇是百藥醫百病。就是風寒暑熱。倘若錯配了藥品。就是參苓著朮。也可以害人的。這幾色算不得是藥品。好人也可以常服。若有病人。還是當面診治好些。果真那些沒有錢的病人。這些須藥費。俺還可以不取的。王二聽說千恩萬謝。接着他就說出許多人。什麼姨娘有胃氣病。表舅母害了一個串疣。還有一個遠房姑母。足足害了一十三年的乾血癆。都想黃玄子給他診治。黃玄子一一應允。次日清晨。王二果將那夥戚友。次第邀來就醫。說也奇怪。那幾個人的疾病。一旦經黃玄子着手整治。不消多日。都覺減輕了八九分。眼見得要恢復原狀。一時把個王二歡喜得手舞足蹈。一天到晚也不經管別事。祇在黃玄子左右周旋。高捧得這個活神仙。不知怎樣供養方好。知恩報恩此正他等好處。吾國之真是非真道德仍賴他等維繫若衣冠中人。恐難得其什之一二也。黃玄子也就利用這箇機會。調查那飛龍寨周猛父女等狀況。王

二是當然盡其所知。詳細報告。並且將那鄒雷那日被誘情形。也夾七夾八說了個大概。黃玄子當時忽聽說到鄒雷。猛然想到白眉和尚玄化。他曾經收留一個弟子。也叫這個名兒。果然是他。我倒要打聽他個水落石出。或者援救他等。都脫離了危境。豈不更較完美嗎。一片婆心。令人生敬。所讚世間之大俠。士與大善士。乃同一普渡之慈航也。轉又想到北上的事兒。又不能少緩。如此

兩全不能兼顧。返又自覺有些進退兩難。瞥眼間。他又混過多天。一日。黃玄子背起藥囊。高舉着那個鐵串鈴兒。直向莊北搖去。那時他的本意。原想借着這個賣藥機會。闖進飛龍寨。看他一個如何究竟。剛纔走出店門。尙不滿百步。迎面忽闖來一個彪形大漢。頭紮青布皺巾。身穿玄色湖縐襖褲。兩腳之下。乃是裹脚洒鞋。打扮得異常雄壯。身幹雖不甚高大。却生長得四肢相稱。五官端正。蹣跚着走來。彷彿已中了幾分酒意。剛巧走到黃玄子身旁。就迎面沖來。恰好撞了個滿懷。幸虧黃玄子眼精手快。忙一閃身讓過。那莽漢便直撲一空。當時黃玄子懼怕那莽漢一交栽倒。便一伸手。抓着那莽漢的左臂。那莽漢方站定脚跟。此在黃玄子乃是一番好意。不料那個莽漢。反疑黃玄子

有意使他丟人。便掄拳直打過來。方要落手。忽聽黃玄子笑迎着喊道。這位大哥。你不是那醉菩提胡萬春嗎。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萍水相逢千里咫尺。江湖之上。往往有此奇事。

那大漢聽得有人喊他姓名。

也就凝神細看來者。也就不因不由的笑道。黃老叔。你是什麼時候來的呀。他說話之際。早將那當頭奉敬的一拳。已變做雙手合拱。自頂至踵。直施了一個專揖。復扯開兩片血染的嘴唇兒。憨笑着說道。怎麼俺老胡一點兒也不曉得咧。那馬師伯他在什麼地方。可還在淨土寺裏當方丈嗎。哎呀。他老人家愛俺。真要比自己子姪還厚些。別的不說。就是他教授那一套羅漢拳。使俺這一生一世。使用不盡。這也是俺一生一世忘却不了的。如今你老人家是過路。還是久留此地。現住在什麼地方。黃玄子笑道。此地不是談話的所在。貧道現住高興酒店。咱們何妨去鬥幾杯呢。胡萬春猛聽這個酒字。越發笑得合不攏嘴巴。便就拖着黃玄子。甩開大步道。好得很。咱們就一同前去。原來這胡萬春。並不是什麼奇人俠士。他自幼家貧。愛習拳棒。十五年前。他曾拜穆玄莊爲師。於是與玄化和尙鐵掌真人雲中鶴神拳太歲等。都一一相識。非但穆玄莊一人愛。

他忠厚。並玄化和尙等。也都愛他憨態可掬。所以大家都教授他許多拳術。那飛高跳遠。內外剛柔。種種武藝。真被他學得無美不備。天下事非愚魯之人不能成功。如今觀胡萬春者可概見矣。又混過四

五年。胡便辭別穆玄莊。獨闖江湖去了。後來他經過這棗兒莊時。當頭就害了一場大病。足磨了一百多天。纔算逃出這條性命。但是客囊空空。那時已鬧得吃光用盡。况又值三九的天氣。冰條長掛。雪花亂飛。別人都忙着度歲。他此時却枯坐一座古廟中。隨身只披一件夾衫兒。直望着古佛發怔。事有湊巧。這日那飛龍寨的寨主周猛。從這座古廟經過。一時心血來潮。直向廟中去遊覽。恰好正看見胡萬春。枯坐着發怔。他就發現一種惻隱之心。轉詢他的姓名家世。胡便一一對答。因爲本身的狀況不佳。便將他學習武藝。與他拜師習武一段經過。瞞得一字不提。最後周猛見他身幹魁梧。便命他進寨。當了一名挑水伙伕。如此又混過一年有餘。方提升到副目。那時這飛龍寨裏。種種怪狀奇形。以及周氏姊妹。百般作惡等事。他都打聽得無一不知。無一不曉。但是他見周猛父女等。那種行爲。心中總感受老大的不快。因爲周猛對他甚好。又不便與他

等決裂。且一時也想不出脫身善法。所以終日鬱悶在心。惟有借酒自解。這日他與黃立子二人無意相遇。乃是他進寨之後。第一件愉快的事。所以黃立子邀他同到寓所。他當然十二分的聽從。他倆回到廝所。那堂倌王二急迎上前方要說話。瞥眼見胡萬春跟隨進房。他便忍住不說。接着請教了兩聲胡大爺。忙着照應茶水去了。這裏胡萬春黃立子二人各談別後之事。最後談到周氏姊妹。又引出鄒雷與鄒瑛鄒珏等。胡萬春便將鄒雷確實被人劫去。鄒瑛鄒珏聽說仍藏在周家大樓的神機之中。因爲這等事。乃是周氏姊妹獵艷的行爲。卽如飛龍寨裏人等。也不易明白。黃立子聽說。便將鄒瑛鄒珏的事。約略說了幾句。原來黃立子與殷立珠穆立莊三人。曾在莽蕩山。將珠妮玉妞救出棘圍。遂使他倆易笄而弁。化名鄒瑛鄒珏。拜在殷立珠門下。學習武藝。技成而後。殷立珠就命他等。在多寶山林佔住山頭。並拉攏黑虎山大王鄭虬。結爲盟友。雖然是落草爲寇。其實專待機會。還是與那老英雄黃泰顧鵬等。合謀大舉的。

到上方將鄒瑛鄒珏二人

真相點出。並將此後波瀾隱伏。其間使人觀之。真有目炫神迷之妙。

胡萬春聽說。越發歡喜道。這都是咱們自家人。老叔你也應

該想個方法纔是。黃玄子連聲點頭道。如今你既在那寨裏幹事。一切就仗你的大力了。二人說說笑笑。那聲音漸漸低柔且細密談了一回兒。足談到日色西沉。胡萬春便在店裏匆匆用了一餐酒飯。拱手辭去。接說王二見胡萬春去後。頓時轉身進房。復悄聲向黃玄子道。方纔這位胡爺。你老與他是怎麼相識的呀。黃玄子見他話中有意。便佯稱道。這乃是看病朋友。王二一聽這話。方接說道。他現在飛龍寨充當副目。平日來咱們店裏喝酒。都不給現錢。還要如狼似虎的鬧脾氣。我看你老給他看病。還時要他先拿出幾文纔好。黃玄子祇淡淡笑了兩笑。復又轉問道。王二。你先時有什麼話兒。王二不待他說完。便笑道。哎呀。你老不提。俺倒忘却了。上午你老去後。就有一位壯士前來尋訪。他說從山東濟南府趕來的。那時我問他的姓名。他祇說晚間再來拜訪。還有許多要事。須得當面對談。俺還問他的住處。他已掉臉走去了。黃玄子聽說。默忖了半晌。又問道。你見他是什麼形狀。王二又暗想了一回兒。方要接說下去。忽見門簾閃動。早有一人搖步進房。正說此人此人即至其間省却許多閒筆劈頭便問道。黃老道長可回來麼。王二



掉臉一看。正是那位壯士。急向黃玄子指道。就是這位先生。黃玄子便迎接上前。誰知彼此見面。都不相識。祇見那來者。年約三旬左右。粗衣布服。乃是儒者打扮。黃玄子便迎接入座。復命王二前去備茶。那壯者乘房中無人之際。便倒身下拜道。小姪方農。後因家難流散四方。如此援救鄭氏二子。又增一員戰將來。那年流到洞庭。幸蒙神刀俠士顧鵬收留學藝。前奉師命。北往訪師伯黃泰。道過濟南。恰與師伯相遇。今師伯命姪南下。迎接顧師北上。因北方的事大有動機。並順道多邀幾位長者。昨晚道過此地。就聽說你老人家的大名。所以特來叩見的。黃玄子聽說。忙扶起入座。各人又談了許多閑話。當日黃玄子便挽留方農在他寓所同住。彼此既有世交。一見如故。也沒有什麼客氣。直談到三更將終。忽聽屋脊上唰的一聲。黃玄子便起身向方農笑道。老賢姪。今暫請你助俺一臂如何。方農忙驚問道。老叔又有什麼差遣。黃玄子道。時候已到。僭們救人要緊。將來大家總可明白的。方農那敢再問究竟。於是就借用黃玄子的一套夜行衣。不消一刻。彼此改扮停當。黃玄子隨身兵器。本是一支鐵拐。與一柄軋鐵寶刀。此時就將這柄軋鐵刀

遞給方農。轉身息滅燈火。低聲颺：颺：兩聲。他倆已蹤上屋脊。二人抬頭看去。早有一個彪形大漢。等候在屋上。黃玄子便匆匆給他倆通了姓名。原來那個大漢。正是胡萬春。日間黃玄子曾約他引路。同往周家大樓去的。三人接着向東南飛去。瞥眼之間。早見那座大樓。已在眼前。胡萬春引着走到正樓後面。忽地站着不進。直待三人聚在一處。胡萬春方指樓下。悄聲說道。那神機就設在這正樓下面。聽說他倆仍在機中。咱們若是救人。就應該先從此地下。黃方二人都同聲應道。自然先以救人要緊。於是胡萬春在前。黃方二人在後。各先投了問路石。再撲撲兩聲飛下。三人繞到那大樓正門。胡萬春方要誇進廳門。猛的前面直撲來一條黑影。掠身而過。直向北去。此又是誰人救鄒者 歎抑害 鄒者歎 胡萬春猛的一驚。剛站定腳根。忽又見一條黑影。追蹤向北飛去。此時非但胡萬春看得眼花。就如那位慣走江湖的黃玄子。也鬧得不知所以了。方農當時就想直追兩條黑影。黃玄子便一把捉住道。咱們還是救人要緊。方農道。那兩黑影。來得很奇。咱們也不能不加防禦。胡萬春道。此說却也有理。黃玄子急點頭道。事不宜遲。就請方

賢姪在此防守罷。接着便偕同胡萬春一同走進大樓。欲知他倆如何破毀神機。救出鄒瑛鄒珏。此時記者因天熱氣炎。汗流浹背。祇好賣一關子。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周氏姊妹。有智有勇。文武兼并。才色俱全。脫使歸心身入正軌。未始非巾幗英雄。雖不能爲國家圖強。亦可爲社會造福。惜乎其專以色慾是務。深陷迷津。苟以其行爲而論。雖處以極刑。百身亦不足以贖其罪。彌其辜。然以其聰明才智而論。殊可惋惜。天下事往往如此。斯又聰明之誤人也。

鄒氏兄弟。明明同踐周氏姊妹重陽之約。非但高盛店管賬先生與堂倌等所盡知。亦爲棗兒莊全莊人民所盡悉。而費仁忽奉周秀武之命。特與管賬先生大辦交涉。硬說鄒氏兄弟爲彼藏匿。或陷害。此全是一種勢力用事。無情理可言也。最後又點綴費仁若干。方可了事。金錢萬惡。真是古同慨。

黃立子臨事不辭。處事有識。對人言語有輕重之分。並非專恃武力與人爭較長短者。此皆是平日養氣工夫。已做到化境。不然決不若是純雋也。

## 第十九回

破機關大鬧周家樓 識棍法小戲毛子店

話說黃玄子胡萬春二人悄步飛進大樓前院見那樓牕虛掩自內射出一縷燈光冷清清的作慘綠色黃玄子急閃身窺探原來是一間僕人臥室室中對坐着兩個武壯大漢同伏在案頭打盹接聽一人從夢中嚷道好大的胆量你倆也敢進來窺探黃胡二人聽這幾句話却猛吃一驚都倒退幾步後聽室內呼聲大作他倆方纔放心黃玄子復轉身道他神機究在何處胡萬春尙未及答話又見前院閃出一縷燈光接聽梆聲連敲了三下乃是院內巡更的經過樓下黃胡等便將身藏在暗處果見一人持燈一人敲梆沿路笑着說道很漂亮的小夥子如今關在鷄罩裏張二哥你看可喪德咧張二笑道李小九你那裏曉得他們倆將來成雙作對都做咱們的主人這等福分你可有嗎李小九道咱們莫要多說罷快些前去看一踮莫在咱倆的日子鬧出事來那可不得了啦二位莫要多慮恐怕大事就要發現在你等身上且恐你等看不見此番大熱鬧咧二人你談他說沿路敲梆走去黃玄子正因尋找神機不着難得有這二人引導他便與胡萬春使個暗號都暗隨着那二

人前行。

奇極巧極倘不遇此二人黃胡二人不知又繞多大圈子矣

不多一會恰好走到正廳的東廂側室。那室中也閃

灼着有一線燈光。接見李小九指說道。他倆想已酣然大睡。再過幾天。不知是做咱們

的主人。還是往望鄉臺上。稱好漢咧。

勸你何必笑人恐你等就得向望鄉臺上去矣

黃玄子便悄悄向胡萬春說道。此

時若不動手。還幹什麼。胡萬春點了兩點腦袋。二人急搶前一步。伸手就捉住那兩箇

更夫。張二李小九回頭一看。頓時嚇得魂飛天外。都要大嚷起來。黃胡二人急悄喝道。

如再高聲。就要爾等狗命。張二李小九那敢作聲。祇低喊好漢饒命。胡萬春接問道。你

等可知神機現在何處。其中可是囚有兩人。張二連連點頭道。是的。是的。李小九又指

那側室道。就是這個所在。黃胡二人詢問明白。各抽出隨身利器。舉手一揮道。你倆去

罷。這一瞥眼之間。可憐這一對無頭鬼。同奔往鄆都城裏去了。

更夫何辜遭此慘劫然為黃胡二人設想若不如是亦不

能安然進行彼二更夫有知應尋周氏姊妹此乃彼主人之栽培也

黃胡二人。結果張二李小九之後。便直奔側室而來。破扉進

室。果見一鋼絲密網。罩着兩個少年。黃玄子凝神細看。確是他師弟的兩個高足。

黃玄子急

救鄒瑛等原因今在此又輕點一筆

鄒瑛鄒玉正將入夢。忽被他等驚醒。見是他的師伯。與一個素不相識

的黑漢。却無暇敘說閒話。鄒瑛急向黃玄子指道。黃師伯。那牆壁上另有機關。您老快

去尋找罷。他正說話之際。忽見那黑漢。掄起雙斧。直向鋼網砍來。非此不足形容胡萬春之魯莽無識鄒瑛

忙止住道。這鋼網是砍不破的。倘若傷動總機。這鋼絲崩裂。更加險咧。今藉鄒瑛口中寫出神機利害天衣

無縫黃玄子便拉着那黑漢走道。胡萬春。咱們去尋找總機罷。他倆便順着燈光尋去。果

見隔壁角上。釘着一個銅鈕機關。形如掌大。黃玄子很命去扭那個銅鈕。總不見那機

兒少動。此是什麼原故。吾亦爲彼發急黃玄子暗自驚異。便低頭細看那構造的原因。胡萬春從旁看得

不耐煩。復又掄起雙斧道。這個勞什子。真有些悶人。倒是砍毀他。尙痛快些。吾亦頗覺此舉痛快不過

鄒氏姊妹永難擺脫耳黃玄子攔住道。你少胡鬧些。復又伸手倒扭。果不費吹灰之力。那地板就搖

動起來。却把胡萬春嚇了一跳。急忙轉身逃走。今有胡萬春夾雜其中。何異戲中黃玄子急喝

住道。動不得。要小心。胡萬春方站定脚根。再轉眼回看。果見那鋼網業已縮轉。仍舊

現出一個廳房。鄒瑛鄒瑛均各脫險。那鄒瑛方轉身時。忽又撲進一個鬚鬚少年。將軍

外飛來閱者。試猜此是何人。彼是救鄒者。抑是害鄒者耶。鄒瑛驟不及防。忽被他一把挾定。就跑。鄒瑛與胡萬春二人。就

要追出廳去。畢竟黃玄子的老眼不花。轉攔着鄒瑛胡萬春道。咱們不可作慌。那漢想必是自家。若是仇敵。他必定率衆追來。不似這般靜悄。咱們須嚴防仇敵。這是最緊要的。鄒胡二人聽說。雖覺有理。然總有些不甚放心。不放心又將何如要知此種悶葫蘆轉眼即可打破鄒瑛接說道。

無論如何。咱們總得要趕出去的。方寸之中仍舊不忘鄒瑛也三人便走出廳房。急搖頭看去。猛見後

宅一片火光。人聲嘈雜。黃玄子一見。就知這個亂子。已闖出來了。急轉身去尋找方農。

不料纔一轉身。迎面忽奔來二十餘名大漢。攔住去路。當頭就是周秀武。雙手執着兩

柄七星劍。飛奔而來。道。賊人休走。吃俺一劍。說時。直向鄒瑛撲來。冤家尋冤家對頭尋對頭周秀武何不尋黃胡二人

而獨尋着鄒瑛。蓋因鄒瑛乃彼之目。鄒瑛偏不與戰活活的物若令逃去則心慟不知何似矣鄒瑛因兩手空空。不能應敵。急閃身避過。鄒瑛偏不與戰活活的將周秀武氣煞矣

胡萬春纔掄斧上前。忽見身側猛跳出那個紫髯少年。舉刀與周秀武接戰。道。浪蹄子。

待俺爺爺來擒你吧。周秀武凝神細看。猛吃一驚。急向前與他戰住。黃玄子等從旁看

着。那少年正是搶劫鄒瑛的大漢。鄒瑛的眼光尖銳。見那少年。就是他失蹤的胞弟鄒

雷。今獨與周秀武對戰此亦是冤家尋冤家對頭尋對頭也然而周秀武當此又何以爲情纔轉向黃胡等。說明其故。又見鄒瑛從旁。在個

莊丁手中搶奪一柄雁翎刀。接奔上前道。鄒珏在此。俺二弟鄒雷也來了。黃胡二人這

方知那奮勇接戰的少年。就是鄒雷。黃玄子眼力畢竟不差。然而周氏姊妹叫苦矣。都喜又加了一個幫手。鄒瑛轉

眼也奪得一把兵器。就與鄒班二人冲進到莊丁夥中。飛舞惡戰。黃玄子比時忽想到

方農。此人亦關緊。要不可遺漏。急挽胡萬春走道。此處有他三人。足可勝敵。咱倆去尋找方農吧。於是

直從衆夥中冲出。尋到方農的所在。已見他被許多人包圍着。與一個女子惡戰。當時

胡萬春實在手癢得忍耐不住。妙極非此筆墨不足形容。莽漢如胡萬春者。他也不聽黃玄子指揮。急大吼一聲

道。方賢弟。纔與人見一面。尙未對談三五言。即大呼賢弟。亦太妙極矣。俺老胡來也。殺他個婊子孫兒。接着殺進圍中。黃

玄子見雙方皆可勝敵。他便閃在一旁。以防賊人的後應。此翁却有深謀若讖。其偷巧則冤煞矣。接說周秀

文姊妹二人。自將鄒氏姊妹拘禁之後。日夜就在周家大樓後院。討論對付鄒氏姊妹

的辦法。我看是多此一舉。眼見就要長辭。遠別何必枉費心終無益也。這夜忽見柴房起火。就知有變。可巧費仁好忘又飛報

進來。說更夫張二李小九。都被入殺死。原來費仁正從廳堂經過。燈光閃處。忽見塔下

有兩個死屍。提燈細看。方知是兩個更夫被殺。急報進後堂。周氏姊妹得着這個消息。



卽命費仁前去救火。傳齊四十名打手。姊妹二人各領半數。周秀文提着三尖兩刃刀出來。便與方農戰住。周秀武舞動七星雌雄劍。奔往樓廳神機之處。恰好與鄒瑛遇着。轉與鄒雷戰做一團。費仁救火之後。一見這事不妙。急跨上一匹快馬。奔報到飛龍寨去。好小子真會顯能然。非此亦不大熱鬧也。他說現有許多強盜。搶劫周家大樓。二位姑娘力不能勝。特來請救。真會說話無怪周氏姊妹寵爲心腹人也。周猛一聽。勃然震怒。就要親身前往。恰好神武軍師在旁。他就自告奮勇。又是一個好東西。周猛急派四十名打手。並張志龍邱廣海兩員虎將。隨從前去。佟化奉命之後。便如飛雷一般。率衆直奔進周家大樓。那時作戰的衆打手。都被鄒雷方農等殺得五分八裂。周氏姊妹。皆招架不住。眼看着要敗退而逃。如此收場豈不痛快而佟化等接躍又到愈使閱者擔心。佟化等便迎上前。張志龍一眼瞥胡萬春。便大怒道。好反賊。你也敢大膽行兇嗎。舞動拈刀。就與胡萬春對戰。邱廣海與鄒瑛對戰。費仁率領衆打手。就與鄒瑛對戰。他也想大出風頭真不自知燈籠火把矣。他那裏是鄒瑛的對手。不消幾個回合。已做鄒瑛的刀下之鬼。佟化他本不願出手。此與黃玄子不同乃是大擺其軍師臭架子意。在借此偷懶此非善批者偏黃事實確如此也。後見費仁喪命。他一時情急智生。便使一柄飛

刀直取鄒珏首級。鄒珏眼見他來勢凶猛，急閃身避過。誰知已來不及，右肩上着了一

刀。祇聽哎呀一聲，他正昏暈倒地。恰好簷前又飛下一人，急將他向背上一駝，就轉身

飛奔而去。怪極此又從何處來者黃玄子歟抑別有其人歟閱者可掩卷試猜一次那時佟化纔要二次飛刀追殺，忽被黃玄子趕

上，伸手一指，早發出一道青光，約有七寸來長的一柄飛劍，直向那柄飛刀迎擊。祇聽

噲哪一聲，那飛刀已斷兩截，飄然落地。一物降一物可見佟化非黃玄子之敵手斯亦邪不勝正之故耳黃玄子復將飛劍收

回，正要出手迎擊佟化，轉身一看，見胡萬春已被張志龍打跌倒地。張志龍方舉刀砍

下。又是一道危機吾為胡萬春捏一把冷汗黃玄子也不及應付佟化，復將飛劍放出，接聽哎呀一聲，那柄扑

刀拋落地上。張志龍已被飛劍刺中咽喉，魂隨費仁去了。殺人者反被人殺作者如此描寫蓋大有深意存在也胡萬

春急翻身舉斧，直將張志龍腦袋砍下。佟化從旁看得眼紅，舉劍就向胡萬春砍來。黃

玄子知胡非敵手，急閃身迎出。二人纔對戰五個回合，佟化已知難勝，伸手又飛出兩

丸，一黑一白，一大一小，直向黃玄子打來。黃玄子抬頭一看，知是八卦教中所用的陰

陽子母彈，專使打人的腦頂門，倘不知避，一擊就要腦漿迸裂。真好寶貝惜乎向黃玄子用之，不生效力，此所謂聖人門

前買孝經也

他便大笑了兩聲。急舉鐵拐向那兩丸對擊了兩下。早打得粉碎一般。祇冒出一股臭氣。隨風而散。

此彈係男女穢物煉成。故擊碎有此臭氣。

佟化見他所有的寶法。都被人打破。一時大窘。

就轉身奔逃。黃玄子看那天色業已不早。若再追殺到天明。總覺有些不便。於是他祇暗隨在後。不急追殺。可巧那時後院又鬧起火。周氏姊妹的本領。已不能勝方農鄒雷。

此時越加心慌手亂。當時周秀武偶一鬆手。就被鄒雷趕上一刀。正砍傷他的左臂。恰好與佟化相遇。急虛架着鄒雷的刀鋒。左右便將周秀武搶架而去。

此等禍根不能一刀砍死。太不痛快。然作者如

此想必別有作用在也。

再說周秀文見他妹子受傷。後院又鬧起火。尙不知敵人還有多少。急向佟

化嚷道。風頭不順。咱們進老窠罷。佟化接應道。好的。於是他倆就向後退。方農鄒雷二

人接向前追。各追到大樓之後。迎面乃是一道高牆。方鄒二人都暗喜道。看你倆可能

逃脫。

方鄒之喜乃因一道高牆所阻隔耳。而不知其所以能夠脫身。正因此牆有機關可入。此又豈方鄒二人所可料到哉。

不想佟化等退到牆根。急奮力向

牆一頂。已闖進高牆。瞥眼之際。那高牆業已合攏。尋無虛隙可入。再說邱廣海與鄒瑛

對戰。雖然未分勝敗。但見同夥之中。非死即傷。並那位神武軍師。已跑得不見人影。佟化

從此可改稱  
為神跑軍師

大衆都鬧得東流西散。

如此還是  
良好收場

他又看黃玄子胡萬春等齊向他奔來。眼見

一身不能應付。他於是虛掩一手。就閃身逃去。鄒瑛還要追向前去。胡萬春也想追去。

惡砍他幾刀。黃玄子急忙喝住道。天色不早。咱們還久戀些什麼呀。鄒瑛胡萬春二人。

猛被他提醒。也就不再追趕。遂轉身尋找方農鄒雷二人。半晌方在那高牆脚下尋着。

祇見他倆正在尋找那高牆的虛隙咧。黃玄子急問他倆尋找的原故。方農便指着高

牆略說了幾句。黃玄子忙勸阻道。窮寇勿追。君子不爲己甚。就是如此。他等已受損不

淺了。好在咱們的人全救出來。又何必再留戀此地。大衆便會聚一團。再看那所院落

裏。鬧得橫七豎八的。除却張志龍與費仁以外。皆是些爲虎作倀的打手。

爲人做狗送命  
當先今爲此等

人設想究屬何  
爲亦太可憐矣

都覺再鬧也沒有什麼意味。鄒雷說道。咱們又往何處奔去。鄒瑛接說道。

鄒瑛受傷被人劫去。究竟他的傷痕輕重。總得尋着他的下落。

此亦是重要  
題應補一筆

黃玄子發

急道。天色不早。咱們先出這棗兒莊。總有辦法尋找的。大衆均無異說。紛紛出了周家

大樓。一直向東走去。奔出棗兒莊的莊口。約行了七八里路之遙。再回頭遠看。祇見那

棗兒莊已入煙霧渺茫之中。火光閃灼。時隱時現。犬聲嘈雜。震天價狂吠。

此寫周家大樓  
後宅起火之餘

波作者一筆不  
肯鬆懈脫落

黃玄子再凝神細看。見無一人追蹤。那時東方已漸覺發白。他便向胡萬

春問道。你在此地多日。道路必定熟習的。咱們這又往何處去呀。胡萬春指向前道。那  
一帶樹林中。村名叫做毛子店。咱們祇好暫投奔那村。再作計較。大眾見無多路。便直  
往前行。路中各人自述身世。黃玄子方知鄒雷與鄒瑛等。乃是至親手足。方農與鄒雷  
也是姑表兄弟。方鄒等人。亦知胡萬春也是同門的師兄師弟。大眾越發的親密。鄒瑛  
又問鄒雷被困。如何逃脫等事。鄒雷也略說了一遍。原來鄒雷被周秀武誘捕在廳院  
之下。四肢網縛。自量是除死而外。別無辦法。他便瞑目待死。不想一轉瞬間。忽自簷前  
飛下一人。將他挾走。約尋到一處曠野之地。方將他放下。解除他的網綁道。鄒賢弟。你  
的氣量也未免太狹了。鄒雷聽說。急回頭細看。誰知不是外人。乃是他不願與共的黃  
岫雲。他比時引起舊事。反覺周身不快。也不待他接說別話。便埋頭就跑。黃岫雲也就  
從後追趕。夜深天黑。誰也辨不清東南西北。混跑了許久。後經過一座村落。那時天色

業已發白。鄒雷再回頭一看。黃岫雲已沒有踪跡。鄒雷這纔慢步前行。比時鄒雷因受周秀武那番污辱。總想再去報仇。所以藏在近莊一所古廟中。待時進取。不料又聽傳說。周家大樓。又誘去兩箇姓鄒的。鄒雷就決定是他兩姐了。由是八方打聽。卒因自己不能出面。又害在人地生疎。直待他調查明白。鄒瑛鄒珏。都深陷神機之中。他一時焦灼萬分。於是天天前往行劫。皆因力單。無隙可乘。這日正遇黃玄子等。方有此等結合。此亦是應補之筆。若

是寫之益覺好看

黃玄子等這纔明白。鄒瑛道如這般說。鄒珏必是黃岫雲救出重圍。

了。但是如今又向何去尋找咧。接着他又埋怨鄒雷。不應與黃岫雲使氣。又將這事。向大眾敘說一番。黃玄子等。皆責鄒雷性情太傲。鄒雷默息不再作聲。暗自也覺有些兒追悔。

特點此筆爲下文與黃岫雲相見之伏筆  
否則彼此見面不決裂又將各自東西也

一路談說。天色業已大明。皞皞日出。他等纔走

進林中。正想投往一處農家。暫息一會兒。不料那村中一般孩童。都在樹林裏捉羊作戲。一見他等。都嚇得沒命的奔逃。就是那些黃犬也都如狂似的。又跳又叫。看得大眾莫明其故。彼此正在發怔。忽見迎面走來三個少年。各持一根。身後還率領一二十名莊

了。攔住去路。那來勢汹汹。很有動武的形式。黃立子一見來路不佳。又怕周猛等羽黨。他便搶步上前。笑着說道。諸位不必多心。咱們皆是過路的旅客。並無什麼歹意的。那爲首少年道。無論你等好人歹人。此地乃是私家村院。不許你等經過的。好利害恐又非武力不能

決解

黃立子仍笑着稽首道。貴地既不能通過。別處可有道路咧。咱們既經到此。再向別

處繞道。似覺不佳。如諸位能不加疑。咱們就在貴處休息半日。否則咱們一往經過。決不停留就是了。那少年不悅道。岔路很多。你等自己去尋找。此地無論如何。是不許經過。

黃立子尙未答言。早怒惱胡萬春鄒雷二人。

一個莽漢一個心粗氣盛皆是一對寶貝引火綫也

同聲怒吼道。與他講

些什麼。咱們就打他個不讓道路吧。說畢。他倆直撲前去。方農鄒瑛也接踵向前。那三少年。都舞動短棍。率領莊丁。迎前抵禦。雙方交手。纔戰了有三個回合。黃立子細看那三少年等棍法。便暗喫一驚。奇文突出。是此又掀起波浪。歎抑別有奇遇歟。他見那三人棍法。乃時少林棍法的嫡

派。他等都使的是大夜叉的混法。當時此等混法。早已絕傳。祇有他師傅俠尼曼因。更傳授他同門師兄梁立通的。其他同門師兄師弟。都不知這棍法的奧妙。今在此驟見。

並見那三少年。都運用得純熟非常。難道都是梁玄通所傳授的嗎。他想到這裏。正要喝胡方等不要動手。突見迎面來一老者。年約五旬以外。手拄着一支硃漆籐杖。他劈面就舉杖向黃玄子打來。道：「嚙一下老夫的利害。」黃玄子閃身避過。伸手捉住杖頭。再一細看。彼此都哈哈大笑起來。原來那奔來的老者。正是他師兄梁玄通。大水淹沒龍王廟。自家人不認家人。當時雙方都停止交戰。黃玄子笑道：「四哥。你也未免太開頑笑啦。」梁玄通笑道：「看

你等這般打扮。怎怪人不起疑心。咧。」黃玄子等皆低頭自看。大眾都是夜行打扮。也都不禁自笑起來。無名鄉童見之奔避。黃大兒之狂吠。彼等酣戰一夜。均不自知。幸喜與梁氏父子相遇。不然又鬧出大笑話來。此亦應補之筆也。黃玄子便命方農

上前見禮。梁玄通也將莊丁散去。引着那三少年向黃玄子等見禮。黃玄子方知那三少年。乃是梁玄通的三子。爲首是他長子白額虎梁洪。左側是他次子錦毛獅梁廣。右側是他三子金錢豹梁孔。三子皆授他父親衣鉢真傳。練就一套少林拳棍。各有神出鬼沒之妙。黃玄子又稱讚了一番。梁玄通道：「少說些罷。俺若遲來一步。早被你的神拐。拐個乾淨啦。說着。都向梁宅走去。再說梁玄通號曇仙。山西太原縣人。自幼就好舞棍。後



因父母雙亡。就流到河南開封府乞食。俠尼曼因見他儀表非凡。便收爲受業弟子。梁本行四。性質敏慧。且極好用功。若無此等毅力。何能出人頭地。曼因益愛。就傳授他少林大小夜叉棍法。

功成之後。他就浪走江湖。專門打富濟困。後到湖南洞庭湖。偶因小事。就與顧鵬動手揮拳。最後大家落個平手。顧鵬愛他的技能。便問他的來歷。方知都是自家人。於是招他爲妹婿。由此他就與那飛天夜叉黃泰。結爲連襟。因他最喜詼諧。江湖上人都送他個外號。叫做西方朔。又稱他神棍梁四。他完娶之後。又在江湖上。胡混了多年。忽地動極好靜。便遠避到毛子店。自築數椽茆屋。隱居養氣。他連生三子。就專教三子的棍法。但是他也是抱國家主義的一個人。因爲明室既覆。清帝入關。他等皆無用武之地。若使有什麼謀復漢室的舉動。他曾與顧鵬黃泰。及諸同門兄弟。立有密約。隨時皆可以爲國効命。死而無怨的。有此胸襟。有此志氣。安得不是一時人傑。這日。邀黃玄子等入室。沿路之中。黃玄子就將周家大樓的事提起。剛纔說到周猛二字。梁玄通道。那些事。俺都明白了。黃玄子等都很覺奇怪。吾亦以爲奇怪。彼豈神仙中人。急問他原故。梁祇搖頭說道。此時何必多說。你到寒舍。就明

白了。黃玄子也不便再詢。直到梁宅門前。梁洪早搶先一步進宅。迨黃玄子等入宅登堂。劈面就見鄒珏斜躺在籐榻之上。此又是一椿怪事。作者穿插構造真妙。不可言。黃玄子忽驚喜道：「咦！你幾時先

到此地的？鄒珏就要掙扎起來。梁玄通連忙攔住道：「你養傷要緊。大家休息一會兒。自

有人出來報告的。」梁玄通真惡作劇。益令人悶得心慌。黃玄子等祇好暫行截止。大眾混合行了一番拜見

禮。入坐用罷茶點。鄒雷急不能耐。就要奔到鄒珏身旁。問長問短。梁玄通到這時方向

後堂喊道：「傻丫頭。這個時候。你還躲得住嗎？」又出來一條好漢。使閱者看得眼花。接見人影兒一閃。早有一

個黃髮女子邁步出堂。比時祇有鄒瑛鄒雷與他相識。梁玄通領他與衆見面之後。復

指說道：「往各事。諸位可詢問他罷。」黃岫雲便不慌不忙說了一遍。大眾方知鄒雷憤

離五義寨後。黃岫雲總覺有些對不住他。便私誓必將他尋找回寨。寧可自己永不進

寨。決不使他手足分離的。即此一端。傻丫頭已不傻。且可稱為女中之豪傑矣。於是追至棗兒莊。詎知鄒雷已受周秀

武之騙。他打聽這個消息。當夜就尋到周家別墅。可巧鄒雷被綁在塔下。生死已在呼

吸之間。他便奮不顧身。即將鄒雷救去。直待鄒雷見他。轉身急走。他一想此事。仍未辦

到十全。慈態可掬 真愛煞人於是緊追其後。總想將自己私心說明。勸他回寨。不料鄒雷的步履如

飛。他總追趕不上。後追到這毛子店。可巧梁玄通剛起身出外。呼吸空氣。劈面與他撞

個滿懷。可巧得很若無此一撞 尙撞不出此等妙文也梁玄通一把將他扭住。凝神細看。原來是他姨姪孫女。便將

他拉到家中。問明原故。再出來尋找。那裏還找得見鄒雷的影兒。果能找到 又不妙矣從此他便住

在梁宅。八方打聽鄒雷。用心良苦 存意良佳終不見有確實消息。後聞鄒瑛鄒珏陷入神機。於是又

轉心想先救他二人。好不容易。方探得神機的處所。那日便與梁洪同去。梁洪奔往後

院放火。原來放火人 又發現矣他便破那神機。及到周家大樓。忽見鄒雷業已先到。他又存心暗想。

恐怕鄒雷怪他爭功。便就退後一步。暗隨鄒雷身後。又怕鄒雷再陷危機。他再挺身援

救。此等用心鄒雷再 不原諒末召弟情復見黃玄子等。他知救者人多。他便與梁洪二人藏身不動了。此黃玄 子等所

見二影之 由來也迨至鄒珏中傷。生命危險。他方面將鄒珏救出。復與梁洪商量。知黃玄子等

足可應敵。便促梁洪。最後又放了一把火。二人就將鄒珏背向梁宅。他所以不願出頭

又怕鄒雷多心。疑他要佔面子。故而祇暗做實事。不明湊熱鬧的。此等用心鄒雷 應當如何感謝及至到

家說明原故。梁玄通本解著毒之術。一見鄒珏的傷痕。乃是中了倭化飛刀。他那飛刀曾經種種毒藥煉成的。一旦受傷。不論何處。七日以外。就是不治之症。便急忙使藥給他解毒。方可得保安全。

黃岫雲對於鄒氏手足真算種德不淺矣

後又怕周猛派人追來。遂派梁洪兄弟率衆

莊丁出外巡視。及見黃玄子等。那般形狀。於是纔誤會衝突起來。大衆聽說。這纔明白其中的原故。非但鄒珏心感黃岫雲。就是鄒雷聽了這番話。也就解釋疑團。從此不再撒嬌使氣了。知過即改此方算得大好男兒大衆便在梁宅休息多日。鄒珏傷痕業已全愈。大衆默想。似此久居。終非善策。於是各人都說要去分頭辦事。方農也乘這機會。就將來意說明。梁玄通聽着。也大動遊興。一日。天朗氣清。風光爽利。梁玄通與大衆閒話。恰談到顧鵬的近狀。他便特問方農道。凌霄他與咱們的性情不同。他是最愛幽靜的。如今住在洞庭湖時。烟雨一簑。日與飛鳥遊魚。覓那天然的樂趣。現今又怎麼靜極思動呢。方農笑道。這也是受時勢的逼迫。再說川東一帶。李來亨郝搖旗等七俠。都鬧得不甚順手。眼見他等勢力。不易存留。廣東福建臺灣等處。皆一時很不容易發達。若說到東北各省。都

是滿人斂力集聚的地點。如黃健公世伯。他已去多年。至今仍不能出頭露面。大概要想得手。也很不容易。就說真能舉動罷。充量也祇能個人秘密活動。却不能由天縱大張旗鼓而舉動的。似此種種窺測。前途非常危險。若不先行佔據地。謀個立脚地步。將來還沒有存身所在。就是那洞庭湖上的幾間茅屋。還不容易存身呢。因此師傅專派小姪趨謁。就是想請諸位老世伯。分道召集同意。或往洞庭湖。或往碧雲菴。共謀存身的辦法。這就是最要緊的。梁玄通笑道。他如今也想到這一步了。黃玄子也接着笑道。這正是時勢所迫。不然似他那般冰冷澈骨的隱者。如今也冒出一股熱氣。那真是不容易呢。這番話。說得大眾同笑了一陣。梁玄通道。既然如此。咱們就得想個進行。鄒瑛接說道。這是最要緊的。咱們團聚這許多人。長久居住此地。也不是長策。況與棗兒莊近在咫尺。日久周猛父女。未必不知咱們的踪跡。雖然咱們憑着自己的力量。且有梁世伯的屏障。當然尚能夠對付過去。但是居家度日。誰不求安。咱們又何必拖累着梁世伯。全家寢食不寧。並爲咱們胡鬧。又結一部份仇怨呢。梁玄通笑道。老賢姪。你

等不必多心。俺梁四若是怕事。就不願迎接你等進莊。今既迎接你等前來。任他周猛有九頭十八臂。祇憑俺梁四這一條棍兒。就能將他等開鎗回去。若說到這句話兒。老賢姪們。你等大放寬心。這毛子店裏。有的是青菜豆腐大米飯。十年八載。你等都請大胆着住罷。鄒雷接說道。老世伯。你老也莫要誤會。小姪看來。還有大局要緊。若說這些兒細事。慢說您老那一條神棍。可以嚇得他頭昏胆喪。就憑小姪們這幾手毛拳。也決不讓他走近這毛子店一步兒。黃立子掀髯點頭笑道。好孩子。這却說得不差。如今咱們討論正經。這些閒話。大家都不必空說了。於是大眾同喝了一聲不錯。這纔收住閒話。接着就討論那分道進行之事。彼此正談得興高采烈之際。忽見莊丁飛報進來。說有兩個遠道的客人。登門請見。諸君欲知此二人是誰。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周猛之惡。與其二女之惡。雖同是社會之害。然略有不同。乃父爲惡。係犧牲他人之身與財帛。而供其娛樂。周氏姊妹之惡。乃犧牲其本身與財帛。而供他人娛樂。遂其心者。則衣錦食肥。不遂其心者。則生命危險。固同一作惡。其女實

太不穀本也。雖然此何嘗非周猛作惡特多。而天報於彼二女哉。

鄒雷與黃岫雲。不過因一拍掌之故。彼此幾視爲仇敵。苟使黃岫雲之性情。與鄒雷相等埒。則柄鑿必不能相入。冰炭必不能同爐。幸黃岫雲處處遷就。處處不肯出頭邀功。卒至鄒雷心折神服。柔能尅剛一言。洵非誑語也。

自滿清入關而後。故有少數漢奸。諂媚求榮。迎夷狄之君。爲華夏之主。然而多數熱血男子。什九皆以迎滿爲非。顧皆實力薄弱。無可抗爭。於是明室旣覆之後。而復社同志接踵而起。不過爲實力所限制。舍一二人。藉文字抒其不平之氣。其他則流散江湖。專行俠義。如顧鵬黃泰等。又何嘗不是革命之先覺哉。

第二十回

馬王廟孤女陷網羅

豬頭山三俠尋煩惱

話說梁玄通父子偕同黃玄子等十餘人正討論南行北往的趨向爭持未定忽見一村僮進堂向梁報道現有壯士二人乃是遠行旅客的裝扮前來求見梁玄通道你可問他倆姓名現從何處到此村僮應道他祇說因有要事須得面稟梁又默忖了許久方說道你就去引他進來罷村僮奉命而去黃玄子接說道聽他這般報告未必是飛龍寨派人前來梁玄通連連搖頭笑道周猛算得什麼量他也不敢前來尋事的倒是現今各方面的風聲都很緊京裏密派出專員很多咱們都應當隨時注意些

梁玄通祇一鄉

村間之老叟耳野鶴閒雲對人接物當然無所縛束而其對遠客來訪何以若是慎重驟觀之幾疑梁氏故高身價迨向梁氏最後之一言始悉其有難言之隱且於隱約之間已表示梁氏等行動非專注於匹夫之俠與義蓋大有深意存焉作者之筆洵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大眾方要接問原故梁特命其子梁洪兄弟三人引導大眾同

進後院花園梁玄通見大家去後又專等了一會兒方見村僮引着二客進堂他便凝神迎看祇見當先一客年逾三旬眉目英秀氣宇飄逸頭戴一頂熟藤編成的涼帽身披一襲深藍線綢夾衫兩脰高紮着紫花裏布足蹬苧麻涼鞋身軀並不魁偉他行動



之間却很穩練。再看那次後行者年尙不滿三旬。彼此裝飾相等。他腰間祇多繫一幅絲緜軟帶。身軀短小。雙眼灼灼有神。各人背上都斜紮着一個尺來長的青布包裹。隨手各携了一根短棍。那衣襟下角塵土厚積。一看就知是長途跋涉的遠客。比時梁玄通向前接見。那村僮已轉身退去。彼二客一見四座無人。神色驟變。嘖嘖兩聲。同跪在梁玄通左右。接着淚珠飛濺。險些哭出聲來。梁玄通覷這般形狀。確出自真誠。他頓時深陷在悶葫蘆中。也不知怎樣安慰纔好。不因不由。他也陪洒了幾點老淚。復又發急道。什麼天大要事。總得坐着細談。似這等又怎麼辦咧。以見一素不相識之人而對於尙未知教誨平素具有深交之晚生後輩纖毫不加客氣。此正是梁翁率真之處。以肝胆照人。惺惺惜惺惺也。若以乖僻而論。則不知梁翁矣。二客便嗚嗚咽咽。次第起身入座。當先一客也不待梁問。便略述各自姓名。接着又獻出一封書信。梁玄通接着拆開一看。原來是他內兄顧鵬的來書。其原書云。

曇仙四弟左右。衆生不辰。百病交集。瘡痍滿目。莫可與言。川漢之間。原屬吾儕樂土。不幸歸巴之役。搜索一空。李國英作俑於前。董學禮助虐於後。巫山蜀水。草木

皆赤。川東七傑。死亡殆盡。尤以李來亨郝搖旗二傑。受虐極慘。火廬災穴。一無所餘。卒致蒙受罍環之壓。迫骨葬火窟。烏乎。大好健兒。收場若是。能不令人心寒腦裂者耶。鵬壯走風塵。老而血枯心碎。頻年落拓。鄉里莫能托身。妻孥莫能相顧。甘伍木石。刼感蟲沙。此身等於野鶴閒雲。此心則慟於哀鴻孤鴈。河山無恙。草木迷離。每覽湖上斜陽。片片時幻猩紅血色。爲波光所掩映。轉而發動無限傷感。二十年來。疚心如結。一息猶存。所以耿耿於心而不少忘懷者。蓋欲恢復本來面目。不願人與狐合耳。詎知昊天不弔。事與心違。吾方未揮魯陽之戈。彼方已張密羅之罟。有志之士。死不甘心。生又不甘度此慘淡之歲月。寸心不泯。留戀人間。仍欲洩我不平之氣。博浪之椎。秦廷之匕。鵬猶視爲至愚之技。而市人以黃衫虬髯。我實不知鵬爲何如人矣。今並求爲至愚之人。猶不可得。痛定思痛。斯乃人世間最哀慟事也。雖然。鵬固遭際不佳。尙可安與草木同朽。他如川東七傑。則益覺不堪言狀。首如李來亨者。鵬之患難友也。原籍桂陽。寄川四世。彼原鐘鼎鉅族。其祖先

曾歷任顯職。胥負賢名。迨李入世。目擊時艱。遂毅然棄文習武。不求聞達。復邀郝搖旂氏入山。枕戈待舞。郝乃鄂之鉅商。擁千數百萬鉅資。助李成事。一時四方志士。次第來歸。又如劉二虎。袁宗第。黨守素。塔天寶。馬騰雲。雲集夔州。約十數萬衆。各毀財產。同作義謀。苦心謀劃。十有四年。此川東七傑。十三營寨之創始也。今則倉廩充實。甲冑富饒。合舉義旗。藉償夙志。不意彼方先發制人。以衆挾寡。迭經血戰。玉石俱焚。吾儕昔視爲桃源者。今則頽垣廢井。憑吊斜陽矣。大好園林。剝那灰燼。老弟對此。亦當共洒一掬同情之淚也。李郝二氏。皆鵬之生死交。因相知至深。故撫膺滋慟。李郝今幸成仁。千秋不朽。而吾儕長城頓失。亦隨之間受損傷。瞻望前途。必又增長無限荆棘。幸而劉袁等生死莫卜。脫流散草野之間。仍不難再興雷雨。矧同謀十數萬衆。死傷祇什之六七。餘皆流散四方。其勢雖若散砂。其心未盡泯滅。一旦風雲際會。仍是效死健兒。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今餘者若是之衆。又安見其間卽無曠代英雄哉。坐令其與草木同朽。未免可惜。李之冢子世龍。郝之

堂姪國雄。皆少年英雋。智藝兼全。此次入死出生。備嘗艱險。亡家喪親之身世。悲慘莫此爲甚。衰草黃沙間。儼然兩隻失羣之鴈。死不丈夫。生無依托。爰命持書趨前。得謀方寸避禍之地。則存歿均感。再者。曼因仙長。是否仍栖碧雲。健公北走燕趙。老當益壯。玄門兄弟。已久不諳踪跡。黑虎無恙否。聞其新結盟友。多屬英秀。此大佳事。呂四姑近時多病。其女孫頗佳。與健公女孫岫雲。可稱雙璧。軼羣之弟子。鄒雷。聞係少年特秀。吾儕收得一二佳弟子。可傳衣鉢。亦快意事也。周猛童朝柱。不過一亂市之蠢。豎子作惡。欲望至微。欲行其道。彼此無碍於天地之寬。若斤斤與彼等爭雄。則所見小矣。老弟若與黃鄭諸弟閑晤時。可勸其有限精神。幸勿濫費也。健公僕僕風塵。有無頭緒。鵬以爲積威之下。不易安命。遑論其他。諸兄弟遊興果豪。何妨西走入川。收拾殘棋一局。似此增厚勢力。較易進謀。爲死亡者。可慰英靈。爲流散者。可保堅結。卽吾儕夙志。亦易早償。一舉三備。孰善於此。老弟可與東南諸友熟商。如能同意。可與李郝二姪審計。何能分隊而行。尤妙事也。鵬老漁

湖上自視已等槁木死灰。然對於此圖。即勞死亦不知厭倦。弟等如西上有日。鵬必偕二女。爲駕一葉扁舟。沽酒以迓。鵬年來煙波簑笠。聊足未竟之殘年而已。兒女輩雖不過拙。而剛傲無倫。斯亦嬌養之慣成也。近復收一弟子。名曰方農。此子慧純勤謹。大可教導。隨我年日不多。而學業深博。洵一可畏之後生也。前令其北上。專謁健公。並囑其南過弟處。面承大教。此書到時。或方農已在尊府也。諸事可細詢三子。餘不白。顧鵬謹狀。

梁玄通閱畢。他的臉色時灰時白。變幻莫定。半晌方將那封書信。折藏在衣袋裏。復掉臉向李世龍郝國雄二人說道。二位賢姪。今能邀天之幸。平安到此。總算得是萬分的福利了。此乃是國運不佳。大家的時際不好。你倆也不必傷感了。好在俺這裏很僻靜。茅屋也還空得有兩間。正巧尙有幾個老朋友。不曾走開。你倆歇息一兩天。咱們再商量辦法罷。李郝二人接着稱謝了一會兒。李世龍便接說道。這事總得求您老人家。早一天決定。倘無辦法。也得求您老早一天吩咐。尊府雖然幽靜。姪等已心亂如麻。恐不

能多日安住。這須得求您老原諒的。失羣之鷹亡家之犬確有此等慘狀而况報仇洩憤之心殷殷在念當然不能再苟安時日矣梁玄通連連點頭道。這個自然。彼此既有這等遇合的機會。自然大家都得提前去幹的。您倆放心。不會有多天耽擱。李郝二人同聲應道。如此。先人幽魂不泯。也得感謝老世伯。他倆說時。又洒了幾點眼淚。梁玄通復又招呼了兩箇村僮。忙着打掃出一間客房。復又備辦了一桌客飯。梁玄通便起身說道。二位賢姪。到此也不必客氣。遠道奔來。精神自然困乏。就請安息一天。有話咱們明天再說罷。轉身又招他的長子梁洪。出堂接待。他本身便退進後堂去了。再說梁玄通退到後堂。便將顧鵬給他的那封書信。送給黃玄子等傳看了一遍。大眾也都免不了傷感一番。然後對那進行辦法。大家密商了一夜。方算決定。直待次日二鼓已盡。梁玄通便將李郝二人引入後堂。與黃玄子等次第相見。一方面哀訴前情。一方面安慰遠客。不待贅述。最後始由梁玄通宣說道。此時咱們兄弟分散四方。終久不成爲事的。卽如健公他北往已經多時。雖說很有辦法。我看充量也不過多殺幾個貪官污吏。若說做那驚天動地之事。也很不易得的。難得有此機會。咱

們正好投機。先聚合在一處。再圖進行。果能鳴鼓合攻。固屬好事。不能再分道而進。或避明就暗。另用一種不排陣的攻打。也不爲難的。大衆聽說。都極贊美此等辦法。黃玄子接說道。四哥此說極善。大概咱們在座諸人。沒有不同心的。但是如何前行。此去是全數先行西上。還是分道與各方接頭。前往的谷人。是自告奮勇。還是總由一人指派。這也是急應決定的。梁玄通道。當然分道先行接頭。後由各方自行前往。那就容易聚會了。不過那分道前往的人們。若使各人自報奮勇。就恐分配不易均勻。但是由一人支配。那又由誰人……大衆不待他這句話說完。便一口同聲說道。這當然聽從梁四爺之命了。梁玄通聽大衆公舉他主政。便不再推辭。接着說道。既承諸位推戴。俺也不再客氣啦。現今川東一帶的同人。既深陷水火之中。咱們亟應前往援救。好在顧大哥近在洞庭。此番咱們拉他出馬。一兩天內。俺偕同次子梁廣。與李世龍賢姪。先過洞庭。再偕顧爺一同西上。又向黃玄子道。老弟。你可偕同胡萬青兄。與俺家洪兒。遍邀俺等同門兄弟。倘能請得曼師法駕。一同進川。那就更好了。又向鄒瑛鄒珏道。二位賢姪。可

一同趕回五義寨。如能邀集全寨同人。全數進川。固屬好事。否則鄭爺也得請他辛苦一踏的。轉向黃岫雲道。你可與郝國雄賢姪一同北上。此地情形。諒也無須俺再囑咐。川東的浩劫。有郝賢姪同去。自可說得明白。俺看還是請他與呂四姑們。西行爲佳。北京那個所在。是沒有什麼辦法。復向鄒雷方農道。你表兄弟二人。正好同去尋找馬爺。好在那淨土寺的所在。乃是你倆故鄉。也正好乘此閒空。回去探看一回。將來有事。可就沒此閒暇啦。最後向他三子梁孔說道。你暫在家侍奉母親。三個月後。自有你去的。地方。大衆一一受命。自無異言。梁玄通復又向衆說道。此番前途的關係。却很重大的。諸位前去。皆應趕急進行。最好三個月以內。都在夔州聚會。那樁事兒就好辦了。但是咱們此去。人數不少。應當分班出門。切莫使人注意。這是最要緊的。黃玄子道。咱們儘遠路的先行。每天出門一班。大概尙不覺得遲慢。大衆聽說。都不作聲。彼此面面相覷。彷彿一時三刻中。全數分頭飛去纔好。梁玄通已窺透大衆的心理。便接說道。我看辦事固須求速。然要緊也不在此三天五天。就如諸位的現狀。還有衣服不甚周全。行囊



旅費。自不待說。此番遠行作客。並非冲鋒破敵。不說怎樣豐富。各人總得準備些兒。轉向黃玄子黃岫雲等。睜了兩眼笑道。再如前番諸位各穿一身夜行衣服進莊。那豈不是個大笑話嗎。大衆猛被他這句話提醒。各自都緊皺眉頭。彼此都現出爲難的神色。鄒瑛說道。似此恐怕十天半月。還不易動身咧。梁玄通搖頭笑道。這倒無須。諸位也不必性急。老朽自有辦法。時已夜深。各自分散安寢。自此梁玄通率領三子。便爲大衆籌備一切。轉眼又混過三天。各事皆備辦妥貼。接着彼此分道起行。前後恰巧七天。真正鷄犬皆睡。草木不驚。各自分道登程。都離開毛家店而去。

梁玄通接見李郝二子何等謹慎後接顧鵬書信又何等誠實及至與衆

會議支配各路英雄分道辦事何等周密臨行之前種種謀劃又何等精細最後分班離開毛家店竟使左右鄰舍無一不知者其前後顧慮周詳初試之並不見有若何出奇致勝之處苟照彼之行動而能得四平八穩不見纖毫虛隙洵所難能大將軍八面威風指揮如意觀此即可知其非小器矣今不談黃玄子等分道尋友覓朋諸事。接說梁玄通偕同次子梁廣與李世龍二人將各人送走之後。最末次的一日清晨。各自提了一根伴行的短棍。打起包裹向南而行。曉征夜息。轉眼又過了五天。比時已入深秋。漸交冬令。卽沿路之上。白茅飛霜。黃沙蔽日。那長道左右。除却幾處荒村野店。半掩柴扉。各家紡織

的機聲。時斷時續。其外祇有三五村童。各在村外歡跳嬉戲。每日午後西風怒發。吹得無邊草木。瑟瑟作響。有時幾點飛鴉冷鴈。出沒林中。越覺天地間。濃結了一團愁慘之氣。令人對景傷懷。益增感慨。沿路無話。一日。他等走入江浦縣境。眼見茫茫一片。那揚子江橫在目前。對江就是南京石頭城。乃明太祖建業之所。龍蟠虎踞。氣象巍峨。然在梁玄通等眼中。看着又惹動了許多的煩惱。若說梁玄通等西上的路程。乃是由江浦渡江。再從水道沂流而上。過皖江。渡潯陽。越漢水。登黃鶴樓。入晴川閣。然後北進湘江。直泊洞庭。與顧鵬見面。再作入川的計劃。那日他等行抵江浦。眼看着日落西山。已是斜陽晚景。加着晚風怒發。江面上白浪狂飛。往來渡船。已斷絕蹤跡。梁玄通一見無可如何。就在浦鎮江畔。尋找了一所客店。那店名叫高陞店。坐東朝西。乃是三明兩暗的草屋。粉壁門牆。大門左右。早拴了五六匹騾馬。那店門雖不高大。往來人衆。確很多。生意買賣。頗不寂寞。梁玄通便偕同李世龍梁廣三人。投身入店。當由堂倌接待進去。選定了一間通常客房。彼此長途落店。精神上總覺有些疲憊。於是耍了些酒菜。胡亂填

飢你斟我酌。三人喫到黃昏燈上。彼此都有了幾分醉意。朦朧恍惚之間。不覺意的都酣然睡去。當梁玄通正在熟睡時際。隱約從鄰右傳來一片哭聲。嗚嗚咽咽。哭得異常慘厲。梁玄通被這片哭聲驚醒。頓時就鬧得心坎裏發煩。要想再睡。那裏能夠合眼。客館

秋燈已覺凄寂而况加以嗚嗚咽咽之哭聲破壁飛來人非草木孰能堪此宜乎梁玄通聞之反覆不能成寐矣

便一劣概站起身來。推牕看去。天黑如墨。

西風緊逼。撲面吹來一把牛毛細雨。不禁的毛骨一驚。接着那牆腳下的蛩聲啁啾。與桐葉上的雨聲淅瀝。一唱一和。已覺難聽。更加上那片哭聲。越發的淒慘。彷彿有許多冤魂厲鬼。圍在牕前紛鬧似的。梁玄通此時也覺有些兒出神。頓時默忖道。哎呀。此地當真還有什麼妖魔鬼怪嗎。急縮轉身。端坐在榻上。閉目平氣。定了一會神。忽自笑道。大丈夫頂天立地。力闢千魔萬劫。這些小事。也能纏得住我嗎。他想到這裏。頓覺神智一清。接聽牕外的柳聲。已連敲了三下。正是三鼓時候。但是那鄰右的哭聲。越聽越覺雜亂。梁玄通頓時引動好奇之心。便披着衣履。悄步出房。直向鄰右那哭聲尋去。纔走不滿二三十步遠近。迎面橫阻着一段土牆。高約丈許。那片哭聲。仍在牆外。梁玄通此

時也顧不得土牆橫阻。便一蹤聲。踰牆而過。原來那隔牆乃是一所小戶人家。三間茅屋。屋後尚有一個小小院落。院內祇有兩株桐樹。一架秋籐。梁玄通便緣着桐樹。奮身躍下。祇見那三間茅屋。僅有靠北一間屋裏。尚有燈火。那燈燄微小如豆。作慘綠色。從一扇蘆牕射出。陰氣逼人。自聞哭聲之後。以至梁玄通踰牆窺探奇異。雖未寫出一人。而一片鬼氣。躍然紙上。羅兩峰工於畫鬼。恐亦不能專美於前矣。梁玄通便從牕隙之間。向房內窺探。見一白髮老嫗。伴着一個妙齡女子。圍坐在燈前。互相啼哭。接聽那老嫗說道。璉兒。這樁事。你也不能夠怨我的。這祇怨你的父母死得太早。不幸又陷在你那個惡叔手裏。纔鬧出這一場事來。璉兒。你此番前去。總算是登了仙界。現今你再給我罷。我今已七十八歲啦。不幸你的父母。都已去世。祇畱你這個孫女兒。滿想給你配個相當兒婿。我死也瞑目了。如今鬧得這般樣兒。若你去後。我還不是一死了事。那時若與你的父母相見。怎教我如何說話咧。他說着。又號啕慟哭起來。既念祖孫

相依爲命。復念死後無以對其子。若媳情絲縷縷。血痕畢現。世之嗜撰言情說部者。而對此種景况。恐仍不易夢見也。那女子忙忍住哭聲。接說過。祖母。你也不必如此傷感。無論他是神仙也罷。妖怪也罷。橫豎還有三四天的耽擱。孫兒的主意。

已拿定了。你老人家莫要發急，安心養病要緊。譬如你老人家沒有我這個孫兒，還不是一般的過活嗎？他說時雖然強忍住哭聲，然喉管中依舊抽咽不已。老嫗聽着，復又伸手屈指算了一會兒時日，接着顛簸着腦袋道：「是呀，還有三天呢。轉又合掌向廳外誦佛道：『活菩薩，你老人家大發慈悲，可憐我祖孫二人相依爲命，請你再另選仙姬罷。』說時，他又要哭出聲來。比時梁玄通深匿廳外，探聽得一字不遺。但是究竟是樁什麼怪事，尙不曾探得頭緒。若依他的心，就要破廳入室，詢問他個子午卯酉，轉思夤夜入室，已是驚人。加着那屋裏祇有一個老婦一個幼女，縱便前去，也問不明白。且易招惹許多是非。俺又寄居隔鄰，諸多不便。何如明日向別處探聽，倘能有力打破這一重冤獄，看來再待兩日也還不遲。他默忖既定，便躡身越過土牆，依舊回到自己的旅室。

義士行俠奮勇當前，每見不平之事，即挺身而進。若臨崖勒馬而村度事之利害得失，難得什佰之一二。如梁叟者，不伴勇於行俠，且富於謀劃也。

那時雨聲與蛩聲都漸自微細，就是鄰右的那片哭聲也覺隱約歇止。祇聽梆聲連敲五下，天色將次發明。接着鄰鷄喔喔高啼，那些遠行的旅客也都忙着起身。套車備馬，蹄聲橐橐，輪聲軋軋，鬧作一

團。梁玄通此時那能閉目再睡，便靜坐榻上。定了一會兒神，也就隨着大眾起身。夜雨初晴，朝暉甫上。那日光射在濕透的桐葉之上，越覺清氣撲人。大眾用罷早餐，許多遠客都紛紛上道。梁廣李世龍二人也忙着檢點行囊。梁玄通便止住道：「俺尙有些事兒耽擱，咱們暫且歇息兩天罷。」他接着就將昨夜所見所聞等事略說了幾句。李梁二人也覺這事奇怪，落得看他個收場結果。於是他等三人暫且住下。當日入暮，通常正是晚餐時候。可巧那天高陞店的買賣清閒，入晚店裏的堂倌都消閑無事。梁玄通又要幾色酒菜。他三人對酌之際，就有一個堂倌送飯進房。梁玄通趕忙將他叫住，詢名問姓。胡扯了一會兒，漸漸的引入正傳。梁玄通便劈口問道：「堂倌，你這個右鄰，乃是個什麼人家呀？」堂倌猛聽這一句話，頓時兩眼發直。單刀直入無怪，堂倌聞之一驚。默向梁玄通上下看了幾眼道：「梁爺，您問他家做甚？」梁玄通淡笑着說道：「你放心，俺並沒有別意，祇因昨夜那方哭鬧了一夜，細聽不是死人，却又不似吵鬧，這也是俺好奇，並無別的意思。那堂倌聽說，仍向梁等三人反覆看了許久，方說道：「梁爺是向那一路發財，現今做的是什麼買

賣梁廣頓時不悅。就想與他頂撞起來。梁立通一眼瞥見。急惡狠狠向他次子。使了個眼色。轉向堂倌笑道。店二哥。你真是忙人多忘事了。俺的小號叫。做梁盛昌。向以販布爲業。開設徐州府東門大街。計算已過八九年。大江南北。那年不來往三踏五踏。就是你這寶店裏。俺也不斷的來湊個熱鬧。難道你就忘却了嗎。他說時。便一手拍着那堂倌的肩頭。一手在自己盃中。滿斟了一盃燒酒。遞給堂倌道。老朋友。咱們多時不見。鬥一盃罷。梁叟信口開河自述此一段。洛史真有其事。歎抑臨時捏造之歎。吾知慧眼之人。可瞭解江湖道上詭詐萬端。雖如梁叟亦不能。而施此着足證行路之艱難也。這一盞既濃且熱的米湯。劈頭向那堂倌潑去。直把那堂倌澆得頭腦發昏。一時分辨不得。青紅皂白。暗自默想。彷彿是有這一樁事兒。再說什個堂倌九酒鬼。一見有人請他喝酒。直喜得眉眼都要遷都。怎肯輕輕的放過呢。便一個謝字尙未出唇。早聽忽淥一聲。那盃燒酒。喝個乾淨。如此一盃兩盃。那堂倌已喝得嘴臉冒火。漸覺腦袋有些亂搖起來。這時梁立通又接問前事。那堂倌笑道。你老乃是過路客商。又何必多管這等閒事。梁立通笑道。這乃是大家閒談罷了。一半天咱們渡江辦貨。誰還管的這等閒事呀。堂倌說道。

你老若說閒談。咱們就可以說他幾句。距離本鎮約十四里路遠近。有座豬頭山。那山

北有座馬王廟。相傳那白馬大王。乃是淮陰侯韓信手下一員溜馬大將。

好大頭銜以一流馬之馬夫猶

若是作威作惡苟使信存於人世尚不知其若何利害鄉人受惑真其愚不可及矣

這幾年香火極盛。每月初一十五的兩天。那遠近男

女香客。前往求財求子的。真是一眼也看不到邊。每年春秋二季。這位大王須出巡一  
趟。但是他這一趟呀。就得有兩個女子遭殃。他說什麼採選宮妃。一旦指定那家的女  
子。十日以內。倘不送去。非但你全家受禍。並還連累四鄰八舍咧。所以一家的女子中  
選。那左右十家八家的鄰人。都因此耽憂着慌。復又想了半晌。接說道。這右鄰紀家老  
婆婆。真是一個苦人。五年前他是有兒有媳的。不幸那年春瘟。前後不滿三箇月。小夫  
婦二人都一病死去。現今紀老婆。祇領着一十七歲的女孫紡織過活。不料七天以  
前。果然白馬大王。半夜駕臨。並選定他的孫女寶璉。梁爺。你想罷。他家祇有老小二  
人。今直將他那個小的。活活拉去。那紀老婆。又如何得活咧。因此祖孫倆已哭了七日  
夜。眼見還有三天。梁爺你們遲走幾天。還可以看熱鬧咧。

梁爺不但要看熱鬧且欲乘此大熱鬧而特熱鬧也梁玄通



笑了兩聲道。那個大王駕臨。你可見過嗎。堂倌將舌尖兒一伸。腦袋一縮道。您老真說得好聽。咱們是何等人。那能見得着法駕。李世龍接問道。那嗎。右鄰紀家的事兒。誰得見咧。堂倌笑道。俺也知爺們是要這般問啦。每年春秋二季。那大王發駕。總是夜靜三更左右。當頭乃是一陣黑風。凝空旋轉。這是人人都得見的。俺雖也見過兩次。那陣風兒。真來得古怪。倘若當頭碰着。香得人頭腦發昏。

妙一陣黑風何怪之有必言之  
活靈活現其愚真不可及矣

若見他的

法身。那除非是當選宮妃的那一家的家主們。方能得見。聽說這大王的法身。異常凶惡。青臉紅髮。虎頭獅鼻。所以十家當選的女子。就有九家不願伴駕。梁廣問道。那被選的女子。如何前去。倘若去後。又可能回家呀。堂倌道。去咧。倒是很威風的。非但自家安頓。轎馬護送。本鎮的士紳老爺們。還持香送到鎮外。說是香送一踏。可以免災一年。您若問那宮妃呀。他已隨大王飛昇仙界。那能夠再回家咧。梁玄通笑道。此地縣大老爺。就不管事嗎。堂倌連搖頭道。梁爺。您再別說罷。前任孫太爺。曾經說過。妖言惑衆。鬧得滿衙門裏見神見鬼。最後險些送掉自己的性命。

禁止妖言惑衆確是好官而竟鬧得見神見鬼最後險送自己性命此非大王真有此神

靈乃亂世之中正人不易入世耳作  
者確有深心讀者幸勿被彼瞞過也

後來這位買大老爺那敢再援舊案恰好與前任做了個  
反面每逢初一十五還到廟裏去拈香春秋二季如遇送妃等事他還派人前往護送  
咧。梁玄通問道廟裏可有幾個和尚。堂倌道三年前還有兩個道婆現已多時不見了。  
方要接說下去忽聽房外喊道張五少說些胡話明天當集咱們還要忙早市咧。堂倌  
聽這聲喊叫即便轉身走去。梁玄通等草草用罷晚餐他三人又討論了一會兒最後  
梁玄通說道無論他等是妖是怪好在祇有三天咱們倒要看他一個究竟復又悄聲  
說道倘若妖魔作祟咱們却要力除一方之害的三人商量既定次第安寢當晚右  
鄰祖孫二人直到二更以後又啼哭起來此夜梁玄通却不再注意了。光陰迅速瞬息  
已混過去兩天這日乃是紀家送女進廟的正日清晨之際那紀老婆已睡長睡短  
哭得如個淚人兒一般倒是那個妙齡女子紀寶璉反不會聽得如何聲響直到天時  
入午那些左右男女鄰人都爭着前來賀喜也有送花粉的也有送香燭的也有送糕  
餅酒肉但是人人緊皺眉頭臉上都含着幾分愁慘之色未久祇見全班鼓樂擺着一

乘彩轎奔來。前後左右包圍着許多男女老少。每人雙手持香一股衣帽堂皇。原來都是本鎮的士紳。那全班鼓樂與那一乘彩轎。以及女家所用的鞭爆酒菜種種費用。乃由全鎮人民合力捐助。並不須女家使用分文。當時的俗例。叫做免災費。不管你捐助多少。就可免除一年的災殃。因而一般人捐納此款。踴躍非常。比較捐助孟蘭勝會。還要虔心。世人對於此等虛無漂渺之事。則不惜重資解囊相助。而對於實利社會之事。則一文不捨。何故。乃彼儕之私利心。轉勝於公益心。故耳。小民愚昧亦太可憐矣。不過這次捐款

多寡。女家却不能私得一文半鈔。不足固由大眾攤派。餘數也盡這一夜喫喝乾淨。方纔消災除難。不然。那一方災難。依舊消除不了。並且還增加那中選的罪過。閑言少說。再說梁玄通等三人。當時也跟隨大眾。持香入夥。求免災難。那進退行止之間。全看着大眾的方針趨向。足鬧到日落黃昏。大眾便催新選的宮妃升輿。足催了四五次之久。那紀寶璉方濃裝艷飾。扶入彩轎。接着鼓樂喧闐。爆竹紛擾。可憐那個紀老婆婆。他也顧不得人多客衆。就在轎前拚來撞去。哭鬧個不休。好不容易。衆人纔將那紀老婆婆勸住。急將彩轎抬出。與平常嫁女的俗例不多。差異夫衆擁轎去時。梁玄通等也混在

其中護送。一直送到鎮北。眼見就要上山。大眾方命彩轎暫停。各人都向彩轎行了一長揖禮。各自默誦了一套消災除難的吉慶話。次第退回。祇留下全班鼓樂隊。與那些抬轎的夫役。等待大眾辭盡。就頓時將彩轎飛抬入山。梁玄通等當這亂雜之中。都退後讓了一步。各急換了一套短衣。就緊跟在彩轎之後追去。欲知他三人。追入廟中。究竟看得什麼奇形怪狀。能否掃除一方之害。請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清室定鼎而後。一般明室遺民。流散四野。什九不忘祖國。於是集衆揭竿起義者有人。合羣弔民伐罪者有人。甚至擊博浪之椎。擲秦廷之匕者。亦皆有。人。川東七傑。如李來亨。郝搖旗等。皆有其人。清史稱曰。川東七寇是也。川東一帶。所謂十三營寨者。皆李郝等費却數十年精血所團結。不意召當道之忌。大兵包圍。卒至冰消瓦解。自焚其身。且蒙盜賊不潔之名。實則耿耿孤忠。光照日月。本書多述此類奇聞軼事。記人之所不敢記。言人之所不敢言者。作者之認爲俠義者。卽如李郝之流。而與尋常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者少異。古今大俠。應以救國復仇。

者爲上乘。爲友不平者次之。再次不過好勇嗜鬥。不足以言俠也。是故一部江湖廿四俠。並非尋常武俠說部。蓋蓄有明清交替時歷史之價值。更富有一代英雄豪傑愛國之精神。與夫革命之經過。而陪筆之處。則描繪一時政治專制社會腐敗。事事入神。筆筆見血。此又非尋常武俠說部。所可得見者矣。

(三難字) 難聽之言、必忠言也、難交之人、必正人也、難讀之書、必奇書也、  
吾輩須要耐得此三個難字、

(六無字) 人能於身無病、於心無念、於人無往還、於世無交涉、於妻兒無愛戀、於死生無疑滯、天地萬物、同歸於盡、豈不大快、 (錄松文廬雜文)

第二十一回

過潯陽鄰舟探隱案

泊鄂渚河畔遇奇人

話說梁玄通偕同李世龍梁廣三人各持清香一炷隨衆恭送那新選的宮妃直送到鎮北那街市盡頭之處天色業已黃昏衆人便將清香齊集一處焚化復向那彩轎各行一長揖禮公誦了幾聲早昇仙界保佑平安的神話都掉臉各自回去就是縣太爺特派的幾名差役此時也算是各盡其職一齊回衙復命

奉公辦事不過敷衍了事而已觀此一斑即可知官家辦事之全豹孰願從根本盡職作者輕輕點此一筆洵叫醒一般官迷者匪淺鮮矣

祇有四名轎夫還有臨時公僱的四名夫役各燃起燈籠火把以及一班鼓樂直向馬王廟飛去此時梁玄通等乘此虛隙各人退後一步暗候大衆分散他三人便遠隨着那彩轎前行再說他等應手武器早已攜帶在身旁約計走了十數里路遠近果然迎面一座古廟黑夜之中也看不明白那門頭上什麼字樣祇見當門紮了許多紅綠並懸掛十來盞紅燈還有十多個附近農人都是衣冠齊楚專候在門前接待他等夾在人衆之中混進廟去祇見進門乃是三間大殿墻壁被風雨剝蝕朽敗不堪中央祇設了一筵酒席燈火却燃得通明再向後進看去也是瓦屋三

間中央神龕之上。却供奉一尊神像。乃古代戎裝打扮。青臉獠牙。形狀凶惡。大概就是那堂倌所稱的白馬大王了。那彩轎進廟之後。就落在前殿中央。復由那夥迎接的鄉人。搬出許多酒菜。各自狼吞虎咽。狂嚼了一餐。眼看時近二更。各人都說道。今年法駕歸宮必早。咱們還是早些迴避。又有人說道。是呀。去歲春季。徐家毛狗子沖動法駕。回家不到三天。就胡說亂講的死去。咱們又何必冒這個險。你言我語。彼此引古証今。的說得神乎其神。各人鬧個酒醉飯飽。就同往後殿。並行了一回跪拜大禮。轉身又在彩轎前面。同行一禮。禱告了一番。無非是求仙妃賜福賜壽。免災免難等話。酒醉菜飽。總算大事了結。

故大衆急急須歸。猶恐人笑其爲喫喝而來。於是想出許多怪話。引今證古。神乎其神。實則徐毛狗子沖動大王法駕而死。又誰見之耶。孰謂鄉人皆是老實漢子。

最後各人一聲呵喝。便將那彩轎仍置在前殿。紛紛燃燈持火而歸。梁立通等在暗中窺探。忽見這個活潑潑的女子。就棄擲在那四野無人的古廟之中。縱不被妖魔所害。也要遭盜賊與虎豹之殃。似這等蠻橫。真是出於天理人情之外。三人看得笑也不是。氣也不是。他三人閃在一旁。見大衆分散。那時若依李世龍梁廣之意。就要先將紀寶璉救回。以後如鬧出禍

來。再作計較。當時梁玄通極力阻攔道。這箇白馬大王。決定他不是妖魔。必是奸人藉此作惡。以咱們三人之力。打量還敵得過他。想他今夜也是必定來的。咱們倒看他是甚怪物。若說到這箇女子。臨時自有救他的辦法。李世龍梁廣等聽說。誰也不敢冒昧從事。於是三人在前殿覷角。尋着一處僻靜的所在。各自站定。當這緊要關頭。彼此都提起十足的精神。專待拿妖捉怪。約計又等候一盞更。眼見夜色已深。那寒氣夾着濃霜厚露。漸次侵透肌骨。三人等候得毫無動靜。彼此都覺有些發煩。正在躊躇之際。猛覺一陣旋風。從天空直撲進廟。頓時前後殿燈火的光燄。瞥眼間都變做慘綠色。陰風黯淡。鬼氣蕭森。好像有十萬妖魔。都混雜在這陣旋風之中。憑空跳躍。那心雄胆壯如梁玄通等。驟然經此一陣旋風。都不禁的打了一個寒慄。毛髮一根一根豎起。魔怪必有怪風。一陣若以雲龍風虎之說例之。此怪必近於虎類。然則此怪究屬于何類。抑奸人所爲。作者此時尚未能證明。但以余目光窺之。即使其爲真妖真怪。亦必道教所謂左道旁門之邪術耳。試觀其行動。必于深夜之間。方纔出現。足證其非正道之神。當時南北各地八卦教已盛行。惑人或者此怪即彼教魔術之一種也。梁玄通一見有異。便悄悄向李梁二人說道。咱們經意些。來勢很凶。却不能夠小視他。咧。李世龍梁廣二人也都提起精神。各將一根



短棍。揵在手裏。彼此一言不發。雙眼覷定前殿。梁玄通又牢牢囑咐道。你倆不可魯奔。須看俺的眼色行事。吩咐既定。接聽霹靂一聲。如山崩地裂。當這奇響互盡時際。又見一團黑影。飛滾進廟。就在前殿左右旋轉。真是繞得眼花。梁等三人的目光。同緊跟着那團黑影繞去。許久也看不清白。半晌。那黑影繞到前殿中央正廳之上。驀地止住。梁等再定神看去。原來是個彪形大漢。身高七尺。腰廣數圍。周身乃是古式的戎裝。鬚髮倒鬖發赤。兩顴作靛藍色。兩眼瞪起如鈴。血盆海口。張得如巨盃般大小。迭連怒吼了幾聲。便抬起兩臂。將滿桌的酒菜。如風捲殘雲似的。狼吞虎咽起來。不消一刻。已將滿桌酒菜。揮箇乾淨。比時那怪物已鬧得有幾分醉意。接着又進來兩箇黑臉怪物。都是身體高大。相貌猙獰。一色頂盔貫甲。走進前殿。便站立兩傍。專聽那藍臉怪物使命。直待他吃喝將完。便將兩手一揮。那兩箇黑臉怪物。就如狼似虎般。奔到彩轎前面。急將轎簾打開。如鷹攫兔似的。將紀寶璉扶擁出轎。架到筵前。那藍臉怪物。便抬頭看去。見紀寶璉那般打扮。雖非金鑲玉嵌。却也粧飾得嫵媚可人。便哈哈狂笑了兩聲。急轉身。

下座。踱步走近紀寶璉身邊。笑道。美人不必害怕。本大王奉玉帝聖命。鎮壓此山。此番選你入宮。也是你的造化不小。從今以後。你隨俺飛昇仙界。自可享受無窮的快樂。現今吉時已到。此地並非本大王的宮院。你好好跟隨俺們前去。轉眼可就到神仙世界了。他說話時間。伸手就要向前擁抱。好個紀寶璉。當時就改變尋常女子的態度。絲毫不現羞澀的形狀。急將纖腰挺起。柳眉倒豎。杏眼橫瞋。劈面就向白馬大王。很命的推了一掌。隨手即從懷中。抽出一把七寸來長的利刃。亮光奪目。直指那魔怪。怒聲說道。大王應自尊重。今日俺紀寶璉之來。本決定以一命換鬥的。大王乃是上界正神。舉動應當光明正大。爲地方造福。爲人民免災。乃是大王的職守。今大王全以妖言邪術。惑亂衆聽。舉動違背天理人情。此等說話是所責魔怪歎抑痛罵當時之官吏歎如錦如繡 卽如每季招選宮妃。就是悖謬的事。試問天人分界。既無交送。如吾儕鄉野女子。何能輕易飛昇仙界。俺雖至愚。亦不致如此昏瞶。此明是大王好色務淫。蹂躪良家婦女。似此等極殘至惡的舉動。是否正神應爲之事。俺紀寶璉雖是荒野之女。未多讀書。却尙少明理義。

大王今自稱奉玉帝聖旨。鎮壓此山。然在俺眼中觀之。若非妖魔鬼怪。必是奸徒借此惑人。俺初不敢前來。正因難捨祖母。恐俺去後。祖母必難久生人間。今既受威挾。不能緩行。惟有以死自求乾淨。俺應說的話。現已說完。如大王能自悔前非。彼此各行其道。俺仍歸家侍奉祖母。大王從此收斂形跡。也莫要再選宮妃。這非但俺紀寶璉一人感恩戴德。就是全鎮人等。也蒙賜福無窮。不然。大王前途。非俺所知。俺紀寶璉這一條性命。就可立死在這五步之內。俺也沒有別話可說了。

妙齡女子侃侃而談。無字不是天經地義。亦無言不是愛國愛民。乾脆爽利。讀之使人浮

一大

白。那白馬大王聽說。便猶笑了一陣道。想不到你這個小小女孩子。也敢在本大王

掌中使法。方要接說下去。那兩箇黑臉怪物。從旁怒惱道。這也是他未結仙緣。陽壽已盡。何必與他多說咧。二怪搶步上前。正要抓提紀寶璉兩臂。紀寶璉便冷笑一聲。舉刀直向那二怪砍來。可憐一個弱不勝衣的女子。任他如何猛烈。那裏是二怪對手。一轉瞬間。那柄利刃。已被二怪奪去。幸喜紀寶璉的身手靈活。兩臂尙未被二怪捉住。那時白馬大王。仍未打消憐香惜玉之心。見紀寶璉將被二怪捉住。兩臂頓覺有些心痛。急

搶前想撲抱美人。誰知紀寶璉益加猛烈。便一奮身。埋頭向白馬大王胸前沖去。鬧他個兩敗俱傷。不料仍舊被那怪物緊緊撲住。紀寶璉一時情急智生。便張開櫻桃小口。很命在那白馬大王的右臂咬了一下。祇聽狂吼一聲。便鬆開兩臂。紀寶璉乘此脫身。轉念又向階前栽去。自想一死了事。能說能行且能不惜生命甘願一死了事此雖莽男兒有時尚不輕易實踐其說而况一妙齡女子乎此紀寶璉之所以出類拔萃也猛聽殿角大聲嚷道。姑娘幸勿自誤。吾等來也。說時遲。那時快。祇聽撲撲幾聲。梁玄通等三人皆從殿角各持短棍跳出。李世龍就搶先將紀寶璉救送在殿角。急勸他安心少待。轉身又奔向前殿中央。那時乃梁玄通最先出手。他急舉起短棍。當頭就給白馬大王。來了個朝天一炷香。直打下來。那怪噉的一聲。轉臉見一老者舉棍繼續打來。一時兩手空空。無物抵禦。便從案上抓起一碗殘羹冷汁。接向梁玄通飛去。此怪祇能飛盃其技可知梁玄通雖然年紀老大。但是他臨陣時手眼非常敏捷。頓時橫掃一棍。早將一個飛盃打得五開八裂。碎磁紛紛落地。白馬大王一見便一手順勢就端起一張長檣。敵住梁玄通。此怪祇能飛舞長檣其技可知者又一接着李世龍梁廣接踵向前。又與那兩箇黑臉怪物。打作一

團無奈二怪手中祇有奪得紀寶璉的一柄利刃。其外別無一物。二怪很命的空手應敵。左支右擋。亂打作一團。再說那白馬大王。舞動長橈。敵住梁玄通。左來左擋。右到右擋。招架得活潑自如。並不見他怎樣喫力。若論梁玄通父子的少林棍法。本是學有根底。四海難遇敵手。誰知這個白馬大王。武藝實不在他之下。幸喜尙沒有應手的武器。不然更覺凶勇。

梁玄通精於少林棍術。雖非天下無敵之人。而其技術可算優者。不意甫纔出門。即遇敵手。可見奇士之外。有奇士。能人之外。有能人也。

一時梁等三人各

戰一怪。約計戰到四更將盡。那白馬大王的手脚。漸覺有些慌亂。就是那兩箇黑臉怪物。舉動也覺有些倉皇。當這時際。那紀寶璉從旁看得眼熱。轉身暗從堦前。擡了一方巨石。足有一尺見方大小。他一時靈機展動。暗到殿左一方牕臺之上。費盡全身氣力。舉起巨石。對準與李世龍交戰的一個黑怪。腦後奮力飛去。恰好砸着那黑怪的後腦。祇聽哎呀。頓時栽倒。李世龍乘勢又迎腦擊了一棍。直打了箇腦漿崩裂。那白馬大王猛見此狀。頓時大震。方一轉神。也被梁玄通打得暈倒在地。白眼直翻。祇有一絲兒餘氣。當時還有一個黑怪。見此形狀。怎敢戀戰。急想遠逃。眼見已被三人圍着。自量也抵

擋不開。他便拿定主意。將手中一柄短刀。扔去。雙膝跪下。哀呼大哭道。好漢饒命。識時務者

爲俊傑雖敗知機亦算好漢

梁玄通見他這般形狀。正好捉住一箇活口。好追問他等作惡的由來。便

喝住李梁二人。不許動手。梁玄通復又向前將他擒住。然後又尋了兩根麻繩。將他手

脚細綁。轉將燈火。重整明亮。最後由梁玄通審問他等作怪諸事。那黑怪也知大勢已

倒。料想不易逃命。便哭着說着。將他等如何結合。如何佔住此等山廟。如何借托白馬

大王招牌。每年享受許多利益。自前到後。說了箇痛快。原來那箇白馬大王。乃是個八

卦教的教徒。

原來是個八卦教徒前文寫得天花亂墜閱者真大受其騙矣

姓于名勝。雲南大理府人氏。武藝甚佳。十八般

武器。都能使用的得心應手。惟對於那教中種種奇術。却不甚精通。祇能使一種呼風

隱身術。其外僅可說得嘴響。不能實行。平日奔走風塵。全靠着一張嘴巴過活。後到浦

鎮。那也是事有湊巧。恰好豬頭山馬王廟裏。紛傳作怪。那時于勝觸動靈機。便借着這

等傳說。就大施他使風隱身之術。自稱是白馬大王臨凡。那時于勝又尋了兩箇副手。

一名甘奎。外號人稱當頭砲。一名劉寶。外號人稱掌心雷。就是那黑臉二個。却也是八

卦教中三四十等的英雄好漢。

英雄好漢而有三四十等之高其不夠料。可以想見作者罵人真不留絲毫餘地也。

自與于勝結合作一

團便狼狽爲奸。又在豬頭山後。闢了一箇山洞。爲他三人秘密會合之所。每次假托新選宮妃的女子。當夜就架到山洞之中。密藏幾天。便一船運到蘇杭等處。變成錢鈔。如此混了多年。粧妖作怪。那全鎮人民。真被他等騙得如痴如醉。視爲天神一般。他等因此也都大發財源。各人都要得錢囊充滿。不似平日跑江湖的八方求食了。此番也是他等紅運將終。恰巧遇着梁玄通等。直把于勝甘奎二人。送上了大羅天去。善有善終惡有惡報于勝自作孽而不可活也。祇賸劉寶一人。被他等擒住。就將他等經過之事。說了箇一字不留。大衆聽說。這纔明白。當時紀寶璉也走到殿前。特向梁等三人。一一拜謝了救命的恩德。瞥眼之際。那天色已東方發明。梁玄通當這時間。眼見橫倒着兩屍。都在殿前的塔下。不禁的眉頭一皺。都有些發起愁來。乃因這樁事兒。既鬧出兩條人命。恐怕不易了結。便又與李世龍梁廣等。計較了良久。若論梁等本意。却都不願報告官府。但他三人又不願就此虛下。移害鄉人。左右爲難。都想不出一箇良善辦法。最後還是紀寶璉挺

身說道。諸位好漢。不必煩心。這樁事兒。乃由我身上發動的。自應由我出頭報案。說明事。竅決不累人受罪。倘若發生別種枝節。或因此牽涉人命重案。我就以一身抵償二命。也是心甘情願的。紀寶璉乃一貧家女子。能具有如此識量。如此氣魄。非巾幗英雄而何。十步之內。必有芳草。觀此益信。草莽之中。非皆無英雄好漢者也。說罷。他便轉身走去。梁玄通猛見紀寶璉這般豪爽。不因不由的暗自喝彩。急起身攔阻道。紀姑娘。這事也不是如此辦法。俺等並非怕事。也非怕官。祇因俺等乃是遠路的行商。急須上道。恐怕因此牽延時日。現今姑娘若能做箇這一案的註人。好在劉寶是箇活証。俺們都出頭報案。豈不大家都落得清白乾淨。並可趁此剷去禍根。使大眾都曉得除了一方之害。倘若日後再有此等妖魔作惡。人民也不會受他等欺騙了。紀寶璉及李梁都聽這話。說得有理。便一口同聲。遵照梁玄通之話做去。那時紅日東升。四鄉人們都爭着各忙早膳。梁玄通便將劉寶。交給李世龍。梁廣二人看守。他即偕同紀寶璉入鎮。急使尋找全鎮的鄉董。以及當方地保。各將當夜的情形。詳報了一遍。頓時喧傳全鎮。嚇得大眾都不敢相信。還有幾箇多心懷疑的人。尙有疑到梁玄通等。不是良民。有意鬧



出人命重案。誣陷那一方推戴的活神仙身上。借此消災滅禍的。那時幸喜紀寶璣。乃是全鎮通知的新選宮妃。又有高陞店酌店夥。証明麩玄通等確係遠路來的客商。此有為證。且不足以取信於人。烏乎彼鎮人士。真其愚不可及矣。最後還有劉寶璣証纔。報請江浦縣的縣太爺。當派全班捕快。

飛往他等山洞老窩之中。搜出許多八卦教的興妖作怪等物樣。更有幾樁大商已報的失去贓物。以及春季被選為宮妃的唐氏采蘋。各方皆有切實的証明。這纔將梁玄通等冤獄。洗箇清白乾淨。當時江浦的縣太爺尤福明氏。要想迴護他平日誤信奸人作惡之過。也不可能。人無私心不說公話如尤福明之辦白馬大王一案必先迴護本身誤信奸人之惡可見為官吏者輒曰忠直無私皆是欺人語也便特辦一件

公文。加上劉寶一箇喧傳邪教。妖言惑眾罪名。辦了箇永遠監禁。至對破案方面。祇叙了他衙門裏全班捕快一番功勞。將梁玄通夜戰之功。不曾敘說一字。合縣的士紳探得此案結果的真相。都很覺不平。但是那時清帝建國未久。官府威權。異常重大。雖屬小小一箇縣令。儼然是百里恁至尊。發令如山。誰也不敢強辨。祇好暗代梁玄通等不平而已。倒是梁玄通因此却極其高興。因為他等來報之初。並非懼禍。正怕居功一旦

報功公文之上。書載他等姓名。反累他等。此後行動。諸多不便。難得如此。大家都落箇逍遙自在。並好仍舊進行。各人已事去了。這案結束之際。那合縣士紳。將梁玄通等看得異常尊重。因他除却一方之害。異口同聲。都稱他是萬家生佛。世界公理。其最平正者。均在家鄉僻壤之間。凡社會益繁雜之處。其公理則益不足恃。若云官府更無公理可言。此世風之所以日薄人情之所以日險。蓋不自今日始也。那紀老婆婆。與唐采蘋的父母。又因紀

唐兩箇女子。都蒙梁等救出火坑。那一番歡喜。與加厚的款待。自不必說。最後唐紀二女。都寄在通梁玄名下。認爲義父。日後都隨侍梁玄通左右。練就全身武藝。做出了許多驚人之事。這都是後文。暫且緩敘。接說梁玄通等。因這一重公案的糾纏。已遲到十日之久。仍是不能脫身。後因梁玄通急於動身。辨理川事。方不辭而別。一日。結清高陞店的賬目。乘着大衆未左右。他三人便悄悄聲行到江岸。僱了一艘擺江渡船。高掛風帆。直飛到石頭域下。當晚一宿無話。次晨誰也不敢停留。就包了一艘小號的滿江紅民船。破浪乘風。直向揚子江上流飛去。當時秋江霜滿。寒凍風高。看不盡蘆葉蕭蕭。荻花瑟瑟。青山隱隱。碧水悠悠。光陰迅速。不覺又混過去多天。瞥眼之間。已舟抵潯陽。梁

玄通因爲風波勞苦。預時便吩咐船家道。這幾日的天氣清爽。早晚咱們舟過潯陽。可以歇息兩天。再往前進。船家奉命之後。那日已行抵潯陽江畔。日光纔漸漸的偏西。那夾岸蘆荻之中。時見三五漁船出沒。船小如葉。那罾網浮沉在江面之下。忽隱忽現。加着水鳧上下。沙鳥翻飛。與往來的帆影閃灼。在波紋浪影之中。橫映着紅赤日光。演出金蛇萬道。輝煌燦爛。眼見着斜陽西落。那些漁船之上。都紛紛收罾晒網。天然一幅圖畫。王麓喜歎王煙客歎非具有畫師之筆者孰能描寫一二耶。接着又是一片歌聲。與那行船的櫓聲。舟子的笛聲。晚風行動的波聲浪聲。彼應此答。非常幽韻。真是別有天地。不似人間。那時梁等的行船。已停泊在一處港口。梁玄通便出船艙。閒賞那江面的風景。直到暮露掩日。寒霧橫江。大衆都看得身入畫境。直看到夕陽啣山。歸鴉噪晚。那一星星的漁火。時在蘆灘之中。忽明忽滅。鱗光蕩漾。江面上復又變化一番景象。黃昏將近。猛見江面的下流。駛來一艘官船。風帆高掛。流箭般直飛過來。眼見將近梁玄通等船隻。風帆也漸漸收落。那隻官船也漸漸行得緩慢。接着祇見那船。打了幾個磨旋。便繞到梁船側邊。下錨停泊。恰好與梁船結

了水面的比鄰。相隔却在咫尺。奇峯陡轉山徑紆迴又如兵家善用奇兵每於常人不經意處橫點一筆猛可提起閱者精神然無扛鼎之腕力決不能用此奇筆也

那船停泊安定。燈火齊明。全船聲勢非常煥耀。中央的桅桿高飄着一面赤紅官旗。上書前任歸安縣正堂吳八字。前艙左右並排着兩盞高脚門燈。燈上也書此等字樣。那船艙前後的箱籠什物擺列成行。男僕女婢往來進出的川流不息。梁玄通留心看着。便暗自思忖道。若看他旗幟上的官銜。也不過是箇七品縣令。況且還是解職的官吏。又算得什麼。若論他這等聲勢。簡直是箇封疆大臣的模樣。又復長嘆了一聲道。似這等爲官做吏。又何能夠爲人民造福。歎息了一會兒。也就棄擲一旁。不再作他想。晚膳既畢。梁玄通又與李梁二人閒談了許久。各自安寢。那時已是二更已盡。三鼓纔轉。他三人安然睡去。那梁玄通一覺睡醒。接聽河畔更鑼。噹噹已連敲四下。便翻身出艙。澈溯仰見星斗交輝。霜露刺骨。四顧寒江的夜景。越覺淒清。再看那艘鄰船艙外弄船的夫役。雖都酣然大睡。但是艙內燈火越發顯得輝煌。夜深未寢乃是常事燈火輝煌亦是豪家常事原不足奇然由作者之筆形容

描繪便若別開天地斯非匠心獨具者曷克臻此耶

時見一二箇中年男僕。時向艙外張望。梁玄通隱身在黑暗之地。

竊看他等神色倉皇。好像各人懷中都有極大的心事模樣。一時梁玄通又牽動探奇之念。也不再加思索。就折身潛伏至本船的右牕以外。一條跳板之上。恰好鄰船的左牕虛掩一隙。梁便乘隙向內進窺。誰知他這一窺探。却又引出一場莫大的冤獄奇案來了。接說梁玄通一眼瞟去。祇見那正艙軒敞廣闊。中央橫設一坑。一箇年約四旬的官吏。居中端坐。尖耳削腮。雙目閃灼如電。蓄着兩撇八字烏鬚。却生就一副小上坎裏劉敬祿的嘴臉。真是一副好模樣兒左右環立四婢。都纔到及笄之年。打扮得花枝招展。又有兩箇少年俊僕。就是那時向艙外探望的兩人。還有一艷粧少婦。年紀不滿二旬。匍匐跪在那官吏座前。嗚嗚啼泣。那官吏座側。又坐了一箇小頭小腦的長者。長者而小頭小腦是爲人可想而知年約五旬。彷彿是那官吏的幕友。當時便向那少婦。婉言勸解道。劉夫人。我看這椿事兒。還是允從照辦的好。晚生承東翁的栽培。真可算得是再世父母。晚生所以仰荷厚恩。雖屬東翁與尊夫人。深仁厚義。使我肝胆塗地。不得不然。但晚生耿耿忠心。甘做尊府的狗馬。好東西好寶貝好貨色虧你自己說得出口。這是東翁與夫人所深信的。試問天下幕友很多。能有幾

人如俺毛發祥。毛秦生。這等忠心護主。又有幾人。這並非晚生自吹。當面撒謊的。既然如此。似這一條妙計。乃是救尊夫婦出死入生。並且爲東翁報仇洩憤。豈不是一條萬全之策嗎。夫人須知夫人名節事小。東翁的事業確大。夫人理應看破些兒。幫助東翁一臂之力。大概東翁雖至糊塗。決不致埋怨夫人胆大妄爲。再說那閨房之樂。不過十天半月之中。在彼在此。還不是一樣嗎。好幕友竟能於閨闈之中深獻奇策其人格卑陋可想而知那官吏也笑着說道。劉玉儂。你自被我收房以後。俺吳之榮待你總算不薄。此番這事。實與俺有生死的干係。雖然你與莊廷鑑。也曾有一回主僕的名分。但是骨肉親愛。總得讓俺吳之榮厚些。秦生這一條計策。也是爲你我終身前途設計。其中得失利害。毛師爺他已說盡了。總之現今這樁事兒。就全靠着 you 一人賣力了。將來俺能高陞祿位。怕不是你第一箇功臣。那時要怎樣就怎樣嗎。玉儂。你也好仔細想一想。看劉玉儂仍伏在艙前。嗚嗚啼泣。吳之榮又逼他說話。良久。劉玉儂仍是搖頭說道。這樁事。無論老爺如何辦法。妾身決不破敗的。若要妾身前往。以色媚人。妾身實難遵命。一者莊大人處。乃是故主。妾身又

怎忍下此毒手。再說妾今既以賤身侍奉老爺，如何再向他人獻媚。雖然此事，我老爺原諒，妾身問心也實在有些做不出手。此事祇求另派他人，妾身就死在老爺面前。也是不敢違命的。

侃侃而談有丈夫氣，若與吳毛兩人之言相較，愧煞鬚眉。

吳之榮聽了這番言語，頓時氣得臉色發灰，半

晌方冷笑勉強兩個好字。若看他與毛發祥的神色，恨不能立時將劉玉儂碎屍萬段。方消其恨。三人默然相對，不作一言。再說梁玄通從牕外窺探這樁隱時，雖知其中確有莫大的關係，但究竟分辨不出什麼事兒。復又聽說莊廷鑑三字，驀地一驚，便暗忖道：此人乃是吳興南潯鎮的富族，又怎麼與他有仇咧。想他莊氏九龍，皆負奇才，並都與明室復社頗有關連。此君倒是我輩中人。後窺吳之榮等那般形狀，好像已與莊氏結有什麼深仇大怨，便又默忖道：果然他等起心不良，俺倒要幫助他一臂要緊。

古今

英雄俠士大多肝胆照人，有時路見不平，雖欲平息，不問亦不能自制，所為血性男兒，什之八九好動，觀梁玄通一人，即可概其餘矣。

他默想既定，轉臉又向那艙內窺

探，祇見艙內燈火熄滅。那吳之榮等却已安歇。梁玄通祇得回到自家艙內，倒身復睡。誰知他這一覺睡醒，業已赤日高升。因為他原說在潯陽歇息兩天，所以次日未曾開

駛。但是比鄰那隻官船。早不知開往那方去了。梁玄通急向本船的船夫詢問。無如萍水相逢。誰也不會留意。梁玄通頓時非常納悶。然亦無可如何。於是將夜間窺探之事。穩瞞得一字不提。就是與他偕行的李世龍。梁廣。也不明白夜間之事。那船祇在潯陽停泊了一日。第二日清晨。就掛帆直向漢皋進發。不多幾日。那船已停泊黃鶴樓下。此時那船纔傍泊安定。忽見一個女丐。女丐來得兀突必非常人兩鬢飛霜。年紀約在六旬以外。呵腰曲背。左腿還有些兒微癢。頭扎一幅青布頭巾。左手挽着竹籃。右手柱着一根籐杖。兩步一跛。走到梁玄通船前。嚙嚙的向着梁廣等憨笑。李世龍。梁廣等。瞧着並不覺意。許久。還是李世龍見那女丐。形狀可憐。便隨手取出一串制錢。扔上河岸。那李世龍的初意。不過是給他幾文。可以夠他去飽餐一頓。誰知他將這串錢。隨手扔去。那女丐却不慌不忙。伸手接着。再一反手。飛敬回來。相隔足有一丈遠近。那串制錢。不偏不倚。恰好仍從船窗中飛進。仍舊落在李世龍懷中。再看那箇女丐。依然是嚙嚙價憨笑不已。嚙嚙是笑裏藏刀。歎抑別有美意。歎吾可決其必非通常之憨傻也。既不前進。也不遠離。李世龍。梁廣二人。同看這般形狀。都暗



驚那箇女丐不是常人。但是他倆心坎上。雖如此想。口中却不知應當對他作何種表示。二人已在兩難之際。可巧梁玄通午夢方醒。正從後艙出來。忽抬頭一見那箇女丐。便猛喫一驚。急向他的次子問道。你倆現在此地。鬧些什麼。梁慶等猛聽梁玄通這般詢問。他與李世龍二人。都面面相覷也。不知他詢問的用意。也不知怎樣答話纔好。又久。梁玄通忽正色說道。你倆如今已得罪了人啦。李世龍聽說。暗想大概是方纔給錢的事兒。便將方纔給錢的事兒。略說了一遍。梁玄通聽着。便接連長嘆了兩聲道。江湖上能人很多。你等既然無此眼力。就可不必多事。如今討了這場沒趣。我看你等怎得下臺。梁玄通殷殷以女丐爲慮。此女丐必於無形間別有表示。不然梁玄通決不如此怨尤。而李梁二人。絲毫不覺足見世難。說時。祇連連嘆息不止。欲知此女丐。究竟是箇何等奇人。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八卦教在清代康雍時間。亦頗具有一部份勢力。而其懷抱之中。亦多存及反清復明之念。未始非一代恢復漢室湖山之志士。但是人類龐雜。全恃邪術弄人。故日久衆多。不免有害羣之馬。因是卒至無結果而散。此雖一時國運不

然亦若等不務正道而自敗也。

順康之間。明室遺民。舉凡少負賢名者。多爲文字獄所陷害。其最顯者。爲吳興莊廷鑑。及桐城戴名世二案。其間牽涉無辜極多。爲一時莫大之冤獄。本回對於莊案。約略提及。其詳情當續見後文。蓋藉此以形容帝制之專橫。實爲人類所難堪受者。江湖義俠之事。挺身走險。洵非得已也。

女丐突然而來。噉噉憨笑。始終未作一聲。而梁立通見之。卽知其來意不善。一似有意尋衅者。尤奇者。梁立通並未與女丐交通一言。卽視女丐若勁敵。並若自怯。非其敵手。此種看法。洵非局外人所能瞭解者也。

俠魂再評曰。會教係龍蛇淆雜之區。白蓮八卦等教。創始者何嘗非無主義者。宗旨正大。聲勢日充。無如人員複雜。其恃勢凌人。借術惑衆。在在爲社會國家禍。卽如目今各處爲非作歹者。無不以入幫進門爲護身之符。甚至閭閻不安。市井騷擾。法律難治。驅除乏術。吾儕小民。實受其苦。竟無從訴。嗚呼。誰之過歟。

窮通得失、操之於天、博古通今、操之於我、操之於天者、吾不能與天爭、操之於我者、人不能與我爭、

受連城而代死、貪者不爲、然死利者何須連城、携傾國以告殂、淫者不爲、然死色者何須傾國、

天地清明之氣、在天惟月、在地惟水、每於溪橋池畔之間、雨霽風輕之夜、一玩此景、洵足以蕩滌胸中之邪穢、而消融人心之渣滓、

生無一日歡、死有萬古名、豪傑必爭萬古之名、庸俗但貪一日之歡、世間多有愚蠢而享富厚、智慧而居貧寒、然富厚而愚蠢、實不如貧寒而智慧、况智慧而貧寒、終必至於富厚、愚蠢而富厚、久必至於貧寒、

(錄松竹廬雜文)

第二十二回

梁玄通半路遇仇人 顧凌霄深宵破魔術

話說李世龍聽梁玄通之言。也不知那個女丐。是何等奇人。便與梁廣二人。默默納悶。轉看那個女丐。憨笑了幾聲。折身走去。梁玄通驟然瞥見。急搶步登岸。笑臉前迎道。老友。是從何處趕來的。如不嫌扁舟狹小。何妨屈駕一談。女丐之來焉固奇而梁叟之迎焉亦奇此二者皆非至愚且非絕頂聰明人不能如此足證世道雖廣而步履爲艱也女丐站定。向梁玄通打量了一番。方冷笑兩聲說道。多謝你的美意。

咱們後會有期。改日再見罷。說話之際。突抱定兩掌舉起。向梁作拱手禮。梁驟視之急。注視女丐兩掌。閃身退避一步。怒聲急喝道。請住……復拱手還敬一禮。他倆拱手作禮之際。祇覺他倆四掌相離的空處。颼颼兩響。接聽女丐連聲點頭笑道。領教……領教……便轉身一顛一簸的走去。女丐與梁叟互行其拱手之禮果行禮歎抑各暗擊之法彼此格鬥必是天下第一等之傻子也梁復覷定女丐後身。直待他走得不見踪跡。纔轉身回船。那時他的神色。頓覺疲憊。跨進艙後。也不作聲。急向木坑之上。盤膝打坐。閉目養神。此時李世龍梁廣。雖明知有異。誰也不敢詢問由來。祇聽梁玄通的周身骨節。格格響箇不止。直待梁玄

通靜養了半晌。方將雙目微睜。長歎了兩聲。說道：是非祇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若非俺的體力素強。早已喪在他那飛掌之下了。李世龍梁廣二人聽說。方敢接問那女丐。是何等人。以及他的來意。梁玄通便不慌不忙。接次說道：他姓穆名珍。外號人稱百靈聖母。乃是八卦教赫赫有名的首領。他與通天教主王胄。玄武法師周巽。同係元通真人姚光教的受業弟子。他內外工夫。無不高人一等。刀槍劍戟。十八般武器。件件精通。自不待說。並練成一雙黑沙掌。百步之內。可以撲風擊人。使人筋斷骨碎。又練成三面神旗。勾魂攝魄。百發百中。他應手的武器。乃是一柄斷鋼軋鐵的七寶刀。真耍得神出鬼沒。江湖中人。一見他舞動這件武器。都稱做鬼見愁。如此。就可見得他的利害了。穆珍一身武藝。由梁玄通口中一一表出。不但補述穆珍之爲人。並可證明梁叟初見女丐時。突自震驚之由來。所謂英雄識英雄。好漢識好漢。更可帶寫梁叟之武藝。亦不惡也。俺與他曾在長安道上。途遇一次。並無什麼深仇大怨。此次他來。那一種精神上的表示。俺就知他的來意不善。你倆須知。那八卦教的規矩。凡要向人尋事之時。他若正面向你站立。男左女右。一手撫胸。手作八字向上。必定是來尋凶找惡。若將八字向下。乃是前來探聽事

務的。這是他教中公訂的法則。你等須詳記明白。俺因見他這般形狀。就料定這事不易了。結啦。究竟他因何事。與咱們作對咧。後來俺想到馬王廟的血案。或者他來給予勝等報仇。也說不定的。無論如何。這幾天之中。咱們都須特加留意。料他未必甘心。從此不來的。李梁二人聽說。這纔明白。他三人閒談時。梁玄通便將雙手伸開。祇見掌心手背。猛現出一條條血痕。皮膚之內。密現許多血點。形如散砂。赤紫且黑。梁玄通隨指隨說道。他練的是黑砂手。俺所練的是紅砂手。他拖掌一拱之時。正是暗運周身三百六十骨節的精力。乘着一股真氣飛來。紅砂黑砂等手相傳係江湖術士。藉此炫奇。若說實在工夫。並不見如何特別。然持此說者。仍非武術之內行。今聆梁玄通之言。彼等砂手均係有實在工夫。並非術士欺人之說。烏乎百問不如一見。觀此益信。斯言不我欺矣。那時俺若無法抵擋。重必喪身。輕也折損。

筋骨。幸俺運用紅砂手抵擋。所以俺拱手答禮之際。兩方相離的中間。雖格格響了幾聲。那時正是咱倆掌風最猛烈的拚鬥。論理紅砂應較黑砂強勝些。所以俺祇傷損皮膚。李世龍問道。想那穆珍的掌心。必定傷損啦。梁玄通搖頭道。這須看他們工夫如何。俺也曾細看他使手法。却很精強。未必就受傷損。今看他三日之內。可再來否。倘若他

從此一去不來呀。那就難免筋骨上不受些傷損了。如他那一副身手。性命。却不會受危險的。三人談了許久。不覺又混到黃昏。晚餐而後。梁等三人便登岸散步了一會兒。直逛到時交二鼓。他便折身回走。準備回船安寢。次日方好早時換船。直泛洞庭。三人轉身。約行二百餘步遠近。忽聽身後趕上一人。輕輕的向梁玄通肩頭一拍。道：「四弟。你怎到此時纔來。可真把俺急壞了。」梁等急轉身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他等欲須專誠拜謁的顧鵬。彼此四人皆在意想外。遇見那一場快樂。真是總持十萬毛錐。也寫他不盡。顧鵬再定睛細看。見與他妹婿同行的。除却次甥梁廣。就是李世龍。急問梁玄通道：「郝國雄怎不一同前來。」顧鵬與梁等初見未及數言。即詢郝國雄踪跡。其用心處真精密如髮。梁玄通道：「現已派他北上。專謁健兄去了。你因何又奔來此地。現今住在何處。」顧鵬急轉問道：「你們現住何處。可僻靜麼。」李世龍道：「咱們尚住在河下。準備明晨換船。趕往尊府去的。」顧鵬急搖頭道：「這可不必了。我看船上却很僻靜。咱們還是上船再談罷。」大衆却贊同顧說。便放開快步。同奔回船。彼此進艙坐定。梁等三人復與顧鵬行了一個相見禮。梁玄通就將大鬧周家

樓之事。以及羣雄會議。李郝投書。分道進川等事。以及馬王廟降妖一節。約略說了個大概。顧鵬便笑着向梁玄通說道。俺早說你年紀雖老。火氣太強。倘若沿途你不管閒事。咱們豈不早日見面。說不定此時。咱們皆到了川東呢。梁叟老誠穩重已不可及。然顧氏猶謂年老血氣仍剛。並責其不應多管閒事。梁聽其言。默笑不辨。所謂棋高一着。遍手逼脚。可見世界之大。而強中有強。霸中有霸也。俺早想到尅日計算。應說本月以前就得舟抵洞庭。後來咱們日望不來。又無消息。就很覺奇怪。原來如此。咱們今天若不見面。還不知何年何月。你纔舟抵洞庭呢。梁玄通被他說得默笑不語。復後梁又詢問顧的景況。與他來鄂的原由。顧鵬也略述了一番。按顧鵬自將李郝二氏送走之後。便急盼望梁等

赴湘。誰知一瞬多天。不見消息。那川東一帶流散的同人。都紛紛奔往洞庭。顧鵬一時鬧得毫無辦法。可巧馬騰雲自武昌飛去一信。說有要事。急待商量。顧鵬接信後。即輕裝就道。按書尋址。迨與馬騰雲見面。方知馬騰雲請他赴鄂。乃是密商聯合八卦教。再圖大舉的事。由此顧鵬得馬騰雲的引見。便與王胄周巽等接談了幾天。顧鵬總覺他等邪氣太重。恐不易成正果。清代康雍時際。八卦教流散四方。頗佔一部份勢力。然亦是反清之行動。苟其行爲正大。未嘗不可。逐胡出關。恢復漢室。惜其捨正道。弗由專以邪



術感衆以致一敗塗地不可收拾。顧鵬一見王胄周巽即知其難得正果。卒不與彼同謀。確有卓見。其才智洵非常人所能及矣。

又與馬暗地磋商。專待黃泰梁立

通等趕到。再謀他法。若說八卦教方面。議定與他無形告絕。各行其道。比時顧鵬在漢。正因專待梁等不多幾日。仍與馬騰雲同行。回到洞庭去的。彼此各談過去已往等事。非常快意。當晚顧鵬就在梁等船上晚膳。轉眼之間。那河畔巡鑼。噹噹連敲了三響。他等仍談得精神抖擻。不覺厭倦。彼談此說。直到天近四鼓。河畔的行人都不見踪跡。萬籟無聲。四野皆靜。大衆仍在高談闊論的時候。忽聽格格兩聲如山價響。大衆頓時一驚。李世龍梁廣二人就要搶步迎出艙去。梁立通便正色喝住道。少要大驚小怪些。咱們說話要緊。他雖作如此說。却暗忖日間穆珍的事。心坎裏已覺有些捉拿不定。顧鵬復從旁說道。這兩聲。確響得奇怪。現今八卦教的同人。散在此地很多。他等都借重邪術。四處搶劫。安見不是他等來此胡鬧。咱們倒要驚心些。梁立通到此。便將日間與穆珍鬥技的事。略說了幾句。顧鵬聽說。又默想良久。忽起身說道。對了。必定是來給于勝報仇的。俺曾聽周巽說到馬王廟于勝慘死的事。他說時惡狠狠的非常動氣。俺因他

未曾說出殺人的姓名。所以未曾留意。今如你等所說。這必定是穆珍。有意爲難。後又說道。哎呀。那穆珍的三面攝魂旂。却很利害。咱們倒要特加留心些。深夜奇響無端而來。他人視之尙不覺意。而顧氏視之則認爲不可輕視其用心之精細。又加梁叟一等矣。他的話聲纔止。猛覺他這船隻搖蕩掀簸起來。好像在那汪洋大海之中。受狂風巨浪鼓動。不能歇止。大衆越發驚異。再向江面瞰看。浪靜風平。他

船並不見絲毫移動。這越顯得已中妖術了。當時全船人等。那些弄船的夫役。卻從熟睡中驚醒起來。對看着發怔。不知怎樣纔好。幸善願鵬多藝多才。九流三教。他都深知奧妙。神色不變的向大衆說道。諸位不必驚慌。俺今至此自有辦法。急吩咐全船前後熄滅燈火。又囑內外人等。不可少動。願鵬便當艙門。盤膝打坐。又要了一盞淨水。滿啣在口中。雙目低垂。捏指念訣。祇覺那船搖蕩掀簸。越加利害。又久。那船前艙忽然高起。後艙忽又低壓。接聽嗚嗚一陣風響。突然一團黑氣。直飛近艙。迎向願鵬。撲來。頓時一陣冷風。如刀鋒劍銳般。向願胸前直刺。他的皮膚之上。如猛被蜂蠱蝎蚣所刺。痛得發癢。願鵬見來勢甚凶。急將左手所捏的一個太乙結。高高舉起。雙目圓睜。提足丹田的

真氣奮力將口中淨水直噴向前。忽見一股白光從他的口中飛出來。如電光閃動。大眾從這道光中看去。都見那一團黑氣頓時散開。再聽砰然一聲。如山崩石裂。於是嚇得艙外的船夫一箇一箇骨軟筋蘇。瑟瑟作抖。就是梁等三人。同見這般異狀。也都目瞪口呆。寫穆珍使用邪術非常利害。寫大眾畏懼邪術非常恐慌。此非形容穆珍之凶惡實欲藉此捧出顧鵬閱者幸勿見其五光十彩而被其瞞過。接次那船身仍恢復原

狀。不似先時搖蕩掀簸了。顧鵬急令船夫燃起燈火。向前艙門首尋找了一番。恰在艙口船板之上。拾得一面三角黑旗。全部祇有七寸大小。旗的中心。乃是粉畫的一個八卦。四圍繞着七星。旗桿乃是一根竹針。上穿着一個掌旗的紙人。赤身露體。胸前又安了一道硃符。周身却燒得枯爛。一星星的堆着許多血斑。顧鵬提着給大眾看了一周道。這就是穆珍的攝魂旗。今夜俺若不來。祇須半箇時辰。這全船火等的真魏魄。都要被他勾去。終日昏睡不醒。多則五天。少則三日。都田心痛而死。轉向梁立通便道。這恐不是你那少林拳紅砂手所能與他對戰的。說着。便將那支小旗與那紙剪的人兒。順手扯個粉碎。隱約之中。還發現一股腥臭之氣。大眾看着越發驚奇。梁立通道。你是用

何法術。破他的妖法咧。顧鵬笑道。俺這練的是太乙混元精。乃是專練內工防身的秘訣。此法雖然傳自玄門。但如今能此法者。很不多見。若說這法的效用。非但可以破此妖術。舉凡一切邪術妖物。若遇此法。無不立破的。太乙混元精爲玄門闢邪除妖之法。亦爲顧鵬將來冲鋒冒險之護符。凡說部中出一重要人物。必先描寫一段新奇故事。而其所述之事。必較其現出之人。更加利害。非如此則不足以形容其欲出之人之好身手也。你們放心罷。今夜他決不敢再來啦。

不過這一段仇恨。愈結愈深。早晚他還得要來尋事的。梁玄通頓時不悅道。既結冤仇。這也無法求他原諒。好在生死祇有一回。那也祇好各人碰運氣了。顧鵬淡淡笑了兩聲道。你這大年紀。火氣還這般高旺。真算得是一塊麻薑。閒談時候。不覺又混到五更一點。大眾纔次第睡去。這一夜果然毫無動靜。次晨天纔發曉。那左右鄰船人等。與河畔貼近居住的平民。却忙着扶老携幼。復來詢問夜間的事兒。恰遇着那位顧老先生。他極謹慎。不亂說話的。現見紛紛來客。盤問夜間奇響之事。顧鵬便向大眾。使了一個眼色。轉臉一一答復那些問客。那便做出那大驚小怪樣兒。劈口咬定沒有此事。並即呵斥詢問人們。莫要聽信謠傳。妖言惑衆。大眾聽顧鵬這番說話。越發鬧得不明不白。

然又無法證明那事的虛實。祇好掃興而散。他等去後。顧梁二人。正想去同訪馬騰雲。密商進行的辦法。方要起身。忽見一箇幼童。年約十一二歲。身穿一套紫花布襖褲。足蹬一雙鷹嘴紅鞋。頂上蓄髮。長約尺餘。散披兩肩。五官端正。眉目姣好。手持一簡。又出小將垂髻束角而能獨身投書其膽量之雄壯已非尋常兒童可比矣。走到船前。便一箭步上了船板。卽向前艙走近道。此地誰

是梁立通先生。梁立通聽問。急迎向前笑道。俺正是梁某。轉向那幼童的姓名。那幼童笑道。俺姓董。名叫玉寶。外人喚俺紅孩兒。今奉俺師穆珍之命。送來一書。今日午後。俺師專在黃鶴樓左側那荒場中候駕。去不去。梁爺。您就此吩咐一句罷。他說時。搶進一步。呈上書簡。當他獻書之際。祇聽噠的一聲。從他腕底。飛出一支袖箭。直奔梁立通咽喉刺來。梁立通瞥眼睇見。不慌不忙。就接在手裏。誰知噠噠接響了兩聲。連發兩響。都被梁立通接着。董玉寶復略一低頭。噠一聲響。從他腦後。飛出一彈。梁立通急張嘴迎接。卽將彈丸啣在口內。好利害接二連三飛箭飛彈狀如聯珠宜乎梁叟見之不忍加怒而反加愛也。比時李世龍梁廣二人。就要起身。與董玉寶動手。顧鵬從旁使了一箇眼色。他倆纔退縮一步。未曾出手。梁立通接着

將彈丸吐出。並將連接的三支袖箭拿起一看。原來那箭祇有五寸長短。乃是純鋼製成。箭簇異常鋒利。再看一粒彈丸。約蠶豆大小。也是純鋼練成。梁玄通拿着。傳看董玉寶的神色。仍舊是嬉笑如初。並不見驚慌恐懼。梁玄通看着。暗自驚愛。也就向他笑道。小哥哥。你真頑皮得緊。後將箭丸一一送還。急拆開來書閱看。其原書云。

曇仙足下。于勝與足下何仇。彼固不德。然與足下無傷。足下置彼於死地。未免太忍。于勝卽有罪。自有理與法懲辦。足下究恃何等威權。而下此毒手。天地之寬。各行其道。足下必欲橫行天下。又何必多厭于勝一人。反復籌畫。難爲足下原諒。今足下如此作惡。是明知于勝死去。無復仇者。鄙人無術。當可爲死友盡忠。前接蘇友來書。早知足下不久過此。猶憶長安道上。曾與足下結一面緣。回想尊儀。仍可記憶。故昕夕待駕河畔。非一日矣。日昨兩承大教。殊自汗顏。幸鄙人預有戒防。未中毒手。然私心景仰。仍未少忘。今特與足下相約。黃鶴樓下。一決雄雌。各恃本能。不勞他助。足下如不見棄。乞早光臨。鄙人若屆時不到。是爲畏懼。足下好勇過

我當不示弱於婦人女子前也。唐突上書。惶恐無狀。穆珍稽首。

梁玄通閱畢。便轉向董玉寶笑道。小哥哥請你轉達一聲。俺也無暇覆書。准定照書行事。你就說俺一定到的。董玉寶聽說。嘻嘻笑道。梁爺。你要說話算數。莫害俺爲您撒謊。

董玉寶好利害。舌鋒祗寥寥數言。真是一字一粒血點。不意梁玄通之威名赫赫。到此反受彼幼僮舌尖之奇辱。斯亦梁叟之大不幸也。梁玄通笑道。小哥哥你放心。就是

刀山血海。俺也得去逛一逛的。董玉寶點了幾點腦袋。一箭步縱上河岸。三步兩跳的去了。接說那董玉寶去後。顧鵬便向梁玄通笑道。俺說的何如。就是馬王廟那一場禍事。李世龍一旁聽着。實在有些忍耐不住。急搶說道。二位老世伯也太寬厚。似這等妖人。除却一個。少一個禍害。又何必與他等客氣。卽如方纔這個小孩子。言語舉動。那般胡鬧。若依俺的辦法。先打倒他一二個。再說當真咱們這幾箇人。鞅不了他這個小孩子嗎。顧鵬微笑說道。兩國有爭。不斬來使。況且他是單身獨闖的一個小僮。咱們何能與他較量。你要知穆珍特派他獨來。正是有意輕視咱們的。咱們現在身處的位分。勝敗還不必計較。首先要保護自己的身分。復又歎了一聲說道。世道詭詐。應對極難。不

是一拳一腿打得過去的。老賢姪你莫要見怪。似你這等見識。還早得很咧。

顧鵬責李世龍之言非備

嘗世道艱辛不能道出一字或謂顧氏既深悉世情對李不應如此口直而顧氏對李竟如教訓自家子姪侃侃而談不留餘地豈顧氏不知客氣耶此乃顧氏之率真處也英雄本色大概如此不以肝胆照人不事詭詐此顧氏之人格所以高人一等矣李世龍聽了這番說話。再也不敢作聲。那船上的夫役各見董玉寶飛步

上船。那般動作。早已驚得兩眼發直。後見梁玄通心平氣和。越發看不明白鬧的甚事。就有那年輕性燥的人。待董玉寶下船走去。便進艙向梁玄通詢問事由。梁玄通仍笑着說道。這是咱們朋友的小孩子。前來鬧着頑的。你等不必害怕。不會拖累着你等的。那人碰了一個橡皮釘子。好不搖興的退出船艙。顧鵬便接問道。四弟。你倒底是個什麼主意。也得早些兒準備纔是。梁玄通笑道。俺無所謂準備。咱們早些用飯。下午遵約前往。看他怎樣擺佈。俺的年歲已過得不少。並已有了三個兒子。就是將這條老命送掉。也不虧本了。說時。他臉上很露出憤恨的神色。顧鵬聽說。低頭默想了許久。方迭念了兩聲難字道。大丈夫臨事當前。本沒有退後的道理。況你今已成騎虎之勢。不能不與他較量一回。但是因此拚個你死我活。兩方皆不值得。若論穆珍的本領咧。未必能



強勝你梁四爺。這是俺深知的。無奈他現有周巽王冑兩個助手。他倆妖術很多。恐非你一人所能應敵。就是李賢姪與二甥及俺等三人加入戰局。恐也難得取勝。再說同是江湖上奔走的人。誰勝誰敗。都無甚麼榮耀。常言說得好聽。冤孽宜解不宜結。咱們總得想個最善辦法。顧氏之未雨綢繆並非畏懼程等邪術實因你爭我競終無了時且覺此等競爭終嫌無味所以作此遠慮若謂其膽小怕事則冤煞顧氏矣梁玄通不悅道。大哥。你真不能給俺設想了。他事不說。就如昨今兩天的事兒。與他來的那封書信。還給俺留絲毫餘地嗎。若說馬王廟一案。于勝雖與俺無仇。試問他胡作非爲。長年價陷害良民。是否咱們應該代打不平的。倘俺梁某爲一點私心。殺害于勝。此時無須他來問罪。俺就可自刎在他的面前。如今俺爲公除害。問心並非無辜殺人。似那般作惡。就是咱們兄弟。俺也得視他如仇人的。再說他那八卦教中。收留此等敗類。也未必威風。也應該以教規懲辦。方是正理。如今他不知自錯。反來向俺梁某尋仇。大哥。你給俺設想。俺還是任他殺剛。給于勝償命咧。還是與他較量是非咧。他說到此時。忽變作一種極慘厲的噪音道。想俺梁某自十二歲學藝。如今已入暮年。生死之變。如在目下。

什麼艱難困苦。不曾受過。他等利害。俺又何嘗不知。俺又何嘗情願出手。這不是他逼俺走這條路麼。梁玄通自辨一番實具有進退維谷之苦其私心何常好鬥蓋不得已耳他說罷。接洒了幾點老淚。李世龍梁廣二人也從旁憤憤不平。恨不得先行飛去。殺他一個落花流水。顧鵬仍嘻嘻笑道。四弟。你不必發燥。俺並非勸你向人低頭的。如今閒話少說。譬如你如約前去。若不取勝。咱們自然助你復仇。必定鬧他箇膏肓。白。俺若你已取勝。咱乘勢給你倆講和。你可允許。梁玄通道。果然如此。一切由你作主。就是要俺給他陪禮。俺也是能夠辦到的。顧鵬忽的站起身來。一手拍案道。好漢子。大英雄能屈能伸。這纔是咱們的同道。一言爲定。復又向牕外看了兩眼道。天色還早。俺就去尋找騰雲兄。你們先用午飯。俺定與老馬一同趕來。李世龍聽說。便要從顧鵬前往。大衆商量既定。顧鵬即偕李世龍一同去了。顧鵬最後之說與夫偕李同訪馬騰雲奔走往來不辭勞瘁雖曰力謀調解而其私心又何常不欲梁叟佔勝其急邀馬氏因爲將來向穆說話仗馬之力而其私心亦祇寔想急拉多人爲梁叟一壯聲勢耳顧氏用心洵太苦矣這裏梁氏父子用罷午餐。不多一會。果見顧李二人偕領一箇黑臉大漢奔來。那大漢身高八尺。腰廣數圍。豹頭虎眼。獅隼猩唇。年紀不滿五旬。早蓄了滿腮鬚鬚。

鬚形相非常凶惡。匆匆上船。梁氏父子急迎接見禮。方知就是那赫赫大名的馬騰雲俠士。彼此一見如故。顧鵬又將梁穆紛爭之事略說了一番。馬騰雲笑道。梁四哥不必生氣。咱們自有辦法。既有四爺這一副身手。咱們都不是死人。決不會栽在他等手下。天色不早。四哥賢父子如用過午飯。咱們還是早些趕去。先給他開一響當頭砲。無論勝敗。復伸手自拍胸脯道。這事的結果。包在俺老馬一人身上。梁玄通祇得稱謝了兩聲。於是大衆攜帶隨身武器。整理一會兒衣服。紛向穆珍所約之地奔去。穿街過巷。約行里許。轉過黃鶴樓左側。向前一看。果有一片廣場。在百步以外。顧鵬便與馬騰雲退後一步。分道而行。顧馬分道而行。蓋蓄有深意。一則因與周王相識。未便混入漩渦。一則留調和餘地。免得彼方懷疑。左袒梁叟。即使雙方破裂。不易言和。顧馬再加入戰局。爲梁之助。亦無碍也。作者運筆真是梁氏父子祇借李世龍前往。纔進廣場。梁見已有三四人早在場內。那投書的董玉寶。與喬扮女丐的穆珍也都到來。梁玄通搶步向前。正要向穆珍行見面禮。董玉寶早跳前跳後的嚷道。梁爺。你真敢來嗎。咱們已等候好久。還怕你梁爺撒謊的咧。梁玄通祇冷笑了兩聲。直向穆珍見禮道。遵召前來。未知有何見教。穆珍急還一禮笑。

道。昨天兩番受教。真佩服之至。鄙人之意。全載前書。想足下早已明白。梁玄通急點頭道。慚愧之至。若說于勝之事。確非鄙人故意妄爲。乃彼自作之孽。接着就將先前與顧鵬所說的話兒。大概重說了一番。假使那夜。他不假扮白馬大王。裝出奇形怪狀。俺若預知他係假扮妖魔。必以良言勸導。無奈他不現原形。俺祇得以除妖手段對他了。總之俺梁玄通撫心可對天地。不作一字謊言。是謀公安斬除妖魔。不是爲私欲陷害于勝。這須得請你原諒的。穆珍冷笑道。果如你說。俺今爲死友殺仇人。不是爲俺一人的私心害好漢。也得請你原諒。穆珍非但武技出衆。言語爭辨亦復不差。惜乎陷入左道旁門。否則亦巾幗英雄之一也。說時。他臉色已忽青忽白。惡狠狠怒暴兩眼道。姓梁的。咱們今天並不是強爭唇舌的。俺也久仰你的本領。咱倆今日不求暗助。祇靠兩臂較量一番。勝負結果。就以生死爲定。你敢賜教嗎。梁玄通聽說。便搶步站在下風。微微冷笑道。論理男女有別。俺未便與你交手。現因你報仇心殷。俺也祇好特來送死了。善談諧者其出言吐語無一不含有有一種可笑之趣味。如梁叟到此說話仍不脫卻談諧意味。無怪人稱其爲西方朔也。謹讓上風。請先發動罷。穆珍也不客氣。走進戰局的中间。各自行了一箇開手禮。穆便一掌飛來。使

個餓鷹攫兔式。直向梁的頂門劈下。梁急將腦袋一偏。急以天王托塔的手法。去捉穆的手腕。穆急將手縮轉。瞥眼見梁使個夜叉探海式。衝手直向穆腰衝來。穆急使個就地十八滾。將梁拳鋒避過。急伸出右腿。使個狂風掃葉。直向梁腿掃去。梁急一聳身避過。轉身使個餓虎撲食。猛向穆撲來。穆又一滾身。飛起一腿。直對梁的腎囊踢去。忽聽哎呀一聲。梁卽栽倒。穆暗驚喜。急翻身躍起。正要使那喜雀蹬枝之法。作第二步進攻。接飛一腿。直踢梁的胸臆。或點梁小腹。立時就可以送他直上望鄉臺去。誰知他纔站起身。脚跟尙未立穩。猛聽梁怒吼一聲。倒急一滾身。使雙腳盤定穆的脚跟。奮力一絞。穆一時未加防備。果被他一絞。仍舊栽倒。原來羅漢拳中。本有一手叫做借屍還魂。當雙方打得緊急之時。他被哎唷一聲。假裝受傷栽倒。直待敵人入他的騙局。作第二步猛攻。他便乘你不防。接來一個滾身。施那紐絲腿的方式。努力一絞。任你如何猛勇。也站立不穩。這行栽倒。那時敵人的本領稍差。被他重絞栽倒後。拳法已亂。再經他接來一拳一腿。反將那敵人送進鄴都城。咧閒言少叙。穆珍猛被他絞倒。忽想到借屍還魂。

的一手。急自忖道。不好。幸算他的拳法。也曾受過高人的傳授。關於臨機應變等法。非常敏捷。急一翻身。假露虛隙。梁果乘隙翻身近攻。穆忽飛提一連環紐絲腿。直向梁臍踢來。梁亦應變神速。急轉身閃過。穆乘虛躍起。二人又一來一往。打作一團。梁之拳術固精而穆之拳術亦殊不弱。工力悉敵。所以能作久戰。不但旁觀者愈看愈覺驚奇。即其本身交手者。吾恐此時已忘卻仇恨。愈戰愈覺有趣也。當時二人的戰興。越打越甜。那拳

腿應接之間。越打越加緊密。後來在日光之下。祇覺有一團黑影。忽聚忽散。真是打得塵飛結霧。砂起堆雲。天地幾昏。鬼神爲泣。那四圍觀戰的人。老少男女。一時堆聚得如人山人海一般。其中識者。固看得戀戀不捨。那不識者也看得不肯走開。初時那四方喝彩之聲。如連珠砲發響。時久反看得雙眼發直。早已忘却喝彩了。那日自午時三刻交手。大戰到申時二刻。尙未分勝負。接着斜陽斂影。天近黃昏。穆珍畢竟是個女身。時久。他的本身。總較男子薄弱。故而臂力有些不支。那手法也就因此有些紊亂。誰知他略鬆了一手。梁急乘隙使個隔腹挖心式。打進一拳。正打在穆的胸膈之上。穆珍頓時倒退了幾步。就要栽倒。梁急步向前。再敬送他一下聯捶。突見人叢中。迎出兩位道者。

却在四旬左右。急將穆珍架去。當場即交給董玉寶。轉身就一同登場。都是目暴魔光。眉含煞氣。同聲喊道。姓梁的。不准走開。咱們倒要比。比說時。同向梁玄通撲來。梁忖既經他等纏住。料想萬難脫身。便將兩眼一瞪。抖擻精神。纔要交手。復見人叢之中。又跳出二人。梁急留心細看。正是顧鵬與馬騰雲二人。

顧馬二氏自行揣摩。恐亦無若何把握也。

李梁二人也接着進場。惡狠狠的急待動手。再看顧馬二人。急向中

顧馬二氏由此出現。其實欲作排難解紛之魯仲連。然穆方能否。如其所請。吾恐即令

場一貼。橫攔着他等戰路。大聲同向那二道者笑道。王周二兄。咱們都是一家的兄弟。天色不早。黑夜何能興兵。有什麼要緊的事。請賞咱倆一個面子。明天再談。大概沒有不了的事兒。王胄周巽。猛見顧馬二人。出面轉圜。他倆却礙於情面。又不便翻臉拒絕。祇得停止。強作笑容。應道。二兄現從何方趕來。現與這姓梁的。是否舊友。顧鵬聲應道。正是多年的老友。王胄聽說。急將眉頭皺了幾皺道。既然如此。俺就認定二位老兄了。今晚遵示不再舉動。但是明日午後。二兄須擔保那姓梁的。必定前來。咱們還是此地相見。顧馬聽說。便同笑道。厚意謝謝。咱們非但明午見面。恐怕清晨日出的時際。就得

趕到給您倆請早安的。王周二人復又重了一句道。咱們一言。明天咱倆可向二兄要人。倘有差錯。二兄可莫怪咱倆魯莽。當時梁玄通聽着。就要發作。後經顧鵬暗向他使了個眼色。方與李世龍梁廣二仄紛向人叢中轉去。王周二人接着也扶架穆珍。偕同董玉寶走去。最後顧馬二人。見雙方均已走遠。他倆都很命長歎了一聲。顧鵬便接着說道。咱們若非急求和平。誰願受他那一股臭氣呀。馬騰雲道。你真能忍耐。他倆若再不走。多說幾句那些話兒。俺就得與他等交手。怎能等到此時。你言我說。再看那四圍看熱鬧的人。都紛紛散去。顧馬二人。這纔趕到梁玄通船上。那時梁等三人。早已上船。各人坐下。又休息一番。復又談了許久日間經過等事。直到晚膳之後。顧馬二人便與梁李等三人。商議那議和辦法。最初梁氏父子。都不願意。後經顧馬二人再三解勸。梁玄通方未作聲。接着彼此又預商了幾條約法。專待明日清晨。顧馬二氏。就前往遊說。欲知此項和議。能否成功。雙方的仇恨。能否消滅。梁穆二氏。能否不再動干戈。本章實無餘地解決。請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武術之中。原有紅砂手。黑砂手二種。此項練法。或謂藉重藥力。或謂藉重練氣。而此項練法。實則內外工夫。皆所並重。更再加以藥力練之。不少間斷。自易告成。若其成矣。確可操人生命於掌上。不須寸鐵。即可殺人。其凶厲概想可見。或謂練手之法。多借符呪。斯乃無稽之談。

顧鵬忽於本章發現。且以太乙混元精而破攝魂旗。更爲梁立通之助。而欲排難解紛。雖纔一露面。而其所作之事業。已宏偉甚大。所謂欲稱非常之人。必先作非常之事。既可作非常之事。必可立非常之功。建非常之業。享非常之名。如顧鵬者。或係非常人之一。不然。作者又何必若是爲之大吹大擂哉。

董玉寶漫瀾天真。其爲人。其學藝。其相貌。其資質。皆可愛人。惜乎誤入迷途。而深陷於八卦教中。一生受邪術之困。斯誠董玉寶之大不幸也。安得有驅魔使者。拔董於邪教以外。吾知凡愛董者。必爲之浮一大白也。

第二十三回 老俠尼破法解糾紛 小遺民投身求拯救

話說顧鵬馬騰雲二人自梁玄通與穆珍交手後。次日清晨。他倆奔往王冑周巽等處。所彼此相見坐定。顧鵬纔要說明來意。穆珍忽將兩眼一瞪道。這事情二位不必提起。于勝等鍾喪。俺俺出連連敗。埃。倘若與他說和。非但愧對死友。並對自己也覺汗顏。咱們冤有頭。債有主。請二位不必多管閑事罷。說畢。他便怒氣沖沖的走出去了。于勝

固有可死之道而穆珍與梁玄通之誓不兩立亦確有難言之苦可見人間事是非真難一言定也

顧馬二人被他這一頓搶白。氣得白眼直翻。當時若依馬騰雲的脾氣。就要鬧他箇就地開花。幸喜顧鵬老誠。頓時向他使箇眼色。轉向王周二人笑道。穆道友爲友報仇。這也是咱們兄弟的義氣。非但不能責他不是。並且要助他成功。不過這樁事。並非咱們袒護梁玄通。何常不是出於誤會。事出之後。就是追悔也來不及。這也是人之常情。現今萬事不談。死友固然不能忘懷。活友也當加以顧念。况咱們大願未償。急在求才的時候。這等些小的冤仇。最好都彼此退讓一步。將來總可以說得明白的。馬騰雲便接說道。咱們同爲朋友的事。誰也不存私心。二位

道兄當也原諒咱倆的來意。王周聽說躊躇了半晌。王胄接歎了一聲道。梁四呢。咱們與他固然沒有深仇大怨。就說于勝。咱倆也不甚稱贊他的行爲。無奈穆梁二人已鬧到這箇地步。穆道友的恣意。方纔二兄是親眼所見的。咱倆又怎好給他做主咧。周巽又接說道。顧馬二兄既來。咱們總得落個笑臉。復向王胄噤了兩眼道。這樣辦罷。今天午午之約。咱們都不再談。將來穆道友對他。有無別樣的行動。那祇好請他自己隨時加意。咱倆實在無力帮忙。這須請二兄原諒。顧馬二人聽說。尙未及答話。王胄便岔說道。但是梁四也應該明白。今後他再與咱們同道爲難。那可莫怪咱倆不顧情面啦。他說時。惡狠狠的。那神色非常難看。顧馬二人。都不便再與他爭辨。各自勉強謙謝了幾句告辭。爲人說和必先能受氣。復能忍性。心氣和平。然後方可排難解紛。此顧鵬舉高出馬騰雲一籌。仲連洵不易作也。接說馬騰雲走出王宅。便氣得

兩眼圓睜。掉臉埋怨顧鵬道。你也太好說話了。穆珍那般形狀。那裏是對待朋友的樣兒。穆珍行動。他倆豈不能做主。四爺的事兒。就那般約束。王胄他說的。還是話嗎。俺若不是與你同道兒。你又狠命的打招呼。慢說梁四爺受不了。俺就要與他一鬥啦。顧鵬

笑道。老弟台。現今的事兒。難得很咧。你我做和事的。中間人。真比狗也不如。想求和平了。事。什麼難聽的話兒。都得要受的。這次還是梁四爺本領不差。三次都未被人打倒。咱倆總算各有些兒虛名。他等尙不敢如何輕視。不然。早就被他等轟出大門。那裏許咱們說話。馬騰雲道。俺那能等到這時。不打他箇七零八落呀。顧鵬笑道。話雖如此。老四面前。咱們還得說好些。免得節外生枝。息事甯人顧鵬始終懷一片好意並非私心專顧梁叟於此數言之中業已明白表示大公無我非大英雄而何

馬騰雲也不作聲。未久回到梁等船上。顧鵬便先勸梁玄通一番。無非是志大量大等語。梁玄通接說道。祇求人不要尋俺多事。俺決不尋人爲難。倒底他等是箇什麼意思。俺也得早些準備。顧鵬遲疑了一會兒。方說道。他等意思還好。不過咱們自家人說話。人心隔肚皮。誰也看不到底。你臨時行動。加意些兒。也是好的。馬騰雲默坐在一旁。也不作聲。但是他的臉色。很不好看。藥爐通瞥眼一看。心裏早有幾分明白。便冷笑了兩聲道。此時俺也不管他等怎樣。橫豎俺生死祇有一條命。還怕些什麼咧。顧鵬聽着。祇向着馬騰雲瞪了兩眼。急忙岔開。各談進行恢復川東十三營寨。舊有勢力等事。比時日

已過午。梁玄通方站起身。還同顧馬等上岸。尋找酒店小喫。尙未移步。忽見河岸之上。奔來十多箇彪形大漢。擁到船前。祇見爲首的乃是穆珍。其後團團圍住等人。都是年紀未逾四旬的壯者。顧馬二人凝神看去。却並無一人認識。再看王宵周巽。果然不在其中。梁玄通見來勢不妙。一奮身就要迎向前去。顧鵬急挺身攔阻道。四弟。你不必性燥。待俺前去。問箇明白。馬騰雲也接着發怒道。梁四哥。這事不與你相關。他今太不給人面子。俺倒要嘗試他的利害。好歹這是咱倆的事。總不能累你丟人。梁玄通被顧馬二人這般攔阻。祇得悶着一肚皮閒氣。不便發作。但是臉上已氣得忽青忽白。祇聽穆珍破口大罵道。姓梁的。你失約不來。難道這樁事兒。就躲得了嗎。顧鵬急忙搶出船艙。笑臉相迎道。穆道友。暫請息怒。咱們有話好說。俺曾與王周二兄……穆珍也不待他說完。便將兩眼直翻道。誰也不能代俺做主。俺祇找定了姓梁的。俺與誰也不認得。好漢出言不可傷衆。而穆珍乃江湖之老遊客。豈不知此蓋漢自信太深。此穆珍之所以自取其辱而終歸失敗也。誰敢經管俺的事呀。他這句話方纔落聲。一旁早怒惱了馬騰雲。他並不打顧鵬知照。便一箭步。飛登河岸。劈面就舉拳直撲穆珍。

道。俺就打你箇誰不認得。幸穆珍眼光尖利。急閃身避過拳鋒。轉眼一看。却不是梁玄通。乃是馬騰雲。此時他也顧不得復揮拳還擊。道：好得很。你們有骨頭的多來些罷。於是二人厮打起來。顧鵬一見這般形狀。仍想希望和平解決。急飛步登岸。搶前排解。誰知穆珍攜帶的那夥打手。誤會顧鵬登岸。給馬助威的。便一擁上前。團團將顧鵬圍住。若論顧鵬的本領。這十多箇帮手。祇須三拳兩腳。就可以打得他棄甲丟盔。無奈顧鵬此時仍想給雙方和解。不願下手傷人。所以他被大衆包圍之後。祇好左支右擋。敷衍其事。

諺云：當場不認父舉手不留情。雙方既然正式交手。勝敗存亡繫於俄頃。即使單人對戰。雖反掌之微。皆不肯相讓。況以羣衆敵寡。且受彼衆包圍。苟瞑目爲顧。設想亟應如何奮力以圖戰勝。而顧此時仍望雙方和解。不願出手傷人。其氣量之宏大。心地之忠厚。孰可及哉。穆珍雖非弱者。宜乎不值顧鵬之一盼矣。

梁玄通見雙方業已交手。他那裏忍耐得住。接縱上岸。見馬騰雲非穆珍敵手。他急嚷道：馬大哥請讓一步。他既專找姓梁的。今讓俺姓梁的送死罷。飛身向前接着。直撲穆珍。又向馬騰雲道：凌霄現被他等圍住。你快去助他一手罷。馬騰雲方抽身向顧鵬方面。比時李世龍、梁廣也奔上岸。分助顧鵬二人。就如那些船上的年少船夫。平日慕仰梁等武藝的人。一箇一箇如青蛙捕蚤般。撲撲

幾聲都跳上岸。解衣擦袖。各想湊一場熱鬧。當時亂舞刀槍。除顧鵬始終不願下手以外。就是梁穆二人。此番也打得不分拳路。顧鵬見馬騰雲李世龍二人陸續奔向衆夥。打來。他就虛晃一手。縱身跳出戰圍。再凝神一看。見雙方已出齊了全馬。料定不是言語所能排解。他正在暗忖那解決的方法。忽覺身後一陣冷風。直刺他的後腦。他心知有異。急轉身一看。原來王胄周巽二人。又携帶二十多人。飛奔趕到他的身後。那一陣冷風。乃是王胄飛來一鏢。越要乘虛直傷他的後腦。誰知顧鵬一揚手。接在掌中。便向王周二人笑道。二道兄。咱們自家人。又何必耍這一套咧。王胄一時惱羞成怒。急怒目相視道。你真會說和呀。如今反助梁四行兇。這還有什麼說的。顧鵬方要爭辨。周巽直撲上前。舉刀便砍道。這時誰與你鬥嘴咧。好骨頭。喫俺一刀。顧鵬此時纔動了真氣道。二道兄。你等一再相逼。可就莫怪俺無理啦。他就放手。施展一箇金鵬展翅。一箇滾身。已撲到王胄身後。伸手又使一套仙猴偷桃。直取王胄兩眼。王胄他知他這一手利害。急退後一步。避過拳鋒。急揮動他手中的七星劍。復又搶近一步。直向顧鵬腦頂門斫。

來。顧鵬便也閃身躲過。纔要反手還擊。可巧周巽又舉刀進攻。顧鵬便又閃過。當時梁玄通與穆珍打作一團。瞥眼見他次子向前幫助。他頓時喝退道。要你趕來做甚。快些走開。免得在此碍手。梁廣也知他父親好勝。便轉身直向馬李這一團趕來。敵住穆珍那夥帮手。再看王周二人所領的帮手。也加入戰團。並是這二十多人。什麼長刀短棍。各人還有一件應手的兵器。幸喜馬李梁三人的本領。祇有李世龍少嫌弱些。然對付這三十餘衆。尙不覺喫力。還有四五箇年少船夫。都自覺熬得手癢。就奔回船上。有攔着兩根木板的。有提着一把短槳的。直向敵衆亂舞起來。雖然手段不高。却也能助些聲勢。顧鵬赤手敵住王周二人。因王周皆有應手的武器。雖不覺如何喫力。却一時也不易取勝。這一次惡戰。真是打得天昏地暗。沙走塵飛。那水陸兩道的行人。都從最遠處看得眼花目炫。當此之際。馬騰雲與梁廣等。便各乘敵衆忙亂。急進一步。便在敵衆夥中。搶奪得一把扑刀。兩根二尺來長的鐵棍。他三人得着這等武器。馬騰雲就分得一把扑刀。李梁二人。各分一根鐵棍。一時精神大震。越發猛進。因此把那夥敵衆。打得



抱頭鼠竄。幸而馬騰雲一時心細，急向李梁二人道：「咱們這時祇能將他等嚇散，却不能將他等打傷。倘若鬧出傷人害命的事，那可鬧得不能脫身了。」

馬騰雲開線等之言憤憤，就要當面決裂，不加思索。

說幹即幹，其粗魯可與魯智深、李遠等矣。而其得械之後，轉向李梁之言深恐涉及諸事，其思想又極精細。周密由此足證馬騰雲之為人確非尋常之傻瓜與莽漢也。

李梁二人也知馬氏

用意，便寸步留神，不敢任意舉動。反覺赤手空拳，來得爽利，但是敵衆等不知其情，一般的嚇得各逃性命。再看穆梁對戰，穆珍已有些力不能支。若想轉勝，很不易得。王周二二人見大勢又敗，氣得越發心慌。王冑接着急嚷道：「風頭不順，咱們都放一把罷。」顧梁等聽着，都覺他等自知不支，准備退走。誰知其大不然。原來穆等三人初次約定，乃想趁梁等毫無准備，全用武力冲散他等，不用別種法術。使梁等驚懼他們利害，並可恢復穆珍失敗的名譽。倘真非梁等對手，最後便用八卦教中的法術助戰。量他等既非教徒，必不曉得這其中奧妙。使他等自投羅網，怕不是一舉手之勞，掃他箇乾淨。那時就有人譏笑他們借重法術，但是大仇已報，總算得是永除後患。大奏凱歌，他等計劃既定，分步進行。誰知各人的武藝，太不爭光。眼見就要當場出醜，一時王冑急得無法。

便說出風頭不順的兩句話兒。乃又是使人猜疑他等退走。他等便好乘隙作法。所以穆周二。以及未曾退遠的夥衆。都向後退走幾步。顧鵬驟然聽了他等這話。也疑他等要遠走高飛。後見他等退走形狀。已知有異。便接嚷道。彼方有詐。咱們皆須加意留心。這句話剛纔說完。祇見王胄左手捏着三指。高舉過頂。右手又伸出一指。祇向空中畫箇不住。畫着又向後退着。一轉眼間。他便奮力吸了一口長氣。再向外直噴。接着將他左手的三指訣散開。順着他的口風。迎面向空撲來。猛聽砰然一聲。倒山價響。顧等轟地一驚。都覺頭腦昏暈。接着當空飛起一團黑氣。如煙如霧。並且含着一股腥膻的臭味。大衆都被他薰得作嘔。眼光發花。周身搖蕩。兩脚就有些站立不住。慢道梁馬等人。都有些着慌。卽如顧鵬。他還有幾分破術的本領。此時驟不及備。也覺有些昏暈。警眼之際。那團黑氣。直逼近前。好像是無數針鋒。滿天飛洒。來勢非常凶惡。王胄等不能以實力取勝。卻使邪術惑人。此乃八卦教徒慣施之技。如王今施之術。名曰佈天網。彼以三指訣之能。集合八方污穢之氣。以困敵人。倘敵方無法破迷。則當局中人。卽受其臭惡之氣。所困五官不明。四肢無力。神智因之困倦。而束手待捕矣。此爲彼教中一種最凶惡之迷人邪術。顧鵬連嚷兩聲不好。直向後退。誰知你向後退。他向前攻。絲毫不讓半

步接聽呀。哎。兩聲。迭見李世龍梁廣與三箇年少船夫。栽倒在地。彼方帮手乘勢亂擁向前。舉刀就砍。還有搶來擒捉的。顧梁馬三人一見。心急如裂。很命冲向前去救護。無奈被那團妖氣抵擋。冲不上前。顧鵬一時心急智生。頓將左手中指伸出。很命向那指尖咬去。他心想飽吸一口鮮血。迎風噴去。就可破此妖法。這等辦法。叫做噴血解迷。仍是以正破邪的一種方法。誰知他纔將左手中指伸入口中。忽見一老僧頭戴竹笠。身穿灰布百衲僧衣。足蹬草結雲履。項下掛着一串佛珠。手執一柄棕編的拂塵。大踏步走來。顧鵬轉眼睨着。就心知有異。他當時仍想實行那噴血的方法。忽見老僧站定。轉向他笑着阻止道。善哉善哉。待老朽解決。噴血破迷。此時已晚。足下請退後一步罷。顧鵬聽說。已知他的來意甚佳。急縮手順施一稽首還禮道。感謝法師大惠。容後再談。他便退後一步。那老僧接踵直向前迎。他心慌不忙。舉起拂塵。向空掃了幾轉。復自口中噴出一股白氣。光彩奪目。馨香撲鼻。連聲呼了兩聲。散去。散去。一剎那間。果見那團黑氣。煙消霧滅。仍歸恢復那平常的景況。再看王周等一夥帮手。正在舉刀撲斫李世龍。

梁廣以及那三箇船夫。還有多人。擁來捉捕李等。一髮千鈞。恰當喫緊的關口。那老僧手持拂塵。祇向那夥人頂上。淡淡掃了兩轉。接呼兩聲住。住。說也奇怪。那夥人都挺身站立。目瞪口呆。再不移動半步。王胄猛見法術已破。頓時嚇得手忙脚亂。接着又想再施別法。豈知他反來覆去。總不應手。眼見顧梁等精神復震。直擁向前。越發嚇得進退無主。於是暗向周巽穆珍等丟了一箇眼色。轉身就想開賽跑會。不料他等纔一動念。那老僧迎向前來。心平氣和的向着王等笑道。諸位道友請了。此番老朽前來。是與你等雙方解劫。並非幫助那一方面的。諸位道友暫請歇手。咱們總好商量的。顧梁等人各聽那老僧這番話。却退站一旁。不再進擊。靜待那老僧指揮。王胄等見老僧佛法廣大。誰也不敢再討沒趣。彼此對視。默然無語。各都露出敢怒不敢言的神色。半晌。王胄方勉強說道。法師既有此美意。就請吩咐罷。俺等此時別無話說。祇求法師處分公平。俺等總可遵命的。比時顧梁等皆心安神靜。掉臉再向老僧瞧看。轟地驚喜出於意外。原來老僧並非外人。乃是梁玄通授藝的教師。汴梁俠尼曼因人稱女達摩。碧雲庵主。

是也。萬流澎湃突出奇峰波譎雲飛轉瞬寂靜此舍曼因俠尼出場確無第二人有此現狀作者描寫書中人之身分執賢執愚執良執秀洵不可纖毫忽略也按曼因的歷史曾經

一再述載前文。品學兼優。文武俱備。他也是一箇扶漢排夷的傷心人。看他雖是空門。無罣無礙。然他私心懷抱。却非常猛烈的。若論他的本領。真可算得是一代奇人。非但九流三教。無不精通。並且精於奇門遁甲。那過去未來。吉凶休咎等事。無不通明徹悟。即如此番川東之獄。與那馬王廟潯陽江等案。他已預卜先知。便自汴梁碧雲庵特地趕來。一則算定這一次穆梁惡戰。他若不來。萬難解決的。一則想與顧馬等見面。恢復川東已散的勢力。恰巧趕到。就遇着顧梁等正在危急之中。他便不少停頓。就趕到河畔了。閒言少叙。梁玄通顧鵬二人。既認明是曼因俠尼。那番欣喜。真是一筆也形容不盡。當時王胄周巽穆珍等三人。驟覺這位老僧。就是汴梁俠尼。都不因不由的。各人暗自倒抽了一口冷氣。私自暗說倒霉不止。曼因比時並不作聲。先走到李世龍梁廣。以及那三箇暈倒的船夫身旁。首先從各人腦後。輕輕拍了三下。再一一將他等兩臂提起。上下左右。繞了兩轉。然後又在各人腦門之下。連拍三下。祇聽各人哼了兩聲。微喘

兩口悶氣。接着兩眼微睜。四肢微動。次第蘇醒轉來。復由梁玄通領着。一一拜謝了曼。因分班站立。曼因這纔向王周等發聲。詢問動武的原由。穆珍不待王胄答話。他就自馬王廟于勝喪身。以至最近鬥武等事。略說了箇大概。曼因復又詢問顧鵬。顧鵬也將這事已往經過。說了一回。曼因便說道。此事鬧到這般地步。也說不得是非黑白。本世無雙方皆是以及雙方皆非處事斷理固應從公務直而不可徇私但有時調和之人所處地位有所偏重則其發言極難措詞斯時若彼偏重一方為非或可破除情面力揭其短若其為是則雖說公話亦覺不公此曼因之所不能避此嫌疑可見處事之難也如老朽的意見。雙方皆得退讓一步。能照凌霄兄的方法。和平了事。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倘若必須爭箇你長我短。那就永遠不能夠下場。大丈夫志在萬里。身在四方。現今正是咱們創基立業的時候。何必因此長爭久鬥。咧。如承你們給老朽幾分面子。這事就從此不談。真到大家得法之後。那已死的朋友。總好設法超度的。或是對於他的後人。大家給他想箇出頭辦法。或由姓梁的幫助教養。就沒有這些糾葛。大家同是天涯游客。都皆可以辦得到的。無奈現今彼此皆無定踪。前途事業很大。祇好請諸位道友曲諒些。他說話時。兩眼灼灼。覷定王等。那目光非常銳

利王等聽說復又見他那種神情說也奇怪就如穆珍那般凶惡此時却鬧得兩眼發直一箇字也說不出來祇默默的看着王周二二人發怔半晌王周二人同聲說道此事凌霄兄最明白的咱倆急求和平決無絲毫惡意不過這事穆道友不肯同心咱倆就未便阻攔又因同道的情誼不能袖手旁觀不加幫助的就是如今此事究竟怎樣解結仍得由穆道友作主咱倆仍是不能橫加注意的說時他倆目光祇灼灼在穆珍身上打轉旋穆珍猛聽王周二人這番說話分明是將千斤重担脫卸在他一人肩上頓時不悅便將兩眼一瞪就要與王周二人爭辨起來復想家醜再向外掀更覺沒有意思了便沉着臉色冷笑着說道老法師既然出面講和俺又怎敢違背好在咱們是爲同道死友報仇雪恨並非是因自己的私事相爭就是俺一人挑此重担也不爲丟臉的他說時惡狠狠盯着了王周二人幾眼曼因忙接笑道穆道友也不必多說咱們相見日長多承你的美意日後再謝罷他說時又忙招呼顧鵬馬騰雲梁玄通李世龍梁廣等人出與王宵周巽穆珍等相見然後又邀王宵等上船安憩王宵等頓覺進退兩

難。便借說隨行的人多。未便打擾。各自告辭去了。那一場惡戰。總算得告一段落。至於

穆珍與梁玄通二人。此後是否另起波瀾。那就不是現今之時所能揣度的了。五花八門千壽百怪

全在作者筆下妙點生花。又何常不能預度。不過爲局格所限。此時不能直接敘述耳。接說王胄等率衆去後。顧鵬梁玄通等。就要邀同曼

因尋找飯店。嗣因曼因茹素。且又是箇方外女僧。未便隨衆混到那些場伙。躊躇至再

仍是回到船中。特辦幾色素菜。勉強混了一頓午餐。一時鬧動水陸兩岸。四鄰八舍。都

驚曼因施法的那一副本領。紛稱他是箇活神仙。於是你也爭着看熱鬧。他也爭着看

熱鬧。不多一會。早鬧得河岸上面。人山人海。擁擠作一團。曼因一見這等形狀。恐怕又

鬧出別種枝節。便向顧鵬梁玄通等。約定了一箇處所。他就告辭去了。當日無話。次晨

顧鵬祇約會梁玄通馬騰雲二人。同奔至曼因所約的處所。原來是一座古廟。入廟之

後。乃是三間正殿。那一座佛龕之上。祇供奉着一箇木主。大眾都無暇探看。直向後殿

走去。也是三間破敗的瓦屋。早被風雨剝蝕。朽壞不堪。東廂另有一間瓦屋。那屋裏別

無所有。祇有一張木桌。四五張長櫈。曼因早已等候在屋裏。大眾入室坐定。便將那川



東十三營寨的事兒。從新談起。顧鵬梁玄通二人。各將經過的情形。各說了個大概。最後曼因說道。現今董學禮。仍擁重兵。駐紮歸安巴東等處。咱們的一切行止。他彼留意。近來老朽還有一種消息。聽說袁宗第黨守素二人。已在夔府被捕。此說虛實。固然不能確定。但是風聲緊急。可想而知了。我看這樁事兒。最好退後一步。真要乘着這箇機會。陸續前往。那也得另行設法。倘若這般大張旗鼓的走去。就恐怕有些凶險呀。顧鵬接說道。張煌言。黃道周。他等尚有一部份餘衆。流散閩浙一帶江海之上。咱們也應該想箇方法。集結在一處。將來也好謀發達的。曼因點頭道。這也是一條大路。況且閩域尙有鄭成功的一大部勢力。咱們若去聯合。還怕不與咱們携手同行嗎。此處將張蒼水黃道周鄭成功等餘夥暗伏一筆。准備下文再出奇峰。祇是張的餘衆。聽說已四分八裂。大部伏都流在海面的孤島之上。往來信息。非常不便。咱們就是前往尋找。也恐不易。梁玄通道。好在這都是咱們的出路。如碰着機會。咱們總得要分路聯結的。彼此你言我語。直討論到日色西沉。方決定辦法。各自分散之後。曼因直向夔州前往。顧鵬便與梁玄通馬騰雲二人。同回到船上。

算清一切細賬。次日復僱一隻內江的民船。轉道向洞庭湖飛去。煙雨一帆。乘風而去。不多幾日。已行抵洞庭。比時顧鵬二子顧緯愛女顧縉。都迎到湖上。一同登岸。行到顧鵬屬所。再說顧鵬的寓所。乃是三明兩暗的一座草屋。坐北向南。近臨湖畔。四圍十多株松柏。高可參天。狀極蒼勁。屋前圍着數曲竹籬。籬內修竹千竿。野花萬本。傍簷還搭着一架秋籬。那一朶一朶的籬花。鋪滿屋角。青紫愛人。當前乃是一座枯木門樓。高壓着一層黃草。兩扇白板柴扉。那門上的花紋。都是木根上原有的斑點。並未加絲毫修飾。古色古香。倒也非常雅緻。進門乃是一道草坪。鮮翠欲滴。兩旁花草。排列成行。驟然進門。那一般清香撲鼻。如入仙境。有顧鵬之品學才藝。自宜居若是寓所。天上神仙不過如此。吾聞至此。已覺肺腑一清。不吃人間烟火食矣。登堂之後。乃是一間客堂。四壁祇疏疏落落的懸掛幾軸墨拓古碑。中央橫瀨之上。高架着一尊古鼎。左右排列四張竹椅。堂中方桌之上。供着一瓶鮮花。含笑迎人。分外增人的清興。左屋乃是顧鵬的書室。也可算得是一間留賓的客房。四壁圖書。堆積滿架。屋中橫設一案。左壁掛着一幅祝枝山狂草的條幅。右壁懸着一幅藍瑛的墨筆山水。當窗橫設

一桌。桌上祇放置幾卷古書。一方古硯。兩本秋蘭。案側設置一張籐榻。左右排列幾張竹椅。左壁下側還懸掛一張古琴。一柄古劍。几明窗淨。花韻鳥閑。真是別有天地。不似人間。顧鵬便將前堂東西兩房。讓給馬騰雲。梁玄通。李世龍。梁廣四人下榻。安息既定。顧鵬便命閤家男女大小。重整衣冠。復向梁馬等行拜見禮。乃是顧鵬的長媳白氏。次子顧緯。次媳羅氏。三女顧緝。長孫顧天福。次孫顧天壽。三孫顧天喜。孫女天儀。天淑。祇有長子顧綸。不曾當場。原來顧鵬曾命他的長子。潛往江浙等處。探訪時事。並順道調查鄭成功黃道周張煌言等餘夥的踪跡。順便設法聯絡。這也是他的一片苦心。顧鵬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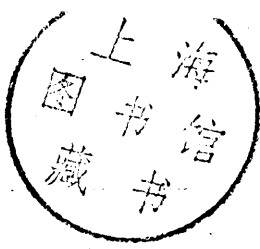
世似極冷而辦事則極熱。此乃是真能辦事亦是真能處世者。無怪其在廿四俠之中。數一數二也。大衆相見。各人寒暄了幾句。仍分內外而散。由此梁馬等暫在顧鵬落脚。專待各方的消息傳來。或是曼因入川之後。寄來確實的書信。再定行止。光陰迅速。不覺已混過了五天。一日入午。梁馬等與顧鵬父子團聚在一室。正談那恢復漢土之事。忽見一人閃身進室。各自都暗喫一驚。後見那來者並非外人。乃是顧鵬的長子顧綸。回家來了。顧鵬便引他給大衆見禮。畢方在顧鵬的身後。與

他二弟並坐。接着他就報告了一番沿路經過情形。並接叙張煌言黃道周鄭成功等餘部與曼因所談的相等。別無差異。那也不待贅言。最後大衆閒談的時際。梁玄通便無意問道。老賢姪。你這一次遠道歸來。可曾遇着什麼奇人。看着什麼異事。咧。顧綸默想一會兒。方慢說道。奇人不曾遇着什麼。倒是異事。確探聽得有一二件。奇峯突出。亦急須聞矣。大衆聽說。都將那兩隻尖銳的目光。齊積在顧綸的身上。急待他說箇明白。那顧綸方纔說出歸安兩字。梁玄通便搶聲問道。你可是說的前任歸安縣知縣吳之榮的事麼。顧綸猛聽這句話。便大喫一驚。道。此人可是姑父的老友嗎。梁玄通連連笑道。俺與他素不相識。老賢姪。你儘管直說。不必畱心。俺早知此人惡貫滿盈。倘若俺與他相識。早已送他魂游地府。也等不到你看熱鬧了。有什麼異事。你儘管直說。或者俺還能補助你幾分。決不會別生枝節。有所妨碍的。顧綸正要接說起來。忽聽門外的犬吠聲。汪汪叫得發狂。那犬聲越叫越凶。好像已與什麼行路人交戰似的。顧鵬便擋住話頭。因門外犬吠而打斷話頭。猛使事中人千牢百穩之中。認定顧綸必說異事。然竟不能遂其願。此非造物有意弄人。實作者運筆神妙。而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也。急專使次子顧緯探看什麼原

故大衆此時。又轉眼向窗外看去。良久。方顧緯引着一箇壯者進門。大衆隔窗看着。都不認識。就是顧鵬看着。也不知此人是誰。顧鵬又恐室內人多。不便與衆人引見。急轉身迎出房門。那人當時也走進草堂。猛見顧鵬從房內走出。那人不待顧緯引見。急向顧緯問道。這可是凌霄顧世伯嗎。顧鵬便亟應道。俺正是顧鵬。那人聽說。就倒身直拜下去。連碰了幾箇響頭道。小姪今來湖上。已往來叩訪十天。今日方得親謁道範。這真是榮幸無量。顧鵬還忙着還禮不及。急挽那人起身。就在草堂落座。顧緯便忙着去獻奉茶水。這時顧鵬方笑問道。老朽湖上老漁。每多忘事。請君原諒。接着就詢問那人的姓名。那人皺了幾皺眉頭。臉上早露出幾分極慘淡的神色。復向左右看了幾眼。始悄聲說道。小姪姓張。名斌。表字子遺。蒼水張煌言。乃是敝祖。小姪現是四海無家。一身已嫌多費了。他說到此話。兩眼的淚珠兒。已簌簌的直洒出來。流之不已。此時顧鵬猛聽他是張蒼水先生的姪孫。頓覺驚喜非常。後見他那般神色。已知大事不妙。略一轉想。他方寸之中。又不知添出許多苦腦的感想。這一喜一愁之間。顧鵬的心中。又一翻一

覆他的心坎上。又橫加上許多不快意的滋味。一時也說不出來。後見張斌簌簌流淚。他也不因不由的。要哭出聲來。又久。顧緯已上清茶。顧鵬方發急道。足下不必如此。果有什麼緊急的要務。儘管告知。不必傷感。老朽如力能相助。總可效勞。張斌復起身。底念了兩聲謝字。復將他祖孫已往的事實。從頭至尾。略說了一遍。欲知他所說的。是些什麼事兒。且待下回再續。

俠魂評曰。梁玄通道過江浦。不顧性命探馬王廟。深夜入山。與妖魔奮鬥。幸而梁勝。則于身死。不幸而梁氏失敗。甚至傷及身命。吾恐雖死。什伯梁玄通。亦等於白死。且一村之中。其少負有聲勢者。頭腦之陳腐。朽敗不堪言狀。非但不感玄通之恩惠。反欲責其不應開罪於活神仙。此爲必然之事。而梁氏經過此等艱難。仍一鼓作氣破妖殺賊。爲地方求安。苟有天理。應卽獲若何善報。而梁則一再受其拖累。若無顧鵬曼因爲助。梁將爲王周穆圍困。幾遭性命之危。以言天理。又何天理可言哉。



王霄周異穆珍之徒。皆一時八卦教中之負盛名者。其行為祇知報私仇。其技能祇施邪術。未見身入正軌。作一二正大光明之事。宜乎不能佔得良好之地位。而能永久安全。獨樹一幟於湖海之間。謀猷萬世之事業。一刹那間。即一敗塗地。且不敗則已。一敗即不可收拾。如此而云天理。則又不能稱其絕無也。然由此以觀。彼妖魔邪術。終不足恃為護身符也。

絕技

光緒初。京師有陳寅生之刻銅。周樂元之畫鼻煙壺。均稱絕技。陳之刻銅。用刀如筆。入銅極深。而底如仰瓦。所刻墨盒鎮紙之屬。每件潤資數元。周之煙壺。畫於玻璃之裏面。山水花果。仿名人卷冊。極刺猴貫蠶之巧。周年不永。一生所畫。不及百枚。歿未幾。一枚已直數十金。(子餘)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4641B



武術叢書

# 國技大觀

如要研究

■ 煅筋練骨的功夫

■ 請看

□ 國技大觀……是保國強種的體育全書

□ 國技大觀……是唯我獨尊的技術精華

姜俠魂編

不肖生

盧煒昌

陳鐵生

唐豪

撰

述

全書

足八

十餘

萬言

款式

(長)

九英寸

(闊)

六英寸

(厚)

二英寸半

內

容

(序文)十五篇(題詞)二十篇

(肖像)十幅(攝影)五十三幅

插圖五百幅(論文)四十篇

(專著)九種(雜俎)三十篇

(軼事)拳師言行錄一百七則

定價

乾一冊 五元

坤兩冊 四元五角

特價

兩元五角

兩元二角五分